

黎明时分



HOUR OF
THE DAWN
The Life of the Báb

巴孛生平

玛丽·帕金斯 著
邢立超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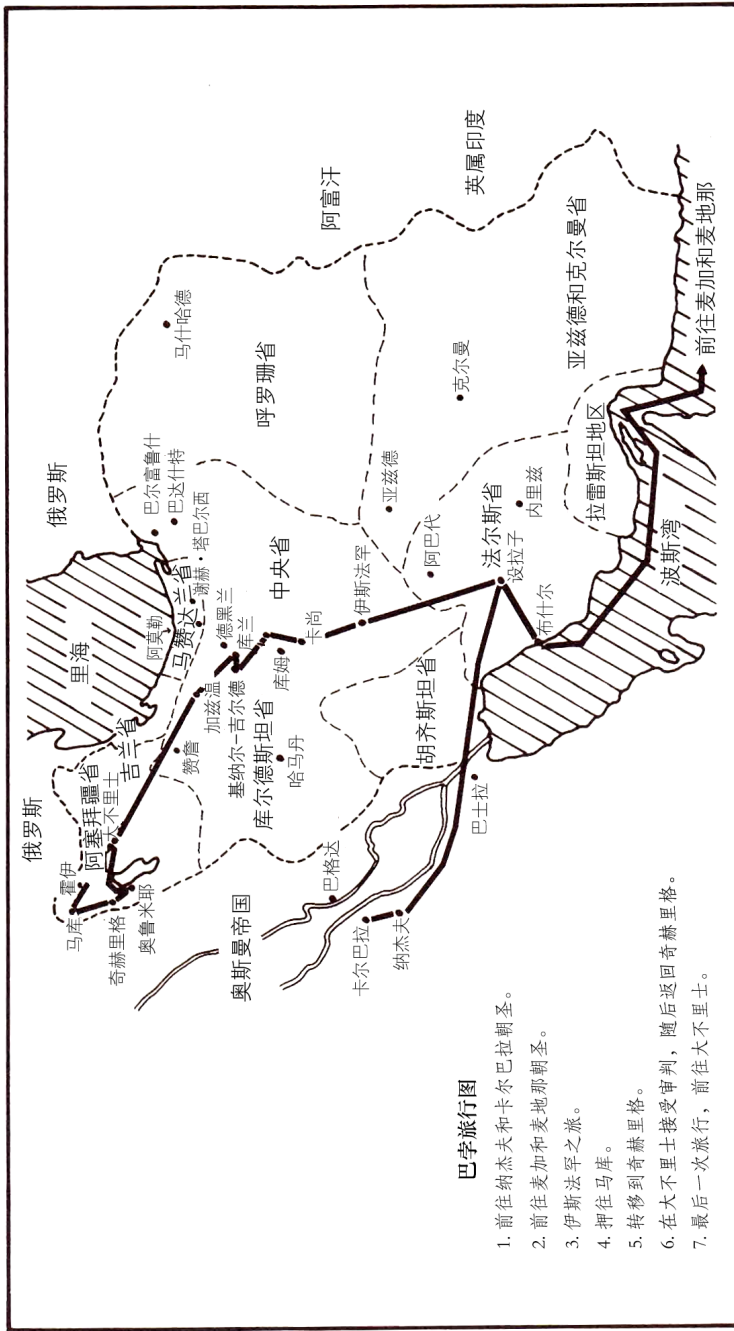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黎明时分 巴孛生平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目 录

前言	i
I 黎明的见证者 1819—1844年	1
第一章 诞生与童年	3
第二章 青年时期与婚姻	7
第三章 “备受仰爱者啊”	14
第四章 穆拉·侯赛因抵达设拉子	16
第五章 巴孛宣布使命	19
II 发出新时代的召唤 1844年	27
第六章 生命字母	29
第七章 “以祂的名义奋起”	33
第八章 第一位受难者	36
第九章 穆拉·侯赛因赴德黑兰	39
III 朝圣之旅及被捕 1844年9月—1845年7月	45
第十章 “我就是那位卡伊姆”	47
第十一章 设拉子的一场骚动	52
第十二章 巴孛被捕	57
IV 设拉子 1845年7月—1846年9月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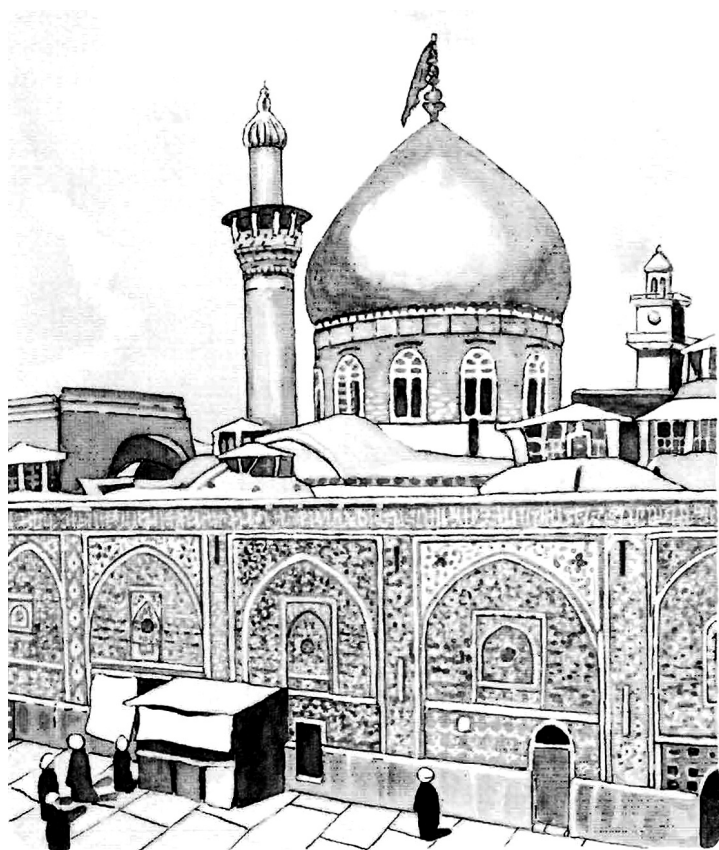
第十三章 巴亨讲道	63
第十四章 困境中的波斯	69
第十五章 沙阿的特使	72
第十六章 告别设拉子	78
V 伊斯法罕 1846年10月—1847年3月	83
第十七章 伊斯法罕欢迎巴亨	85
第十八章 大维齐兴风作浪	88
第十九章 马努切赫尔汗庇护巴亨	92
VI 从卡尚到大不里士 1847年3月—1847年7月 ...	95
第二十章 秘密传唤去德黑兰	97
第二十一章 大维齐拖延时间	101
第二十二章 赴大不里士之路	104
第二十三章 监禁	108
VII 马库 1847年7月—1848年4月	111
第二十四章 监禁森严	113
第二十五章 监狱之门打开	116
第二十六章 巴亨写下教义	119
第二十七章 穆拉·侯赛因访问马库	123
VIII 奇赫里格 1848年4月—1848年9月	129
第二十八章 严格监禁再告失败	131
第二十九章 生命字母及巴达什特会议	134
第三十章 大不里士审判	141
IX 悲伤的海洋 1848年9月—1850年6月	147
第三十一章 谢赫·塔巴尔西之围	149

第三十二章 德黑兰七人殉道	156
第三十三章 内里兹及赞詹	160
X 大不里士 1850年7月	165
第三十四章 阿尼斯——巴孛钦选之同伴	167
第三十五章 黑暗午时	171
结语	177
参考文献	181
人名表	185
波斯和阿拉伯术语	191
重要日期	193

怀着爱与感激的心情，谨以此书献给纳比
勒·阿扎姆与哈桑·M. 巴柳齐。

没有人曾见识过如此强烈的慷慨之涌泉；也
没有人曾聆听过这样慈爱的神圣之启示。

——巴哈欧拉



位于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神殿

前言

本书讲述的是巴哈欧拉的先驱巴孛的故事。巴孛与巴哈欧拉是世间最新的上帝信使，祂们为世人带来启示。 1

上帝信使的来临在人类历史事件中是如此罕见而伟大，我们仅仅知道几个曾生活在我们地球上的上帝信使的名字。克利须那、亚伯拉罕、摩西、琐罗亚斯德、佛陀、耶稣以及穆罕默德都是上帝的信使。在祂们之前，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其他一些上帝的信使，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祂们的名字了。只要是有过人类的地方，上帝就派遣过一位信使带着他们需要并且能够理解的教义到他们中去。

上帝总是任由我们自由选择是否追随祂的信使，而我们却总是让这些信使蒙受苦难。祂们仅以爱、怜悯和祂们所显示上帝之言装备自己，祂们中的每一位都改变了一些人的思想，每一位都带来了改变世界的精神教义。在祂们的指引下，我们蹒跚着向上、向前，停停走走地迈向祂们每一位都已预言的那一天，即全人类亲如一家，和平与正义遍及整个地球的那一天。

每一位来到世间的上帝信使都已在其著作及教义中指明，在祂之后且通常是若干世纪之后，另一位上帝信使将会到来。世界上所有的伟大宗教都期盼着正义与和平时代来到世间。

2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一些信徒热切期盼着一位世界导师的到来，希望祂能够给全世界各族人民带来和平。18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谢赫·艾哈迈德的波斯穆斯林开始宣说：应允者——整个伊斯兰世界正在等待的那位上帝信使——即将出现在地球上。

谢赫·艾哈迈德的家族来自阿拉伯半岛，但他却在巴林——位于阿拉伯半岛与波斯之间的那片海湾——的一个小岛上度过了他人生的前四十年。谢赫·艾哈迈德有着圣洁的品质，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目睹穆斯林同伴间的腐败与冲突，以及伊斯兰教不同教派之间的斗争所表现出来的无知与狂热，他深感忧虑。他祈祷并且努力消除这些弊端。但是他逐渐认识到，不管怎样彻底的改革计划，都永远不可能成功恢复伊斯兰教早期的实力与纯洁。

他进一步意识到，只有一位新的上帝信使的力量与权威才能清除笼罩在穆罕默德信徒身上的偏见与无知的雾霭。他愈发确信他正生活在穆罕默德所谈及的那个时期——上帝将再次派遣一位信使来到这个世界，以复苏和重振人们的心灵。而他毕生的工作就是让人们为这位期待已久的上帝信使的到来做好心理准备。谢赫·艾哈迈德内心确信，如此巨大的事件不久就要发生，这使得他无法继续留在岛上的家中。他认为必须放弃自己所钟爱与熟悉的一切，周游列国，传播那个点亮他心扉的佳音。

3 当谢赫·艾哈迈德突然领悟到这个重要认识时，他已经四十岁了，他充分意识到这项事业的危险性。他告别家人和朋友，放弃所拥有的一切，坚定地信赖上帝，动身踏上了第一阶段的旅程。他从位于岛屿的家中北上，前往海湾最北端

的巴士拉。从巴士拉，他或徒步或骑骆驼西行，接着北行穿越沙漠，沿着幼发拉底河流域与其他一些虔诚的穆斯林一道前往圣地纳杰夫和卡尔巴拉。

为了理解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这两座城市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些伊斯兰教的历史。伊斯兰教分为两个主要教派：什叶派和逊尼派。这一分裂发生在穆罕默德离世后不久，一直持续至今。穆罕默德的一些追随者（什叶派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从他的家族中指定了一位继承者；穆罕默德的其他追随者（逊尼派穆斯林）认为穆罕默德并没有指定任何继承者，这位先知的继承者应该由他的信徒选举产生。

伊斯兰信仰的这两大分支都在等待一位上帝信使的到来。什叶派在等待卡伊姆（奋起者）的到来，而逊尼派则在等待马赫迪（被指引者）的到来。在谢赫·艾哈迈德所处的时代，一些什叶派穆斯林如此相信卡伊姆的到来，他们怀着兴奋与敬畏的心情期待着他的出现，以至于每当他们听到“卡伊姆”一词时，都会起身，虔诚地静默而立。谢赫·艾哈迈德是一名什叶派穆斯林，他决心将他的号召传递给所有的穆罕默德追随者，既包括逊尼派，也包括什叶派。

一千年以来，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到纳杰夫和卡尔巴拉进行朝拜，这两个圣地是茫茫大漠里美丽、圣洁与知识的绿洲。纳杰夫是伊玛目阿里——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及第一位门徒——的长眠之地，因此备受尊崇。什叶派穆斯林认为穆罕默德本人将阿里指定为他的直接继承者。卡尔巴拉则是伊玛目侯赛因——穆罕默德的年轻外孙——的安息之地，受到众人敬仰。伊玛目侯赛因于公元680年在卡尔巴拉附近的平原殉教。侯赛因的兄弟阿巴斯也被葬于卡尔巴拉。什叶派信

仰的一个信条就是一旦卡伊姆出现，伊玛目侯赛因将会与那些一起在卡尔巴拉被杀死的七十二个同伴再次出现。

谢赫·艾哈迈德拜访了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在那里的神殿祈祷，然后定居在了卡尔巴拉。他开始系统地研习和阐释那些预示新的上帝信使到来的伊斯兰经文和圣传。许多人都被他圣洁的品质和伟大的学识所吸引，前来聆听他的教导。他被其他博学的穆斯林导师公认为伊斯兰著作方面的权威，并获穆智台希德^①之称谓。

凭借着他的学识和无畏精神，谢赫·艾哈迈德很快就在卡尔巴拉的其他穆智台希德中脱颖而出。但是他对名望不以为意，并且藐视加在他身上的那些荣誉。他本打算在卡尔巴拉待上许多年，但是一种强烈渴望从心中油然而生，催促他前往波斯，他感到在那片土地上，上帝将向他揭示更多的关于信使到来的秘密。他没有将这个想法告诉任何人，只是告诉他的学生他准备去圣地马什哈德朝圣。大多数什叶派穆斯林都渴望在他们的一生中至少要去马什哈德朝拜一次，并在第八伊玛目（伊玛目里达）的神殿里祈祷。

5 谢赫·艾哈迈德选择了艰难的海路，而非较为容易的陆路前往波斯，途经布什尔（闷热而贫瘠的波斯海岸上一个繁忙港口）。他在布什尔仅停留了几天，然后依照内心的渴望，沿东北方向穿越法尔斯省干燥的丘陵。那是一段约为一百英里的旅程。

设拉子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历经了地震、洪水、饥荒与瘟疫的动荡历史，但许多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因诗词、精致的

① 伊斯兰教法博士、教法权威阐述人。——编注

丝绸地毯以及美丽的玫瑰园而著称。当谢赫·艾哈迈德第一次俯视设拉子时，这座古老的城市依旧被紧紧地包裹在坚固的护城墙之内。越过墙头的松柏枝叶苍翠欲滴。城市中清真寺的穹顶隐隐闪烁，为这片干燥的土地带来了精神滋养、安宁与美。就在城墙之内，草木花卉繁盛，形成了一个环形地带。藏红花、茉莉、玫瑰以及香草散发着香气，吸引着疲倦的旅行者。谢赫·艾哈迈德知道，在未来的数个世纪里，设拉子作为上帝信使的诞生之地，将令它过去所有的辉煌黯然失色。

一进入城中，谢赫·艾哈迈德就感觉自己更加领悟那个让自己内心充盈着崇敬和惊异的奥秘的真义。他极力赞美设拉子。设拉子的博学之士敬畏谢赫·艾哈迈德的声望，他们努力品味他的言辞，却终究无法领悟它们的含义。

“不要感到疑惑，”谢赫·艾哈迈德告诉他们，“因为不久之后，你们就会明白我话语的奥秘。你们中的许多人将会在有生之年目睹过往先知所渴望的那一天之荣光。”

谢赫·艾哈迈德在设拉子复苏了一两个感悟性高的灵魂之后，接着越过扎格罗斯山脉抵达亚兹德（位于波斯中部大沙漠边缘的一座城市）。亚兹德气候恶劣，那里的人民吃苦耐劳，勤勉而恪守传统。谢赫·艾哈迈德在亚兹德祈祷、教导，并且撰写了大量书籍。那时，有一位叫做赛义德·卡齐姆的年轻人前来寻找他。

赛义德·卡齐姆住在家乡拉什特（里海附近）时，就已经听说过这位著名的导师谢赫·艾哈迈德。赛义德·卡齐姆当时二十二岁，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但却丝毫没有因自己的学识而傲慢；他谦卑、文雅，笃信上帝；“赛义德”的头衔

意味着他是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后裔。他一听到谢赫·艾哈迈德的教义就开始去寻找他，并于1815年或1816年抵达了亚兹德。

当谢赫·艾哈迈德见到赛义德·卡齐姆时，他立刻意识到，这就是那个他可以将藏在心里的一切与之分享的人。他高兴地迎接了赛义德·卡齐姆。

“欢迎你，我的朋友！”他说，“我等待你来把我从这个傲慢而固执的民族中解救出来。我已经等得太久、太迫切了……”

赛义德·卡齐姆终于找到一位能够满足他对知识与智慧的渴望的人，他为此欣喜若狂。他很快成为了谢赫·艾哈迈德所教过的最好的学生。谢赫·艾哈迈德将他的学生们委托给赛义德·卡齐姆，自己动身踏上了马什哈德的朝圣之旅。

谢赫·艾哈迈德经常在马什哈德的圣殿中祈祷和冥想。他还同参拜圣殿的朝圣者们进行交谈，并且解决了许多使他们内心焦虑不安的难题。他的热忱始终不减，让人们为一位新的上帝信使的到来做好心理准备。在马什哈德的时候，他被一种新的紧迫感所驱动，他感觉这一重大事件正在快速临近。于是，他将赛义德·卡齐姆召来马什哈德，然后两人一同前往德黑兰。在波斯首都德黑兰，谢赫·艾哈迈德受到了法塔赫·阿里沙阿的接见。法塔赫·阿里沙阿宣称谢赫·艾哈迈德是“他的国家的荣耀以及国民的装饰”。

7 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应波斯王储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邀请，从德黑兰赶到了克尔曼沙阿。在那里，谢赫·艾哈迈德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使命感愈加强烈。他挑选了一些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学生，努力启迪他们

的心灵，让他们为即将来临的考验与重生时刻做好准备。谢赫·艾哈迈德一如既往地重点栽培赛义德·卡齐姆，积极让他做好准备，以便他能够在自己死后继承这项事业。

1819年伊始，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仍作为王储的客人留在克尔曼沙阿。那一年，两位备受期待的上帝信使之一阿里·穆罕默德（巴孛）诞生于设拉子。同年，谢赫·艾哈迈德的儿子谢赫·阿里去世。谢赫·艾哈迈德用下面的这些话来安慰那些前来哀悼他儿子的人：

“我的朋友们啊，不要悲伤。因为我已经献出了我的儿子阿里，以迎接那位众人期盼的阿里的降临。我生养他，目的即是为此。”

这时，那位年轻的王储也突然去世。在他死后，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踏上了返回卡尔巴拉的旅途。

当他们抵达卡尔巴拉市时，卡尔巴拉以及纳杰夫的许多最博学、最著名的人士纷纷前来拜访谢赫·艾哈迈德。他日益高涨的名望招致了一些人的妒忌。他们在整个城市散布关于他的谎言与诽谤，暗中破坏他的声望与权威。谢赫·艾哈迈德意识到死亡将近，他与赛义德·卡齐姆分享了他所拥有的全部知识，并且敦促赛义德·卡齐姆要在他死后迅速点燃每一颗感悟性高的心灵。

谢赫·艾哈迈德开始计划自己最后一次朝圣之旅，因为他渴望在位于阿拉伯半岛上的麦地那的穆罕默德神殿附近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日。赛义德·卡齐姆恳求允许他一道前行，至少是行至纳杰夫，但谢赫·艾哈迈德拒绝了他的请求。

“你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他说，“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时刻都应该被充分和明智地利用。你应该竭力准备，夜以继日，凭借上帝的恩泽、智慧与慈爱之手将那些蒙蔽人类眼睛的面纱撕碎。我肯定地说，那个时刻正在临近，我祈求上帝不要让我目睹那一刻，因为最后时刻的震颤必定是强烈的。你应该向上帝祈祷，免除那一天的极端考验，因为你我都不能经受住它的超强之力。其他那些有着更强忍耐力和更大力量的人，那些内心被圣化、涤除了所有俗事凡务、自身力量被祂的力量所强化的人，已经注定要承受这个巨大的负担。”

谢赫·艾哈迈德指定赛义德·卡齐姆为自己的继承者，并指示他的所有弟子在他不在之时及他死后都跟随赛义德·卡齐姆。然后，他向这位极钟爱的弟子做了深情的告别，鼓励他勇敢经受即将面临的所有考验，把自己托付给上帝照料。

赛义德·卡齐姆立刻接受了独自在卡尔巴拉工作的挑战，带着活力与热忱进行传导。谢赫·艾哈迈德的反对者一看到他已离开卡尔巴拉，只留下赛义德·卡齐姆一人独自传导，于是就开始了猛烈的攻击。赛义德·卡齐姆度过了各种难关，并致信谢赫·艾哈迈德，向他描述卡尔巴拉所发生的一切。他询问自己还要承受多久这样的考验，并请求被告知应允者何时才会出现。

谢赫·艾哈迈德在途中收到了这封信，他写了一封亲切的回信。

9 “要对上帝的恩泽有信心，”他写道，“不要因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伤心。这个圣道之奥秘必须得到昭示，这个佳音

的秘密必须得到展露。我不能再多言，我不能指定应允者出现的时间……”

谢赫·艾哈迈德继续他的朝圣之旅，确信上帝托付给他的佳音将得到安全守护。他于1826年在麦加离世，葬于穆罕默德陵殿的附近。在他漫长生命的尽头，他容光焕发的脸上映照出了那点亮他心灵的喜悦。

“不久，地球将变成天堂。”这是他喜悦的允诺。

当谢赫·艾哈迈德与世长辞的消息传到卡尔巴拉时，他的反对者们对赛义德·卡齐姆重新发起了攻击，嘲笑他的教义，诅咒他，甚至在大街上骚扰他。赛义德·卡齐姆依旧孤单而坚定地继续他的使命长达十五年之久。然后，在19世纪40年代，当他陷入绝境之时，他派了一位聪颖的年轻学生穆拉·侯赛因前往波斯，希望获得几位重要穆斯林导师的支持。

穆拉·侯赛因年纪不大，身体弱小，甚至提笔写字时他的手都会颤抖。但是他的内心热切，意志坚定，全身心渴望应允者的到来。他立即服从了赛义德·卡齐姆的要求，独自动身前往波斯。他离开卡尔巴拉达数月之久。穆拉·侯赛因离开之后，卡尔巴拉爆发叛乱，赛义德·卡齐姆陷入更深的困境。

许多个世纪以来，卡尔巴拉一直是什叶派的大本营，却处在逊尼派奥斯曼统治者的管辖之下。因此，卡尔巴拉和纳杰夫长久以来都是起义以及密谋反对奥斯曼统治的中心。当卡尔巴拉的叛乱者在什叶派毛拉的煽动下驱逐了奥斯曼总督，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立刻派遣了一支军队，在一位新的总督的指挥下镇压卡尔巴拉的叛乱。在赛义德·卡齐姆的

带领下，反叛者们逃过了一次围剿，可是，尽管赛义德·卡齐姆竭力劝说反叛者们服从新的总督，最终还是未能成功。

1843年1月，在历时二十四天的围攻之后，奥斯曼军队进入卡尔巴拉，杀戮了数千市民。只有赛义德·卡齐姆的住宅被总督宣布为一个避难所。但即使在那里，由于成群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拼命挤进本已过度拥挤的房间，许多人窒息而死。当可怕的围攻结束时，赛义德·卡齐姆已经筋疲力尽。他年仅五十岁，但为了给卡尔巴拉带来和平，他拼尽了全部力量。

他加倍努力地利用余生教导他的追随者们。他感觉那个将为全人类开创一个和平新时代的应允者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他没有指定任何继承者来继续他的工作，而是督促弟子们在他死后分散寻找他们所等待的那位应允者。他给予他们一些关于怎样才能辨认出祂（应允者）的重要指导。他说：

“祂有着高贵的血统。祂是上帝先知和哈希姆家族的后裔。祂很年轻，拥有与生俱来的知识。祂的学问源自上帝，而非谢赫·艾哈迈德的教义。我的知识同祂的浩瀚知识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我的成就在祂恩典与力量的奇迹面前只是一粒尘埃，微不足道！祂中等身材，不吸烟，并且极度虔敬、虔诚。”

每当他与他的弟子相遇，赛义德·卡齐姆就会敦促他们要竭尽所能，坚持不懈地找寻。

- 11 “我钟爱的同伴们啊！”他对所有的弟子说，“当心啊，不要在我死后被世间转瞬即逝的浮华所诱骗。不要骄横造作，无视上帝。你们必须放弃所有舒适、所有俗世财物及家人，分赴各地，寻求你我内心皆渴望的祂。你们要超脱于

一切俗事凡务，谦恭而虔诚地恳求你们的主来支持你们，指引你们，并决心找到被隐藏在荣耀面纱背后的祂。”

卡尔巴拉被围攻之后不久，赛义德·卡齐姆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由于哀悼者甚众，他的离世在卡尔巴拉造成了极大的骚动。穆拉·侯赛因当时仍远在波斯。不知这些变故的他已经完成了赛义德·卡齐姆要求他所做的一切，他怀着快乐的心情快速赶回卡尔巴拉，却在抵达时获悉了挚爱的导师去世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却尽力鼓舞、勉励那些沮丧的同伴。他召集了一群赛义德·卡齐姆最信赖、最受人尊敬的弟子，询问他们导师的最后指示是什么。

他们告诉他，赛义德·卡齐姆再三敦促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分赴各地寻找应允者。

“那你们为什么还留在卡尔巴拉呢？”穆拉·侯赛因问道。

他们没有回答，于是穆拉·侯赛因解释并重复了赛义德·卡齐姆的指示，恳求他们开始寻找，但每个人都找了一些借口。“我们的敌人众多而且强大”，一个人说。“我们必须留在这座城市，保卫我们已故首领的空缺位置”，其他人说。“我有义务留下来照料赛义德遗留下来的孩子们”，另一个人说。穆拉·侯赛因感觉到他们盲目而愚蠢，并且意识到如果他们自己没有意愿去寻找，他对他们也无能为力。

12

他不再理会赛义德·卡齐姆的其他弟子，仅同自己的兄弟和年轻的侄子去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为即将进行的寻找做好准备。他祈祷、斋戒，恳求上帝指引他。他反思了赛义德·卡齐姆的全部教导，努力去除自己所有的私心，以便自己无愧于此次找寻。

正当穆拉·侯赛因以这样的方式准备着的时候，他的一群同学受其榜样的激励加入了他们，也开始祈祷和斋戒。这一群人的头领叫穆拉·阿里。穆拉·阿里是赛义德·卡齐姆最杰出的弟子之一，他通晓谢赫·艾哈迈德的教义，以广博的知识而著称。穆拉·阿里想要询问穆拉·侯赛因准备从哪里开始寻找，但每次走近穆拉·侯赛因时，都发现他在专心致志地祈祷，因而不敢打扰他。

经过四十天的祈祷与斋戒后，穆拉·侯赛因和两个年轻同伴趁着凉爽的夜晚起程。当他们迈出寻找应允者的重要旅程的第一步时，伊玛目侯赛因的金色穹顶在月光下闪烁，城市在他们的四周沉睡。

I

黎明的见证者

1819—1844年



安拉乎·艾克拜尔（真主至大）山口

第一章

诞生与童年

1819年10月20日，在谢赫·艾哈迈德曾经拜访并且给予了高度赞扬的温暖南部城市设拉子，在一个备受尊敬的商人家庭，一个孩子诞生了。祂的父母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深受市民的爱戴与尊敬。他们给他们的儿子取名阿里-穆罕默德：祂就是世人所知的巴孛。巴孛意为“门”，是阿里-穆罕默德宣布其使命时所用的称号，不过此乃后话。大约在巴孛出生于设拉子之时，谢赫·艾哈迈德与赛义德·卡齐姆一道从克尔曼沙阿抵达了卡尔巴拉，并且定居在那里。此后两人再也没有拜访过波斯。

15

巴孛年幼时就卓尔不群。那些拜访祂父母的人都被祂纯洁与美好的品格，祂的诚挚以及祂的极度谦恭所打动。祂对其他孩子的娱乐不感兴趣，总是用悦耳且迷人的声音念诵祷文。祂英俊、端庄，祂的非凡知识与智慧令所有见到祂的人都深感震惊。祂还谦卑、温文尔雅、心地善良，完全是个非

同凡响的孩子。

在巴孛幼年的时候，祂的父亲去世了。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负责照顾祂，把祂当做自己的儿子抚养。

16 五岁的时候，巴孛被送到一所由一位名叫谢赫·阿比德的教师开办的学校。谢赫·阿比德是谢赫教派的一名成员，也就是说，他是谢赫·艾哈迈德与赛义德·卡齐姆的追随者。当巴孛来到他的学校时，他立刻被这位新学生的品格之美和非凡知识而打动。

一天，谢赫·阿比德让巴孛背诵《古兰经》的开篇。巴孛迟疑了一下，解释说除非告知祂那些话的含义，否则祂是不会背诵它们的。谢赫·阿比德学校里的学生被教导背诵《古兰经》，但是他们并不学习《古兰经》所用的阿拉伯语，因此他们不可能理解那部圣书的意义。这时，谢赫·阿比德佯装自己不能解释那些话的含义。

“我知道这些话的意义，”巴孛礼貌地说道，“如果您许可，我可以解释它们。”

谢赫·阿比德对巴孛所给出的解释以及祂言辞的美与力量深感惊讶，他将巴孛带回了祂舅舅的家中。他对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说：

“我把祂送回给你，交给你悉心呵护……祂确实不需要像我这样的老师了。”

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严厉地斥责了这位外甥。

“你难道忘记了我的指示吗？”他问道，“我不是叮嘱过你要像其他学生那样，保持肃静，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吗？”

巴孛答应听从舅舅的训示，返回了学校。在那里，日复

一日，祂以最谦逊的方式证明祂拥有从上帝，而非从书本或任何人类教师那里获得的非凡智慧与知识。

巴忒上的那所学校是一个小规模的小学，谢赫·阿比德是那里唯一的教师。那些男孩们只能接受一些最基本的教育，学习读写和基本的算术，还有书法。他们还阅读一些波斯诗文，背诵《古兰经》。

除了教这些男孩之外，谢赫·阿比德还有一小班的神学学生。一天，他同这些学生们举行了一场长时间的讨论，但他却不能解答他们提出的一个问题。他告诉他们，他会在当晚查阅一些资料，第二天上午给他们一个答案。当时巴忒碰巧在旁听，当讨论结束后，祂开始发言。祂通过充分的论证给出了老师和那些学生所寻找的答案。他们为此惊叹不已。

一天，巴忒迟到了。当谢赫·阿比德问及祂为什么迟到时，祂说祂去了“祖父”的住宅。穆罕默德的后裔“赛义德”是这样称呼他们崇敬的祖先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谢赫·阿比德告诉巴忒祂只是一个孩子，不需要花费那么多的时间祈祷。巴忒平静地回答：

“我希望像我的祖父那样。”

每到星期五，即穆斯林的休息日，老师都会带学生们去一座花园，在那里呼吸新鲜的空气，欣赏美丽的景色。每当这时，巴忒就会找到一个稍稍远离其他学生的阴凉角落，独自祈祷和冥想。巴忒极少参加其他孩子的游戏，但祂总是很友善、体贴。祂家族里的所有成员，不论孩子还是成人，都十分敬重这位年少的亲戚。

巴忒在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家中度过了祂的童年。与舅舅住宅相邻的是另一位亲戚，即巴忒的舅姥

- 18 爷米尔扎·阿里的家。这位舅姥爷有一个年轻的女儿，叫哈蒂吉-贝居姆。巴孛和哈蒂吉-贝居姆年龄相仿，两人从小就是亲戚、邻居和玩伴。不久之后，他们的生活将会更加紧密相连。

第二章

青年时期与婚姻

除了幼年丧父的巨大悲痛之外，巴孛的童年生活算是很平静。他在谢赫·阿比德的学校学习了六七年，十三岁的时候离开了那里。十五岁时，他跟随舅舅们开始经商。他那些有别于其他孩子的品格，他的威严高贵，他的诚实，他的美好品质，以及他的谦卑，使得他成为了一名深受尊敬的商人。他总是力求诚实公平，注重生意上的任何细节，童叟无欺。

19

巴孛十六岁的时候，去了布什尔工作，因为他的舅舅们在那个繁忙的港口另辟了一桩生意。巴孛像他在设拉子一样尽心尽力地工作。他谨遵自己的宗教义务，捐助了一大笔钱用做善款。当时，哈蒂吉-贝居姆正平静地生活在设拉子的家中。一天晚上，她梦到了巴孛。她看见他站在开满鲜花的绿色平原上，以祈祷的姿势面朝麦加。他神采奕奕，身穿一件用金线绣着《古兰经》经文的外套。第二天上午，哈蒂吉-贝

居姆将这个栩栩如生而美丽的梦告诉了她的妈妈以及巴孛的妈妈和外祖母。她们都向她保证，是巴孛专注的祈祷使得她能够在梦里见到祂。

20 巴孛生活在布什尔的那些年里，祂留出大量时间用于祈祷。每天早晨，当太阳从那座城市平坦的白色屋顶上升起时，祂就面向德黑兰的方向祈祷，念诵赞美上帝之词。每逢星期五，祂都会花几个小时进行祈祷和冥想。

二十岁的时候，巴孛完全接管了舅舅们在布什尔的生意。两年之后，即1841年，祂致信舅舅们，请求他们同意自己去圣地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朝圣。巴孛渴望这次朝圣之旅，但舅舅们却迟迟没有回信。祂处理完生意上的全部事务，将所有账簿整理好，关闭了这个生意点。祂将钥匙交给了布什尔一位可靠的人，写信告诉舅舅们祂所做的一切，然后动身踏上了朝圣之路。

巴孛在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停留数月，并在圣殿的门口度过了许多时光。祂常以祈祷的姿态站在伊玛目侯赛因的陵殿门口，沉醉在祂的祈祷中，似乎完全忘却了周围的一切。泪水从祂的眼中滚落，“上帝啊，我的上帝，我的钟爱者，我的心所渴望者”之类的话语从祂的口中滔滔流出。那些离祂足够近而能听到祂话语的朝圣者们本能地中断了自己的祈祷，钦佩这位年轻人特有的虔诚。当祂做完祈祷，祂不会跨过神殿的门槛或同周围的任何人讲话，而是安静地直接返回家中。

赛义德·卡齐姆得知巴孛在卡尔巴拉后，一天拂晓，他派信使将一位名叫谢赫·哈桑-佐努齐的学生叫到了他的家中。

“一位备受尊敬的杰出人物已经来了，”赛义德·卡齐姆告诉谢赫·哈桑，“我觉得去拜访祂是我们两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天刚刚放亮，他们就悄悄穿过卡尔巴拉狭窄的街道去了一座房子。巴孛正站在门口恭候他们。祂静静地走近他们，然后向赛义德·卡齐姆伸出双臂，拥抱他。接着，当巴孛非常亲切地带着挚爱与深深的敬意同他讲话时，赛义德·卡齐姆以恭敬的态度，默默无言地俯首站在巴孛的面前。巴孛也以和善的方式迎接了谢赫·哈桑，并赶紧将两位客人领到楼上一个漂亮的房内，请他们入座。房间里瓶中的鲜花怒放，香气四溢。赛义德·卡齐姆和谢赫·哈桑坐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欣喜万分。

21

房间的正中央放着一盏漂亮的银杯。根据伊玛目的教义，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是禁止使用这样的杯子来盛饮的。但他们进入房间后不久，巴孛便一边将杯子斟满，递给赛义德·卡齐姆，一边引用《古兰经》中的一段经文：“他们的主将以纯洁的饮品赏赐他们。”

谢赫·哈桑惊奇地看着赛义德·卡齐姆双手接过杯子，喝下了杯中的饮品，并虔诚地将杯子还给巴孛。巴孛一言不发，将它端给了谢赫·哈桑。谢赫·哈桑能够看出赛义德·卡齐姆充满了虔敬的喜悦。他自己也惊叹于巴孛的魅力与高贵尊严，感慨祂的热忱以及饮品的可口香味。他们没有再说其他的话。不久，巴孛起身将祂的客人送到门口，同他们亲切地告别。赛义德·卡齐姆和谢赫·哈桑分道而行，各自回到家中。赛义德·卡齐姆没有向他的这位学生解释这次奇异而愉快的邂逅。

22

三天以后，正当谢赫·哈桑就座聆听赛义德·卡齐姆演讲时，他看到巴孛走进了赛义德·卡齐姆正在给学生们做演讲的那个房间。此时他对巴孛的名字及身份仍是一无所知。巴孛在靠前的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谦逊而庄重地倾听演讲。赛义德·卡齐姆一看到祂进了房间，坐在了他的课堂时，他就停止了演讲。在接下来的沉默中，一个学生请求他继续尚未结束的辩论。

“我还要再多说些什么呢？”赛义德·卡齐姆问道，并将脸转向了巴孛。巴孛坐在赛义德·卡齐姆面前，就在那一刻，一束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了祂的身上。

“看！真理比照在祂身上的那道光线更加显而易见。”赛义德·卡齐姆说。

之前发话的那位学生问道：“你为什么既不透露祂的名字也不指明祂的身份？”赛义德·卡齐姆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喉咙，意思是说如果他泄露了祂的名字，他们都将立即被杀死。

巴孛的母亲担心祂在圣地的安危，于是派了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到伊拉克，叫祂返回设拉子。祂遵从母亲的意愿返回了家中，但祂很快就表达了再次朝拜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愿望。祂的母亲为此很担忧，于是找来她的兄弟们为她的儿子说门亲事。

23 一天晚上，巴孛那位漂亮温柔的年轻表姐哈蒂吉-贝居姆，梦见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来找她为伊玛目侯赛因求亲。第二天早晨，她把这个梦告诉了母亲，母亲非常高兴。就在当天，巴孛的母亲和外祖母前来拜访哈蒂吉-贝居姆的母亲，请求为这两个年轻的表亲安排一桩婚姻。婚礼定于

两个月之后，即1842年8月举行。双方家庭都举行了婚宴以示庆祝。

巴孛与哈蒂吉-贝居姆开始了宁静的婚姻生活，巴孛的母亲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雇佣了两个仆人。巴孛与哈蒂吉-贝居姆在一起非常幸福，哈蒂吉-贝居姆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但是婚后不久，她就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她梦见他们家的庭院里有一只庞大而可怕的狮子，而她用手抱着狮子的脖子。她无法挣脱那只野兽，它拖着她在庭院里绕了两圈，接着又绕了半圈。哈蒂吉-贝居姆醒来后非常害怕。她把那个梦讲给了巴孛。巴孛解释说，那个梦预示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不会超过两年半。哈蒂吉-贝居姆听到这个解释后大为烦恼，但是巴孛平静地用爱与安慰之词与她交谈，帮助她做好准备，以便接受在上帝圣道上的每一个逆境。

1843年的一天，巴孛自己做了一个重要的梦。多年以后，他用下面的话描述了那个梦：

“在梦中，我看到伊玛目侯赛因，即赛义德-舒哈达的头被悬挂在一棵树上，血液从祂被割破的喉咙不断滴落。我怀着无比的喜悦走近那棵树，伸出我的双手，采集了几滴那神圣的血液，虔诚地将它喝了下去。当我醒来时，我感觉到上帝的圣灵充溢并且占据了 my 灵魂。我的心因见到祂的圣容而喜悦和兴奋。祂神秘的启示在我面前光辉呈现。”

24

巴孛进一步解释说，这个梦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自从那一天起，祈祷就能振奋祂的灵魂，指引祂的行动。祂从中领悟到，上帝希望祂向世人传达一个极其重要的佳音。

1843年，巴孛与哈蒂吉-贝居姆的儿子降世。哈蒂吉-贝居姆分娩时病危，母子两人性命悬于一线。巴孛的母亲告诉

她的儿子，祂的妻子正处在死亡的边缘，而孩子尚未出生。巴孛拿起一面镜子，在上面写下一篇祷文。祂告诉母亲将那面镜子拿到祂的妻子面前。祂的母亲照做，哈蒂吉-贝居姆生出了孩子。但是，这个父母取名为艾哈迈德的男婴不是死产就是在产后不久便夭折了。当他们一起为失去儿子而悲痛时，巴孛安慰祂的妻子，并且随后为她写了下面这段慰词：

“我挚爱的人啊！高度珍视那伟大纪念的恩泽，因为它源自上帝，那钟爱者。如果你在那最伟大的真理之圣道上服从上帝，你将成为一个非凡的女人。你要意识到那亘古之神所赐予你的极大慷慨，以作为那备受仰爱者——至伟上帝所热爱者——的配偶为荣。要满足于那来自上帝——那全智者、备受赞美者——的荣光。你要忍受巴孛及其家族的一切，此乃上帝所命定。的确，你的儿子艾哈迈德正与崇高者法蒂玛一起在那神圣天堂。”

25 巴孛为艾哈迈德之死启示了如下的祷文：

“我的上帝，我唯一的渴望啊！请恩准接受我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的献祭。请恩准让它成为我自己，我的全部自我，在你愉悦的圣道上牺牲的前奏。让它浇灌、滋养你的信仰的种子。赋予它你的神圣效力，以便这颗上帝的幼籽很快能在人类的心中发芽、茁壮成长，长成一棵参天大树，让世界各族人民都能聚集在它的树荫之下。上帝啊，请回应我的祈祷，实现我最珍爱的渴望。真确地，你是全能者、万恩者。”

巴孛的母亲因艾哈迈德的死去而悲愤不已。她向她的儿子提出抗议，说如果祂拥有这种能力，当祂的妻子处于死亡边缘时祂能够挽救她的生命，祂为什么不能同时挽救祂儿子

的生命，让祂的妻子遭受这么多的痛苦。巴孛告诉母亲，祂注定死后无嗣。这个回答令祂的母亲愈发恼怒，但无论她怎样责备巴孛，巴孛却不再言语。

第三章

“备受仰爱者啊”

26 此时的巴孛没有明确的职业，大量的时间都在顶楼房间里祈祷。有些早晨，祂到城外的旷野中散步，直至日落才返回家中。

一天下午，巴孛散步结束后提前回到家中，祂告诉哈蒂吉-贝居姆晚上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求早一点吃晚饭。晚饭过后，巴孛上床睡觉，哈蒂吉-贝居姆也睡下。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屋子安静下来，她听到丈夫起床离开了房间。祂一个小时过后还没返回，这时哈蒂吉-贝居姆替祂担心起来，起床去找祂。她本以为祂可能已经离开了家里，但她发现房子正门从里面锁着，知道祂一定还在房子里。她走到了房子的西侧，抬头向屋顶望去。令她惊讶的是，她看到顶楼房间里亮着一盏灯。哈蒂吉-贝居姆知道除非有客人，否则巴孛是绝对不会到那儿去的。

哈蒂吉-贝居姆爬上了庭院北侧的台阶，想知道是什么

将祂带到了那个房间。接着，她瞥见祂站在那个房间里，容光焕发。她看见，灯光从祂的脸上放射出来，泪水从祂的眼中夺眶而出。祂高举双手，用非常悦耳的声音念诵祷文。

哈蒂吉-贝居姆战战兢兢地看着祂。她进也不能，退也不能，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当巴孛招手示意她走下台阶时，她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尖叫出来了。她鼓足勇气回到了床上，但是久久不能入睡。她躺在床上，直到第二天早晨，她想知道是什么事情给巴孛带来了如此的泪水与悲痛，引发了如此强烈的祈祷。

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仆人将俄式茶壶拿到了巴孛母亲的房间，巴孛则如往常一样去那里喝茶，哈蒂吉-贝居姆也跟着祂。当时母亲不在房间里。哈蒂吉-贝居姆看着丈夫，此时她再一次在祂身上看到了前一个晚上所目睹的荣耀与威严。她脸色变得苍白，开始浑身颤抖起来。

巴孛亲切而深情地同她打了招呼，叫她坐下，用祂自己的杯子让她喝茶。当巴孛问是什么事情令她不安时，她感到自己恢复了勇气与力量，回答说是那个晚上她目睹了在祂身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巴孛微笑地对她说，尽管祂并不希望被看到在那个顶楼房间，但上帝已经如此命定了。祂解释说是上帝的意志让她看到祂那样，这样她就会确信祂是一位上帝的显示者。

听到这些话，哈蒂吉-贝居姆立刻信仰了祂，她的心从此变得平静而确信。她恭敬地拜倒在祂的面前，从那一刻起，她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祂服务。巴孛竭尽所能激励她，让她为将要经受的严峻考验做好准备。

第四章

穆拉·侯赛因抵达设拉子

28 巴孛的儿子艾哈迈德出生不久便在设拉子夭折了，大约同一时间，赛义德·卡齐姆在卡尔巴拉与世长辞，而穆拉·侯赛因也带着他的两个同伴开始寻找应允者。

离开卡尔巴拉后，穆拉·侯赛因和两个同伴（他的兄弟和侄子），先是去了纳杰夫的神殿祈祷，接着直接南下去了布什尔港口——巴孛最近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在布什尔，穆拉·侯赛因感觉到希望与渴望在心中油然而生，因为巴孛曾在那座城镇出现过，在那里祈祷过，祂的行为已经改变了那个地方的空气，而穆拉·侯赛因纯洁的心灵察觉到了那神圣的芬芳。当穆拉·侯赛因感受到这个新的希望萌动时，他意识到他不能在布什尔久留。于是，他和同伴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行，沿着谢赫·艾哈迈德多年以前曾走过的路线，穿越沙漠前往设拉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引导着穆拉·侯赛因越过于旱的丘陵，抵达了设拉子。

1844年5月22日晚，三位年轻人抵达了设拉子的城门口。他们满身尘土，又热、又累、又饿。城市就在他们的眼前：清真寺漂亮的穹顶越过城墙，隐隐闪烁；松柏的枝叶郁郁葱葱；玫瑰与茉莉散发着芳香。穆拉·侯赛因留在城门外，派他的两个同伴先行入城，让他们在清真寺内等他，并告诉他们他会在那里同他们会合，做晚间祈祷。

他独自在城门附近散步、祈祷，全心全意地恳求上帝将他引向那应允者。正当他散步、祈祷之时，他看到城里的一个青年正朝他走来。那个年轻人戴了一条绿色的穆斯林头巾（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标志），满面春风。祂朝穆拉·侯赛因走了过来，含着爱意的微笑向他打招呼，欢迎并拥抱了他，仿佛他是祂失散已久的亲兄弟。

穆拉·侯赛因起初以为那个青年是赛义德·卡齐姆的弟子，听说了他到来的消息，出来和他会面。然而，那个年轻人是阿里·穆罕默德——巴孛。祂邀请穆拉·侯赛因到祂的家中去，驱除旅途劳累。穆拉·侯赛因解释说他的兄弟和侄子正在清真寺等他。

“把他们托付给上帝来照顾吧，”巴孛说，“祂一定会保护、照看他们的。”

巴孛是如此的谦恭与坚定，穆拉·侯赛因感到盛情难却，于是跟随祂进入城市。祂的文雅端庄，祂的迷人声音以及祂走路的方式都使得穆拉·侯赛因极其高兴与祂在一起。

他们到了位于城市安静角落的一座朴实的房子前，一位埃塞俄比亚籍仆人打开了门。当巴孛进入祂的房子时，祂说了一些话：“和平地、安全地进入那里的乐园吧。”穆拉·侯赛因听出这些话出自《古兰经》。他感受到那些话的

威严与力量进入了他的灵魂。

穆拉·侯赛因默默地跟着主人进了屋子。之前，他随巴孛进城时，心中的喜悦油然而生；而现在，这种感觉再次涌来，且每走一步感觉越强。他感觉这次会面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引导他进一步走向他所寻求的应允者。

第五章

巴孛宣布使命

30

一进到屋内，巴孛就领他来到一个顶楼房间，邀请穆拉·侯赛因落座，叫人送水上来。祂亲自给客人倒水洗手，然后叫人拿来俄式茶壶，亲自沏茶。他们一起品茶，穆拉·侯赛因感觉他的身体与精神都得到了奇妙的振奋与鼓舞。茶毕，他觉得必须去找他的同伴，于是站起身来。

“晚祷的时间就要到了，”他说，“我答应我的同伴在那个时刻与他们会合。”

巴孛平静而非常礼貌地回答说：“想必你的返回时间应该遵循上帝的意愿和愉悦吧？上帝的意愿似乎并不让你走。你不需担心违背你的诺言。”

穆拉·侯赛因不知如何回答。他仍然挂念着那两个正在等他的同伴，但是巴孛的信心让他平静下来，于是他准备就在那座房子里进行晚祷。

穆拉·侯赛因与巴孛一起念诵祷文，穆拉·侯赛因全心

全意地祈求上帝的指引。寻找上帝显示者的紧张与压力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不能理解眼下这次神秘邂逅的寓意。他默诵了如下祷文：

31 “上帝啊，我已经全心全意地努力，而迄今还未能找到你所允诺的信使。我作证，你的圣言无失，你的允诺永信。”

祈祷结束时，巴孛邀请穆拉·侯赛因坐下来与祂交谈。大约在日落后一小时，巴孛开始询问穆拉·侯赛因的旅行。穆拉·侯赛因解释说，他是已故的赛义德·卡齐姆的学生，他正在寻找应允者。巴孛问道：

“令师赛义德·卡齐姆去世之后，你们把谁看做是他的继承者和你们的领袖？”

穆拉·侯赛因回答：

“先师辞世前强烈劝告我们离开家园，四处寻求那位应允的钟爱者。因此，我旅行来到波斯，致力于完成他的遗愿，现在我仍然忙于我的找寻。”

“令师可曾就如何辨别应允者给过你任何详细的指示？”巴孛问。

“是的，”穆拉·侯赛因回答，“他血统纯正，出身显赫，是法蒂玛的后裔。至于祂的年龄，介于二十岁与三十岁之间。祂拥有先天的知识，中等身材，不吸烟，没有任何身体缺陷。”

巴孛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用祂那洪亮的嗓音宣布道：

“看！所有这些特征都表现在我身上！”

穆拉·侯赛因被震惊了。他感到房间四周充满了一种神秘的精神力量。他没有说话，巴孛接着向穆拉·侯赛因解释

每一个特征是怎样在祂身上辨认出来。穆拉·侯赛因激动地说：

“我们所等待的是一位无比神圣的人，而祂所要显示的圣道拥有惊人的力量。”

话音刚落，穆拉·侯赛因突然心生恐惧，但是他想不出自己为什么会如此害怕。当他的恐惧感减弱时，他决定谦卑地请求主人看一下他随身携带的一本书。早在卡尔巴拉时，穆拉·侯赛因起草了一份关于谢赫·艾哈迈德与赛义德·卡齐姆的教导的疑问清单。他尚未找到任何一个人，能够将他们教导中某些方面解释给他。他当时正好随身携带着那份清单，此刻他决定将它出示给巴孛。

32

穆拉·侯赛因还记得赛义德·卡齐姆曾经告诉过他的一些事情。《古兰经》中有一个非常难懂的章节叫做《优素福章》。穆拉·侯赛因有一次请求赛义德·卡齐姆将《优素福章》的含义解释给他。赛义德·卡齐姆回答说：

“对我而言，这确实是太难了。在我之后的那位伟大的应允者将会主动将它启示给你。”

正当穆拉·侯赛因头脑中思索这些事时，巴孛再次开口。“仔细观察！”祂说道，“赛义德·卡齐姆所指的那个人不正是我吗？”

穆拉·侯赛因于是请巴孛看一看他所写下的那些疑问。

“您能否以包容的态度阅读一下我的这本书？”他问道，“请您忽略我的缺点与不足。”

巴孛拿起那本书，把它打开，浏览了一些段落，合上它，然后开始说话。几分钟之内，祂就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且令穆拉·侯赛因非常满意。然后祂继续开始解释穆拉·侯

赛因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某些灵性真理。穆拉·侯赛因惊异地静听着，惊叹于巴孛话语中的生命与力量。做完这些解释后，祂接着说道：

“若不是你来此做客，”祂告诉穆拉·侯赛因，“你的处境将会很悲惨。是上帝无所不在的恩泽解救了你。上帝会考验祂的仆人，而祂的仆人却不应该依照他们不完善的标准来评判祂。如果我未能解决你的困惑，难道就能认为我心中闪耀的本质是无效力的，抑或我的知识是不完善的？凭上帝的正义起誓！绝不，在本时代，东西方的各族人民都应当奔赴至这个门槛前，在这里寻求那慈悲者复苏的恩泽……他们应责无旁贷地像你那样诚挚而自发地挺身，坚定不移地寻求他们那位应允的钟爱者。”

然后，令穆拉·侯赛因惊叹不已的是，巴孛说道：

“评注《优素福章》的时间到了。”

祂开始以精致优美的笔迹奋笔疾书。祂一边书写，一边高声诵读：

“一切赞美皆归于上帝！祂已通过真理的力量，将这本圣书降赐给祂的仆人，以便它能被用作全人类的一盏明灯……真确地，这就是那至高真理。这就是上帝为天堂及世间万众所铺就的圣道……这确实就是上帝——亘古之神——所启示在祂的全能圣言中的永恒真理……这即是那个不为天堂及世间万众所知的奥秘……”

穆拉·侯赛因被巴孛优美的嗓音以及祂所吐露话语的力量而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从未见过任何人书写得如此迅速、如此漂亮。他所闻所见的一切令他如痴如醉。巴孛继续书写、吟诵着，穆拉·侯赛因则专注地聆听着。巴孛以令人难

以置信的速度评注了《优素福章》整个章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祂最有名的著作之一：《马伊迪-阿斯马尼》。

穆拉·侯赛因想起他的兄弟和侄子正在清真寺等他。于是，他起身站了起来，询问巴孛他是否可以离开。

“如果你在这样的状态下离开，”巴孛回答道，“无论谁看到你肯定都会说，这个年轻人疯了。”穆拉·侯赛因再次坐下。当时正好是日落后两个小时。

“今晚，”巴孛宣布道，“就是这一刻，在未来将会被作为一个最伟大、最重要的节日来庆祝。你要感谢上帝帮助你实现了你内心的渴望……”

巴孛继续与穆拉·侯赛因分享这份异常的喜悦与兴奋，因为世人所期待已久的和平与正义之日终于来临。日落后三小时，巴孛叫人送来晚餐，那个在稍早时候曾为他们打开屋门的埃塞俄比亚仆人为他们准备了非常可口的晚餐。那些食物让穆拉·侯赛因疲惫的身躯恢复了活力，带给了他新的力量。他感到自己仿佛正置身于天堂，因为他一生中从未像这样开心过。晚饭后，巴孛向穆拉·侯赛因进一步解释了祂宣示的重要性。

巴孛在《马伊迪-阿斯马尼》中解释说，上帝创造了祂来向世间万民传达一个佳音：

“伟大而全能的主啊，通过你至能的神圣效力，你已从绝对虚无中创造了我，提升了我来宣布这个启示。”

在这同一部书中，巴孛宣称祂“正是那至能的上帝之言”。祂还声明祂“正是被赋予了至高真理之力量的应允者本人”。

祂特别向波斯人民宣告：

“波斯人民啊！……真确地，通过这至能之言，你们已经受到了上帝的特别恩宠。那么，不要离开祂圣尊的庇护所。凭唯一真神的正义起誓，祂正是源自上帝的至高真理；祂是至尊者，是一切智慧之源……”

当然，祂的佳音是传给世界各族人民的。祂写道：

“世人啊！聆听我的召唤……你们皆需穿过这道上帝之门……”

祂称自己为“上帝之纪念”，并宣布：

“世人啊！真确地，上帝之纪念经过一段时间后再次从上帝那里来到你们中间。在这段间隔期内，没有信使来过。这样，在唯一真神降临之日，祂可以净化你们。”

穆拉·侯赛因后来用这些话来描述1844年5月22日那个重要的夜晚：

“我坐在那里，沉醉地聆听着祂的宣说，忘却了时间以及等待我的人……那晚，我彻夜不眠。我被祂吟咏时抑扬顿挫的音调完全吸引住了……那一晚，我似乎在体验所有的喜悦以及所有不可言喻的荣耀，那些全能者已在其圣书中描述为天堂众生之无价财富。”

突然，屋外传来一阵声音。随着宣礼塔传来的宣礼声，忠实的穆斯林开始做早祷，城市苏醒。宣礼声将穆拉·侯赛因从狂喜状态中唤醒。巴孛对他说了这些话：

“你这第一个相信我的人啊！我确实是巴孛，上帝之门；你是巴布勒-巴孛，通向我这门的门。开始时，必须有十八个灵魂自发和自愿地承认我，认明我启示的真理。这十八个灵魂必须在不受提示和未经请求的情况下独自找到我。”

然后，祂告诫穆拉·侯赛因不要将他所见所闻告诉任何人，而是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回到他的同伴中去，继续他的传导。祂将穆拉·侯赛因送到了屋门口，将他托付给了上帝照顾。

穆拉·侯赛因完全依照巴孛的指示去做。他找到他的同伴，在设拉子组织了一些学习班，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心中的巨大秘密。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改变。他如此描述巴孛宣布使命对他的影响：

“这个启示犹如霹雳一般如此突然而猛烈地强加于我身上，我所有的感官几乎都麻木了。它那令人目眩的光辉让我一时什么也看不见，它那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让我惊得目瞪口呆。幸福、喜悦、敬畏与惊奇在我的灵魂深处开始萌动。这些情感中最强烈者乃是一种喜悦与力量之感，它似乎使我变形。我先前感到自己是多么的虚弱、无力，多么的沮丧与胆怯！当时，我的手脚剧烈地颤抖，既不能写，也不能走。然而现在，祂的启示已经激发了我的生命。我感到拥有无比的勇气与力量，即使是整个世界——所有人们及当权者与我对抗，我也会独自无畏地抵挡他们的攻击。宇宙似乎只是我手握的一把尘土。我似乎是加百利^①之音的化身，号召所有的人类：

37

‘醒来吧！看，晨曦已经显现。起来吧！祂的圣道已被彰显，祂的恩泽之门已经敞开；进来吧，世界各族人民！你们翘首以盼的应允者已经降临！’”

在全世界数百万的各族人民中，唯有穆拉·侯赛因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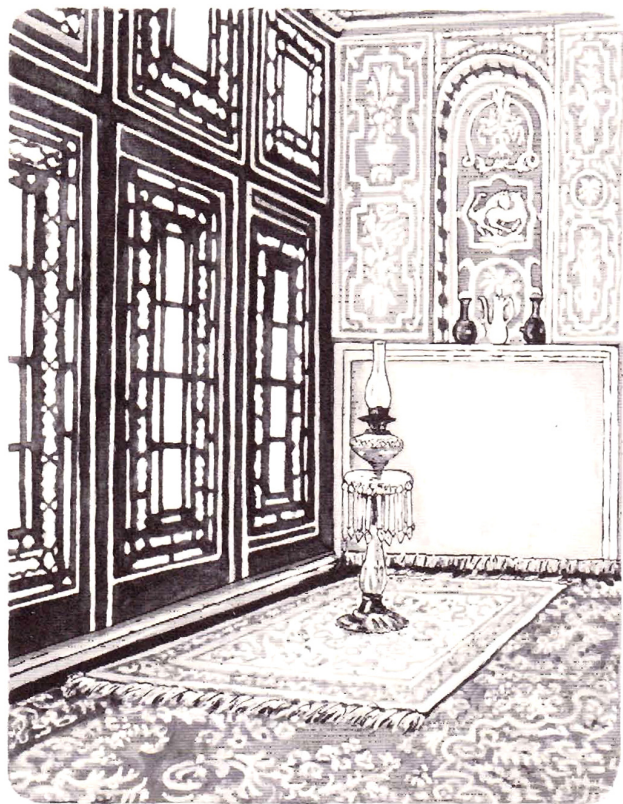
① 七大天使之一，上帝传送好消息给人类的使者。——译注

道上帝对人类的承诺正在被履行，那个期待已久的和平时代终于来临。他的内心因而充满着欢喜，心中洋溢着赞美与感激，容光焕发，满面春风。穆拉·侯赛因将巴孛宣布使命的秘密埋藏于心，他热切而诚挚地祈祷，他能够即刻与他人分享这些佳音。

II

发出新时代的召唤

1844年



巴孛宣布其使命的房间，该住宅位于设拉子。

第六章

生命字母

穆拉·侯赛因依照巴孛指示开始传道，许多人前来聆听 41
他的教导，其中包括一些宗教领袖以及设拉子的一些名流。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秘密，但是他的脸上流露出了喜悦与
信心，吸引了许多聆听者。巴孛屡次在晚上派祂的埃塞俄比
亚仆从将穆拉·侯赛因领到祂的家中。

“每次拜访祂的时候，”穆拉·侯赛因写道，“我都在
祂的尊前待上一整夜。我彻夜不眠坐在祂跟前，直至第二天
黎明。我被祂宣说的魅力而迷住，忘却了这个世界以及它的
忧与喜。那些宝贵的时刻真是稍纵即逝！”

一晚，巴孛对穆拉·侯赛因说：

“明天，你的十三个同伴将会抵达这里。你要给他们每
一个人莫大的慈爱。不要忽视他们，因为他们已经献身于寻
求他们的钟爱者。祈祷上帝的仁慈协助，让他们能够安全地
迈步走在那条细如发丝，薄如刀刃的圣道上。”

同一天早晨，日出之时，正当穆拉·侯赛因回到自己的住宅时，穆拉·阿里与赛义德·卡齐姆的其他十二个弟子抵达了设拉子。穆拉·侯赛因高兴地迎接了他们，并为他们找到了住处。对于穆拉·侯赛因来说，将这巨大的秘密深藏于心非常不易，但是他遵从了巴孛的指示，绝口不谈应允者之事。然而，他们都能够看出令人惊奇的事已经发生在穆拉·侯赛因身上。他充满了喜悦，与他们在卡尔巴拉所认识的穆拉·侯赛因如此不同。三天过后，穆拉·阿里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请求穆拉·侯赛因透露他极大快乐的秘密。在他们的交谈中，穆拉·阿里了解到穆拉·侯赛因的确已经找到了他们都在寻求的应允者。他恳求穆拉·侯赛因告诉他他是谁。

“不要恳求我帮这个忙，”穆拉·侯赛因回答道，“信赖上帝吧，因为他必定会指引你的脚步……”

穆拉·阿里匆匆赶回他的十二个同伴中，将他所获悉的一切告诉了他们。他向他们讲述了与穆拉·侯赛因交谈的内容，这让他们的中都充满了新的希望与渴望。他们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间祈祷、斋戒。以下就是其中的一篇祷文：

“上帝啊，我们的上帝！我们只崇拜你，只向你请求帮助。主啊，我们的上帝！我们恳求你在笔直的圣道上指引我们……真确地，你不会违背你的允诺。”

穆拉·阿里和他的同伴们花了三个晚上祈祷和斋戒。第三天晚上，正当他祈祷之时，穆拉·阿里在一个幻境中看到了一盏明灯。它在他的面前移动，当他用眼睛跟随它时，它引领他看到了巴孛俊美和光辉的脸。他神采奕奕、欢欣鼓舞地推开自己房间的门，跑去找到穆拉·侯赛因，拥入了他朋

友的双臂。穆拉·侯赛因亲切地拥抱了他，说道：

“赞美归于指引我们到达这里的上帝！”

破晓时分，穆拉·侯赛因和穆拉·阿里一起匆匆赶到巴孛的住宅。巴孛的仆人正在屋子门口迎候他们。他告诉他们，巴孛要他在清早等候两位客人。他把他们带到了顶楼房间，巴孛在那里欢迎了他们。这次会面中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因为大家已无任何疑问，且他们落座的那个房间似乎充满了上帝的力量。

43

穆拉·阿里的十二个同伴一个接一个自发地接受了巴孛的教义。一些人在熟睡中或醒来的时刻看到了巴孛的幻影，一些人在做祈祷时看到了祂。所有人都被带到巴孛尊前，成为了祂的首批信徒。巴孛授予他们“生命字母”的称号，总计十八个人，各自独立承认了巴孛。

在生命字母中有一位女性，我们称她为塔希丽，这个名字是巴孛后来赐予她的。她从未与巴孛谋面，但她在梦境中看到了巴孛的幻影，成为了祂的信徒。塔希丽是一位拥有非凡美貌与天赋的女性：聪颖、无畏。她不顾丈夫与家人的强烈反对，成为了赛义德·卡齐姆的学生，她赶往卡尔巴拉，希望能够见到他，但在他死后不久她才到达。穆拉·阿里的十二个同伴中有一个是塔希丽的姐夫。他随身带来了一封她的信。在信中，塔希丽表达了她对应允者的信仰。

生命字母中最后一位到达的是来自巴尔富鲁什的穆罕默德·阿里。他被称为库杜斯，这个名字是巴孛后来赐予他的。他是巴孛信徒中最年轻的一位。下面是库杜斯如何找到巴孛的故事。

一天晚上，巴孛对穆拉·侯赛因讲了这些话：

“迄今已有十七个字母集合在上帝信仰的旗帜下。尚缺一个即可完成这个数目。这些生命字母将挺身传扬我的圣道，确立我的信仰。明晚，剩下的那个字母将会到达，完成我钦选信徒的数目。”

44 第二天晚间，正当巴孛与穆拉·侯赛因返回祂的住宅时，他们看到一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正走近他们。那个年轻人首先看到了穆拉·侯赛因，赶紧向他打招呼。那个人就是库杜斯。库杜斯在赛义德·卡齐姆生命的最后几年成了他的学生。他的谦逊让他在赛义德的弟子中与众不同。他像穆拉·侯赛因一样，在上帝的指引下抵达了设拉子，当时年仅二十二岁。

库杜斯立刻询问穆拉·侯赛因是否已经找到应允者。穆拉·侯赛因努力压住心头的激动，并且答应稍后与他交谈。但就在此时，库杜斯瞥见了巴孛，他无法将视线从巴孛身上移开。

“你为什么要对我隐瞒祂？”他对穆拉·侯赛因大声说，“我能从祂的步态中辨认出来。我可以信心百倍地作证，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除了祂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宣称是真理。没有其他任何人能显示祂神圣之身上流露出来的威严与力量。”

穆拉·侯赛因很惊讶。他告诉库杜斯他很快就会向他解释一切，请求他稍候片刻，然后追赶上巴孛。当他向巴孛解释了所发生之事时，巴孛告诉他：

“不要对他的奇异举止而感到惊讶。我们一直在精神世界里与那个年轻人交流，我们已经熟悉他了，我们确实等待他的到来，去召唤他立刻来见我们。”

第七章

“以祂的名义奋起”

穆拉·侯赛因将库杜斯带到了巴孛的住处，巴孛在那里亲切地欢迎了他。此后不久，巴孛将穆拉·侯赛因叫到祂的面前，说道：“我们相伴的日子即将结束。”

45

祂说：“准备行动吧，挺身去传扬我的圣道！切勿因为目睹这一代人的堕落败坏和冥顽不化而沮丧，因为圣约之主必将协助你。真确地，祂会用仁爱护佑你，引导你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你要走遍这土地的每一处，像给大地倾洒甘霖的祥云那样，将全能者恩赐你的福佑撒向这土地上的人民……同那些乐于接受你号召的人分享我们已为你启示的书简，这样，或许这些奇言妙语会使他们转身离开放恣的深渊，翱翔进入那神圣王国。”

穆拉·侯赛因知道巴孛打算去麦加朝圣。他渴望伴随祂，但是巴孛告诉他，祂打算带库杜斯一道去麦加。穆拉·侯赛因深感失望，不过巴孛向他保证，祂已经给他安排

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祂让穆拉·侯赛因开始北上之旅，传播新教义。

46 巴孛清楚地表示，穆拉·侯赛因去德黑兰有一个特殊的使命，但是祂没有说出这个使命具体是什么。

祂对穆拉·侯赛因说：“你须祈求全能上帝的仁慈协助，使你能够在首都那真正威权的所在地，进入那钟爱者的宅邸。那座城市里隐藏着一个秘密。它一旦显露，会使尘世变成天堂。我希望你能分享它的恩泽，认识它的光辉。”

然后，巴孛叫来穆拉·阿里，吩咐他去伊拉克传导。祂指示穆拉·阿里不要揭露祂的身份，而是要同每一个人分享祂已宣布其使命的佳音。

“你的信念”，祂说，“必须坚若磐石，必须经受住每一场暴风雨，承受住每一个灾难。你是第一个要离开上帝之家，为祂而受难的人。假若你在祂的圣道上被杀害，你要记住，你的回报将会是伟大的，你被赐予的礼物将会是美好的。”

在托付穆拉·阿里这个使命之后，巴孛将到场的其他生命字母召到祂的面前，交给了每个人一项特殊的任务。祂指示他们所有人记录下每一名皈依祂的信仰、认同祂的教义的信徒的名字。祂让他们将那些名字装进信封，寄给祂的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祂的舅舅会将这些信件转交给祂。

“我将会在上帝的书简中提到所有这些信徒，这样，在祂登上荣耀王座之日，我们心中的钟爱者将赐予他们每个人无尽的福佑，并宣布他们成为祂天堂的居民。”

他在离别时向众人说了如下话语：

“我亲爱的朋友们啊！你们是本时代上帝圣名的肩负者。你们被钦选为祂的奥秘之宝库。因此，你们每个人必须表现出上帝的属性，用自己的行为和言辞示例祂正义、力量和荣耀的神迹。你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须证实你们目的之崇高、生活之正直、信仰之真实及虔诚之高尚等特性……你们乃本元点所产生之第一批‘字母’，本启示之源涌出之第一道‘圣泉’。恳求主——你们的上帝，让你们免于尘世牵挂，勿受凡俗影响，抛却朝生暮死的追求，如此，流经你们的纯净而甜美之恩泉便不会变得污浊和苦涩。我在为你们所迎接那伟大之日的来临做准备。你们要竭诚努力，好让现在给你们作谕示的我，在即将到来的世界里，在上帝慈悲之圣座前，因你们的功德而欣喜，为你们的成就而自豪……你们当以坚定的步伐与圣洁的心灵分赴四面八方，为祂的到来铺路。切勿顾虑自己的弱点和短处，要将你们的目光凝聚在主——你们的上帝、那全能者——的无敌力量上……以祂的名义奋起吧！你们要完全信赖祂，要对最终的胜利充满信心。”

一天清早，当城市的街道依然昏暗的时候，除了穆拉·侯赛因与库杜斯之外，所有的生命字母都离开了设拉子，开始传播巴孛到来的佳音。

第八章

第一位受难者

48 穆拉·阿里热切地开始着手传播巴孛到来的佳音。可还没有离开设拉子，他就被一名显要市民痛打了一顿。那个市民指责穆拉·阿里将他的儿子引入歧途。这次经历让穆拉·阿里意识到前面道路的艰难险峻，但是他依照巴孛的指示，顺着他早前寻求上帝的新信使时的原路返回了伊拉克。在卡尔巴拉，他欣喜地遇见了塔希丽。

穆拉·阿里将巴孛在宣布其使命当晚所启示的一本书，即对《优素福章》的评注，随身携带到了伊拉克。他将这本书以及巴孛的其他著作给了卡尔巴拉的毛拉们。这个消息引起了城中许多人的强烈兴趣。卡尔巴拉有大量的赛义德·卡齐姆的弟子，他们在那里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几个人迅速对穆拉·阿里所带来的佳音做出了回应，信仰了巴孛。毛拉们看到这种情形后，便开始反对穆拉·阿里。

穆拉·阿里从卡尔巴拉出发去了纳杰夫。那里仅有少量

谢赫·艾哈迈德与赛义德·卡齐姆的追随者。在一个大型集会上，穆拉·阿里毫不畏惧地向该市一位有影响力的宗教显要人士宣布了巴孛出现的佳音。

“祂的证据”，他宣布道，“就是祂的言辞；祂的证言，不是别的，正是伊斯兰设法用以证明其真理的证言。在短短四十八小时之内，就从这位从未受过教育的波斯哈希姆家族的青年笔下流淌出了相当于整部《古兰经》之浩瀚文献的诗篇、祷文、布道文以及专著。而《古兰经》则花费了上帝先知穆罕默德二十三年时间来启示。”

49

那位著名的毛拉听到穆拉·阿里讲的这些话之后，立刻宣布穆拉·阿里是异教徒，并将他赶出了集会。穆拉·阿里的信徒们也谴责他，并同其他有影响力的什叶派毛拉们联合起来，以摆脱这个新的异教邪说。甚至连谢赫·艾哈迈德与赛义德·卡齐姆的追随者也加入到无处不在的谴责行列中——尽管他们听说过穆拉·阿里的虔诚、真挚和渊博学识。纳杰夫的毛拉们将穆拉·阿里移交给本市的奥斯曼帝国官员，称其为伊斯兰教破坏者、他们信仰的耻辱和挑拨离间者。

他们将他送到了北面的巴格达——一座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古老而著名的城市。那里是奥斯曼帝国在此地区的行政中心。

巴格达总督命令将他的书拿走，放在会议室里，并将他投进监狱。在监狱中，穆拉·阿里继续向他所接触到的所有人传导。由于他的传导活动，巴孛的圣道在巴格达不断成长。这令政府当局与宗教领袖感到恐惧与慌乱。一些毛拉，他们中的许多是穆斯林逊尼派，传唤穆拉·阿里去见他们。

他们从监狱将他带了出来。当他站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问穆拉·阿里他的圣道的主是谁。他回答说：

“那位翘首以盼的真理之圣灵已经到来。祂就是上帝圣书中的应允者。”

50 然后，他向他们诵读了巴孛的一些经文与祷文，并号召他们信仰巴孛。神学家们轻蔑而傲慢地摒弃了他的佳音，将他判处死刑。总督将所发生之事向奥斯曼帝国首都，即君士坦丁堡发送了一份报告，返回的命令是将穆拉·阿里和他的书带到君士坦丁堡。在巴格达被监禁六个月之后，穆拉·阿里开始了漫长的旅程。

他抵达了君士坦丁堡。但是在经历了巴格达监禁时期的饥饿折磨之后，他虚弱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压力。他死于君士坦丁堡，成为第一个为巴孛的信仰而受难、为巴孛而牺牲生命的人。

穆拉·侯赛因赴德黑兰

巴孛对穆拉·侯赛因说：“你不可因为我没有选你伴我去汉志朝圣而感到难过。我会指引你去到一个城市，那里珍藏着一个如此高超而神圣的奥秘，就连汉志和设拉子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在途中，你要拜访伊斯法罕、卡尚、德黑兰和呼罗珊。从那里前往伊拉克，等待你的主的召唤。祂将密切关注你，指示你做祂的意愿和意志中的任何事……你放心，无形天国之圣军将支持和援助你。力量之本质正在注入你的身体，祂所钦选的天使环绕着你。祂的全能手臂将拥抱你，祂无处不在的圣灵将永远指引你的脚步。”

51

巴孛让穆拉·侯赛因到达呼罗珊后给祂写一份有关他所有活动的详细报告。

“直至我收到你来自呼罗珊的信，”祂说，“我才会从这座城市踏上前往汉志的朝圣之旅。”

穆拉·侯赛因从设拉子北上，他到达的第一座城市就是

伊斯法罕。他一到达那里，就获悉赛义德·卡齐姆让他拜访的那位有影响力的穆斯林教师已经去世了。穆拉·侯赛因和这位教师的弟子们进行了交谈。他们强烈反对他，并呼吁伊斯法罕的总督对他采取行动。总督警告他们不要挑拨离间。

52 在伊斯法罕，第一个接受巴孛佳音的是一名不能读写的筛麦人。他的名字叫穆拉·贾法尔。少数其他人也成了巴孛的追随者。穆拉·侯赛因下一站去了卡尚。那里第一个接受巴孛佳音的是一名叫哈吉·米尔扎·贾尼的富商。他接着去了伊玛目里达的姐姐法蒂玛-玛苏米赫的埋葬地库姆，但是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响应他的号召。

抵达德黑兰后，他寄宿在一所著名宗教学校的一间简陋房间里。校长米尔扎·穆罕默德-霍拉萨尼，是德黑兰谢赫社团的领袖。穆拉·侯赛因把巴孛宣布使命之事告诉了他，但是那位校长没有接受巴孛的主张。相反，他用下面这些话斥责了穆拉·侯赛因：

“我们怀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赛义德·卡齐姆死后，你会努力促进谢赫社团的最大福祉，将它从湮没无闻中解救出来。然而，你似乎已经背弃了它的宗旨。你已经打破了我们最纯真的期望。如果你执意散布这些颠覆性的学说，你最终将会让这座城市剩余的谢赫学派全部消亡。”

穆拉·侯赛因意识到这位谢赫领袖无法理解巴孛佳音的重要性，于是不再烦扰他。他每天清早离开房间，日落之后才会回来。然而，米尔扎·穆罕默德的一名学生无意中听到了穆拉·侯赛因与他的老师之间的全部谈话。他对穆拉·侯赛因所说的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为老师的傲慢及其对穆拉·侯赛因的轻蔑摒弃感到失望。

一天晚上，他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再耽搁了，必须立刻同穆拉·侯赛因谈谈。他鼓足勇气去了穆拉·侯赛因的房间，发现穆拉·侯赛因醒着坐在灯旁。穆拉·侯赛因非常亲切而谦恭地迎接了这位年轻的拜访者。泪水禁不住从那个年轻人的眼中涌了出来。

“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选择居住在这个地方了。你的老师已经轻蔑地摒弃了这个佳音，而且鄙视它的发起者。我希望他的学生和他的老师不同，能够明白这的确是佳音。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家在哪座城市？”

“我的名字”，年轻人回答，“叫穆拉·穆罕默德……我的家在马赞达兰省的努尔。”

“那好，请告诉我，”穆拉·侯赛因问道，“已故的米尔扎·布祖尔格-努尔先生以其品格、魅力、艺术造诣及博学多识而闻名遐迩，他的家族中现在是否有一位已经证实自己有能力传承并光大其家族名望的继承人？”

“有！”这位学生回答说，“他的儿子当中，有一位具有其父亲的品格。他高风亮节、才华出众、为人慷慨仁慈，这些都表明了他无疑是其高尚父亲的尊贵后嗣。”

“他从事什么工作？”穆拉·侯赛因问。

“他给予困境中的人以慰藉，给予饥饿中的人以食物。”

“他的地位和职位如何？”

“除了与贫穷者和陌生人为友，他什么也没有。”

“他叫什么名字？”

“侯赛因-阿里。”

“他闲暇时做些什么？”

“去林间漫步，到郊外赏景。”

“祂多大年龄？”

“二十八岁。”

54 每听到对方的一个回答，穆拉·侯赛因就多了一分欣喜。

“你是不是经常见到祂？”他问道。

“是的，我经常去祂家里。”穆拉·穆罕默德回答说。

“那你可以帮我转交一件东西给祂吗？”

“当然可以！”

穆拉·侯赛因拿出一个用布包好的书卷，交给穆拉·穆罕默德，并嘱咐他在第二天黎明时分交给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即巴哈欧拉）。

穆拉·侯赛因又说：“要是祂愿意屈尊给我一个答复，就麻烦你转告我。”

穆拉·穆罕默德于次日清早来到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住处，他看到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弟弟米尔扎·穆萨正站在门口，他解释了自己前来的缘由。接着他被带到了房中，将那个用布包好的书卷交给了米尔扎·穆萨。米尔扎·穆萨将它转交给了他的哥哥。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一边让两人落座，一边打开了书卷，浏览它的内容。然后祂开始大声朗读其中某些段落。穆拉·穆罕默德被他所听到的嗓音之美以及诗文所带来的惬意而深深地打动了。读完一个段落后，米尔扎·侯赛因-阿里转向祂的弟弟，说道：

“穆萨，你有什么想讲的吗？我肯定，凡是相信《古兰经》并认同其神圣来源的人，如果在承认这些激动人心的话

语被赋有同样的更生之力时哪怕稍有迟疑，那绝对是判断错误，远离了公正之道。”

他没有再多说些什么，而是给了穆拉·穆罕默德一些糖和一包茶叶作为礼物带给穆拉·侯赛因。祂请穆拉·穆罕默德向穆拉·侯赛因转达祂的亲切问候。穆拉·穆罕默德急忙赶回穆拉·侯赛因那里。当祂进入房间时，穆拉·侯赛因起身，俯首接过礼物并亲吻了它们。然后祂拥抱了穆拉·穆罕默德，亲吻了他的眼睛，说道：

55

“我亲爱的朋友啊！你让我如此满心欢喜，我也祈求上帝赐予你终生的幸福和永久的快乐。”

穆拉·穆罕默德对穆拉·侯赛因的行为感到很惊奇，不能解开其中的谜团。几天后，穆拉·侯赛因向穆拉·穆罕默德辞行并指示他说：

“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所见所闻。让它成为秘密，埋藏在你心里。不可泄露祂的名字，因为嫉妒祂地位的人会起歹心。在你默思的时候，你要祈求全能者保佑祂，祈求通过祂，全能者能使被压迫者翻身，贫穷者富足，堕落者悔改。诸事之奥秘对我们隐而不见。我们的责任是发出新时代的召唤，向所有世人传扬这神圣佳音。在这座城市，很多人会在本圣道上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鲜血将浇灌上帝之圣树，使它枝繁叶茂，荫庇全人类。”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是在1844年7月下旬，大约在巴孛宣布祂使命之后三个月，接受了祂的佳音。四年后，祂采用了祂现在为人所知的称号“巴哈欧拉”。“巴哈欧拉”意为“上帝之荣耀”。这一称号最初由巴孛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巴扬经》中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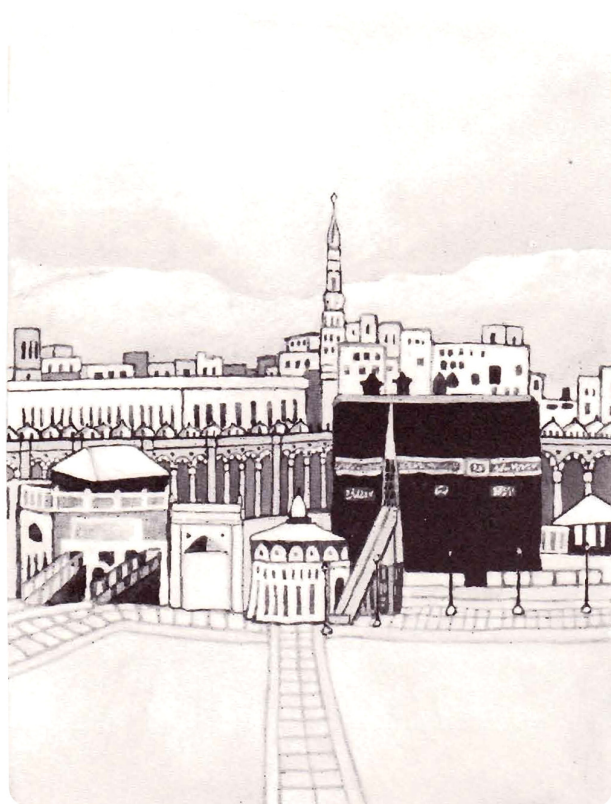
II 发出新时代的召唤

穆拉·侯赛因从东城门离开德黑兰，出发前往马什哈德和呼罗珊。他祈祷自己能顺利地在那个广袤的省份播种新信仰的第一批种子。

III

朝圣之旅及被捕

1844年9月—1845年7月



麦加天房

“我就是那位卡伊姆”

当穆拉·侯赛因抵达马什哈德时，他致信巴孛，叙述了自他离开设拉子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信中有穆拉·侯赛因对德黑兰拜访的叙述。这封信给巴孛带来了极大的喜悦。祂将信的一些内容告诉了库杜斯，并解释了祂快乐的原因。

59

一收到穆拉·侯赛因的来信，巴孛就开始准备去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和麦地那的圣殿朝圣。按照什叶派穆斯林的圣传称，当应允者出现时，祂将在麦加的天房宣布祂自己。

巴孛请祂的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在祂自己长时间不在期间帮助照顾祂的妻子及母亲。然后，在库杜斯和埃塞俄比亚仆人的陪伴下，巴孛去到布什尔。1844年10月，他们从那里登上了一条驶往阿拉伯半岛吉达港口的轮船。

船上挤满了朝圣者，因为1844年是至大哈吉年。有一个所有穆斯林人都庆祝的节日，叫做祭祀节，用以纪念亚伯

拉罕杀子向上帝献祭。这一天是伊斯兰历最后一个月的第十天。伊斯兰历的这最后一个月也是朝圣月。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各地虔诚穆斯林都在这个时候赶赴麦加和麦地那朝圣。那一年的祭祀节恰逢星期五，因此那一年的朝圣被称为至大哈吉朝圣。在这样的年份，会有比往常更多的朝圣者来到麦加和麦地那。

60 在19世纪40年代，从布什尔到吉达港的海上航行相当危险，也极不舒适。两地相距四千英里，整个旅程要花上大约两个月的时间。海面经常风大浪急，暴风雨频繁，饮水稀少，食物匮乏。巴孛与库杜斯在整个漫长的旅途期间自始至终保持满足与平静。他们每次都全神贯注于他们的祈祷若干小时。巴孛启示了诸多著作、评注与信件，由库杜斯将它们写下来。巴孛有感于海上航行的严酷，祂恳求上帝让穿行世界海洋能够很快变得更加轻松而安全。

在同一条船上，还有另外两名显要的设拉子市民也前往吉达港。巴孛的品质给其中一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当他听了祂的宣说后，就成了一名巴比信徒。而另一个人则成了一个死敌。后者是一个谢赫，他非常嫉妒航行期间人们对巴孛的尊敬，而且这种嫉妒与日俱增。他招惹并试图同每一个人争吵，让自己令所有人生厌。但是他特别选定巴孛作为自己谩骂与残忍对待的对象。

阿拉伯人船长被这个谢赫的行为深深地激怒了，于是命令船员将他扔下船。巴孛得知后，替谢赫向船长求情。但是船长仍然执意要清除这个讨厌的乘客。当巴孛看到船员们正准备将这个谢赫投下大海时，祂猛力扑向谢赫，抱住他，恳求船长原谅他。船长很惊讶，因为他知道谢赫的无礼行为让

巴孛比船上任何人都吃了更多的苦头。巴孛向船长解释说，这个喜欢吵架的人，他的行为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远比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大。因此，他们都应该容忍和宽恕他。

61

到达吉达港时，巴孛穿上了赴麦加朝圣的传统服装（一件由两段布料拼成的宽松的束腰外衣），骑着骆驼穿越沙漠向麦加进发。尽管巴孛希望库杜斯也骑骆驼，但是库杜斯选择徒步陪伴他。他手握着巴孛所骑骆驼的缰绳，从吉达港一路步行至麦加，全程约为六十多英里。库杜斯心情格外喜悦，他在途中念诵了许多祷文。在晚上，库杜斯不睡觉，而是看守着他敬爱的主人。

一天，他们在一口井旁停下来晨祷。巴孛将装有他的著作及文件的鞍囊放在了附近的地面上。正当他们做祈祷时，一个贝都因阿拉伯人突然出现，抢走了鞍囊，跑进了沙漠里。巴孛的仆人开始追赶那个小偷。巴孛没有中断他的祈祷，只是做了一个手势让仆人放弃追逐。事后，他温和地向他解释说：

“如果我允许你那样做了，你肯定能够追赶上并惩罚那个小偷。但是，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鞍囊里的那些文件和著作注定要借助这个阿拉伯人而到达那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因此，不要因为被抢而伤心，因为这是上帝——那命定者、全能者——所命定的。”

圣地麦加坐落在贫瘠的绥拉特山地的一条峡谷中。那个地区几乎没有降水，罕有植被，气候炎热。他们一到达麦加，巴孛就开始严格履行所有的朝圣仪式。在他朝圣的第十天，他买了十九只品种最优良的羔羊，以他自己的名义献祭了九只，以库杜斯的名义献祭了七只，以他的仆人的名义献

62

祭了三只。祂将羊肉分给了麦加的穷人，自己一点也没有吃。

那年的麦加极度炎热。其他朝圣者都只穿着他们的朝圣服装，即浅色、宽松的束腰外衣，但是为了显示对先知及圣殿的尊重，巴孛并没有脱下祂的穆斯林头巾和披风。巴孛简单但却带着庄严与尊敬环绕了天房，执行了所有规定的仪式。然后，当一切都完成，有一大群朝圣者在场的时候，巴孛靠着天房站立，握住门上的门环，清楚地大声说了三次：

“我就是你们一直在等待的那位卡伊姆。”

人群突然变得鸦雀无声。那天许多听到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的人将巴孛宣说的消息带回了家中。一些从这些朝圣者那里听说到这一事件的人立即接受了祂的佳音。

然后，巴孛致信麦加的宗教领袖。在信中，祂阐述了祂的佳音，并号召那位领袖接受它。库杜斯将信呈递给了那位领袖，但是那位领袖非常繁忙，没有费心看那封信。几天后，库杜斯询问那位领袖是否已经阅读了那封信，领袖说他还没有看。

在麦加时，巴孛会见了来自基尔曼的米尔扎·穆希特。他是谢赫·艾哈迈德与赛义德·卡齐姆的一名追随者，已经成为了谢赫运动中的一位领军人物。巴孛询问米尔扎·穆希特是接受还是拒绝祂的号召，并要求他给出一个答复。米尔扎·穆希特离开了，没有给出任何答复。

巴孛从麦加去了麦地那。在那里，祂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圣殿里做了祈祷。离祂祈祷之地不远处便是谢赫·艾哈迈德的坟墓。谢赫·艾哈迈德是示意祂的到来的第一颗明亮的指引之星。

在这次朝圣之旅中，巴孛致信祂的妻子：“亲爱的……上帝为我作证！自从离别以后，悲痛是如此强烈，无以言表。”祂从麦地那返回吉达，乘船去往波斯。1845年初夏，祂返抵布什尔。

巴孛从麦加返回后，祂的一些亲戚朋友来到布什尔看祂，因为祂已经远离波斯近九个月了。在布什尔时，巴孛召来库杜斯，让他先行一步到设拉子。

巴孛告诉库杜斯：“你我相伴的日子渐近结束，离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唯有在上帝的王国里，在荣耀之王（上帝）的尊前重聚……为了祂的缘故，命运之手不久将会让你陷身苦海，我也会追随你，我也会沉没于它的深处。怀着无尽的欢乐而欣喜吧……”

巴孛交给库杜斯一封信，让他带给祂的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祂嘱咐库杜斯代祂向设拉子的亲戚致以亲切的问候，还交给了他一本专著。在专著中，祂列出了那些信仰祂的人应尽的虔诚义务。然后，祂向库杜斯含情告别，指示他立即出发前往设拉子。

第十一章

设拉子的一场骚动

64 当库杜斯到达设拉子时，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非常友善地接待了他，并急切打听他心爱的外甥的情况。库杜斯发现他非常乐于接受那个佳音，于是向他解释了巴孛的使命。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立刻接受了巴孛的佳音，从此献身于祂的圣道。

库杜斯所传导的下一个入是一位名叫穆拉·萨迪克的穆斯林毛拉。他被巴孛在布什尔所写的专著而深深地着迷，决心立刻执行巴孛的所有指示。巴孛对信徒的指示之一就是他们应该在传统的伊斯兰宣礼中附加一些话以强调说明阿里-穆罕默德（巴孛）是上帝余民的仆人。“上帝余民”这个说法出现在《古兰经》中，什叶派穆斯林认为它暗指他们所等待的上帝信使。

穆拉·萨迪克是一位著名而受欢迎的毛拉，以赞美伊斯兰伊玛目的美德而闻名。当他带领会众在清真寺祈祷时，他

在诵念宣礼词时突然宣布了巴孛所规定的附加话语。整个会众突然爆发出一阵骚动，处于会众最前面的那些博学的毛拉们大声叫嚣，提出抗议。“打倒这个无耻的叛徒！……”他们大声叫喊着。“逮捕他，他给我们的信仰带来了耻辱。”他们身后的人们也跟着叫喊。穆拉·萨迪克的这一举动使得整个设拉子城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与无序之中。

法尔斯省多年来一直处于动荡之中。那里的人们一再反抗德黑兰中央政府所派去的总督的统治。几年前，当沙阿所偏爱的亲弟弟被任命为法尔斯省的总督时，一群有影响力的市民在暴民的协助下，甚至将他也撵走了。1844年下半年——当时巴孛在去麦加朝圣的旅途中，不在设拉子——局势演变成了无政府状态。城市不同地区的居民长期不和、相互斗争。在晚上，枪声不绝于耳，以致无人能够入睡。人们时刻保持警醒，守卫自己的家园免遭抢劫。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人们也会被剥光衣服，被洗劫一空；若稍有反抗，便被刺得遍体鳞伤。

1844年年底，侯赛因汗被调派为法尔斯省的总督，他是一个严苛且不妥协的人。他于1845年初抵达了法尔斯省，立刻着手恢复秩序，拷打、处决那些扰乱公正秩序的人。在他抵达后不久，穆拉·萨迪克非正统的宣礼使得设拉子陷入了一片骚动。侯赛因汗迅速调查骚动的原因。那个曾与巴孛同船喜欢争吵的谢赫已经致信他在设拉子的毛拉同仁，以便激起他们对巴孛的愤怒。于是，所有毛拉都联合起来，要求总督严惩巴孛的追随者。

侯赛因汗下令逮捕库杜斯、穆拉·萨迪克和另一名信徒穆拉·阿里-阿克巴尔。警察给他们戴上手铐，带到了总督

面前。他们还给侯赛因汗带去了一份穆拉·萨迪克被逮捕时正诵读给兴奋的会众的巴孛专著。侯赛因汗看了一下那本专著，没有理会年轻的库杜斯，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那位威严的老人穆拉·萨迪克身上。

“告诉我，”总督手里握着巴孛的那本专著愤怒地问道，“如果你注意到（这本书的）开篇，赛义德·巴孛在其中对全世界的国王与统治者这样说道：

‘脱下你们威权的长袍吧，因为真正的君王
已然显现！……’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必定适用于我作为这个省份的最高行政官所代表的卡扎尔王朝的君主——穆罕默德沙阿。根据这个命令，穆罕默德沙阿必须要放下他的王冠，放弃他的君权吗？我也必须要放弃我的权力与职位吗？”

穆拉·萨迪克毫不犹豫地回答：

“一旦这些话的创造者所宣布的启示之真理被肯定无误地确立，那么从祂口中说出来的任何事情的真理由将同样地得以证明。如果这些话是上帝之言，那么穆罕默德沙阿以及像他一样的人的退位将会无关紧要。它决不能转变那神圣的意志，也不能改变那全能者——不朽之君王的威权。”

侯赛因汗对这个回答感到异常的愤怒，他咒骂了穆拉·萨迪克，命令侍从剥掉他的衣服，对其鞭笞一千下。他还下令烧掉库杜斯和穆拉·萨迪克的胡须，在他们的鼻子上穿孔，并从切口穿过绳索，用这些绳索牵着他们在城市游行。

“设拉子的人们将引以为戒，他们将知道对异端邪说的

惩罚是什么样的。”总督说。

人们听到穆拉·萨迪克平静而顺从地诵读这段祷文：

67

“主啊，我们的上帝！我们确实已经听到了应允者的召唤。祂召唤我们信仰……我们已经信仰。上帝啊，我们的上帝！那么，请宽恕我们的罪过，让我们避开恶行，献身正义。”

库杜斯和穆拉·萨迪克即刻遭到残暴的摧残，没有人替他们求情或为他们辩护。穆拉·萨迪克年老体弱，许多观看的人都认为他活不过前五下鞭笞。他的迫害者们轮流鞭打他，每个人都打到精疲力竭为止，鲜血从他抽打开的背部伤口中奔涌而出。

当鞭笞数目超过九百下时，穆拉·萨迪克的脸依然像最初般平静、安详。他将一只手捂在嘴上，他在笑，似乎对如雨点般落在他虚弱、流血的背部的鞭打完全无动于衷。

当鞭笞结束，他们被拴着缰绳牵着鼻子游行完城市。之后，他们被驱逐出城，被警告永远不要返回设拉子，否则就会被处死。总督宣布，如果他们返回设拉子，他们将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们被赶出城时，一个观看了穆拉·萨迪克被鞭打的人设法接近他，问他为什么将一只手捂在嘴上。穆拉·萨迪克告诉他：

“前七下鞭笞极度疼痛，剩下来的鞭笞似乎已经变得不痛不痒了。我在怀疑接下来的鞭笞究竟是否打在了我自己的身上。一种快乐的狂喜直击我的灵魂。我当时是在努力抑制我的感情，克制自己不要笑出声来。现在我能够意识到全能的拯救者是怎样将疼痛瞬间变为安逸，将悲痛变为喜悦。祂的威力远远高出祂的凡世创造物的想象。”

68

III 朝圣之旅及被捕

库杜斯和穆拉·萨迪克是第一批为巴孛圣道而在波斯受难的人。穆拉·阿里也已经在邻国伊拉克遭受了苦难。侯赛因汗唯恐疏漏，他迅速派遣自己所信任的护卫队骑马去布什尔，奉命逮捕巴孛，并将祂带上镣铐押回设拉子。

第十二章

巴孛被捕

69

设拉子总督侯赛因汗逮捕巴孛的命令被迅速执行，他的士兵即刻骑马赶赴布什尔。正当他们横穿布什尔附近的一片荒凉的沙漠时，他们遇见了巴孛。祂正在埃塞俄比亚仆人的陪同下骑马迎着他们走来。巴孛向那些士兵打了招呼，询问他们要去哪里。骑兵队长已经认出了巴孛，但他认为最好隐瞒实情，于是他告诉巴孛，总督派他们在那个区域进行某项调查任务。巴孛笑着说：

“总督是派你们来逮捕我的，我就在这儿。你们随意处置吧。”

队长被震惊了，他不能相信有人会自首，接受被政府官员逮捕的严酷折磨。他试图不理睬巴孛，继续上路。巴孛走近他，说道：

“我知道你们在寻找我。我宁愿自己送上门来，也不希望你和你的同伴们因为我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队长被巴孛的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下马亲吻了巴孛的马镫，说道：

“上帝先知的慧眼之光啊！……我恳求您逃离这个地方，逃离侯赛因汗……我恳求您前往马什哈德……”

队长允诺如果巴孛逃走了，他或他的任何一名士兵都不会出卖他。然而巴孛拒绝了对方的好意，他说：

“愿你这宽宏而高尚的想法得到主——你的上帝——的奖赏。无人能领悟我的圣道的奥妙；无人能探知它的秘密。我绝不会背离上帝的命谕。唯有他是我牢不可破的堡垒、支柱和庇护所。在我的最后时刻到来之前，无人胆敢攻击我，无人能够阻挠全能者的计划……我在这里了；把我送到你的主子的手中吧。不必担心，没人会责备你。”

70

队长在巴孛面前俯首，答应遵从他的要求。他下达命令，军队调头，朝设拉子返回。巴孛骑马走在护卫队的前面。护卫队本应该用镣铐将他束缚起来的，可他们自始至终恭敬地跟随着他直至设拉子。巴孛骑马行走在纵队的前面进了城，身后跟着恭敬的士兵队伍。设拉子的人们看到这个场景都惊奇万分。巴孛从他的朝圣之旅返回的时候是1845年6月。

总督听到巴孛进入设拉子的情景，异常愤怒。他立刻召唤巴孛去见他，并在一大群设拉子要民面前粗暴地责骂了他的行为。

“你有没有意识到，”那位愤怒的总督说，“你已经造成了多大的祸害？你知不知道你给这神圣的伊斯兰信仰和我们威严的君主带来了多么大的耻辱？”

巴孛用下面这段出自《古兰经》的经文做了回答：“信

道的人们啊，如果一个恶人报告你们一个消息，你们应当弄清楚它，以免你们无知地伤害他人，到头来悔恨自己的行为。”

这个回答令总督勃然大怒。

“你说什么！”他大声地吼道，“你胆敢说我们邪恶、无知和愚蠢？”

71

他命令侍从扇巴孛的耳光。他的侍从给了巴孛非常猛烈的一击，巴孛的穆斯林头巾从头上掉了下来。

那座城市的大毛拉当时也在那个房间，他不赞成总督对待巴孛的方式。他努力平息侯赛因汗的狂怒，力劝侯赛因汗允许他按照《古兰经》中的指示，亲自询问巴孛。侯赛因汗准许了。那位大毛拉向巴孛询问了许多的问题。巴孛否认他是那位应允的卡伊姆的代表，抑或是他与信徒之间的中介。大毛拉对巴孛的回答感到满意，并请他于某个星期五在清真寺发表公开声明。

侯赛因汗于是要求有人保释巴孛。也就是说，他要求设拉子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市民担保巴孛的行为良好。巴孛的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出席了那次会议，因为巴孛的母亲一听到这件事情就强烈要求他赶往城堡为巴孛求情。他站起身来，表示愿意保释巴孛。总督要求他不允许任何人探访巴孛，但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对此提出了抗议。他解释说因为巴孛刚刚朝圣归来，许多人都想来探望他。于是，总督同意允许巴孛会见来客三天，但是他命令三天过后，除了他自己的直系亲属外，巴孛不得见任何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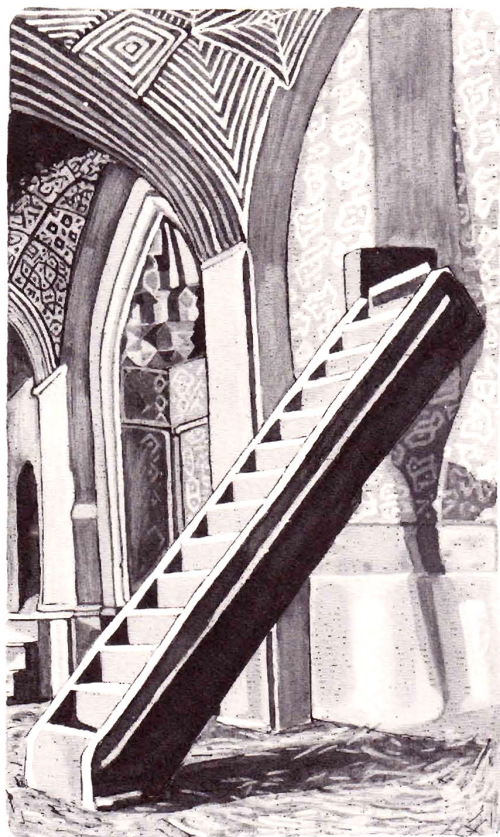
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高兴地陪同巴孛回到他的家中与母亲和妻子团聚。在巴孛返回设拉子后的前三天，许

72 多人探望了祂。接下来的时间，巴孛就在自己的家中平静地度过。祂只见祂的妻子、母亲和祂的舅舅。巴孛知道，这是祂在家中与家人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段和平与安宁的日子。祂已经成了一名俘虏，并将作为一名俘虏度过祂生命最后五年的大部分光阴。

IV

设拉子

1845年7月—1846年9月



设拉子的一个讲道坛，巴亭在此向会众演讲。

第十三章

巴孛讲道

当巴孛平静地留在家中时，祂的信徒们正在波斯的其他地区积极地发起新时代的召唤。穆拉·侯赛因正从德黑兰北上穿过呼罗珊省；库杜斯已经造访了亚兹德、伊斯法罕、卡尚、库姆和德黑兰；穆拉·萨迪克再次遭到了殴打，这次是在亚兹德。设拉子到处是关于巴孛的故事和传言，毛拉们开始强烈要求采取行动对付祂。他们要求祂履行向总督做出的承诺，于某个星期五到清真寺澄清祂的立场。他们想让祂公开宣布放弃祂的主张。

75

那些毛拉们一块儿去见主麻伊玛目——即大毛拉。大毛拉是一个和善的人，他受到设拉子人民的普遍尊重。他不愿意不敬对待那座城市的任何一位知名的市民。他尽可能拖延时间回避毛拉们的要求。最终，他们的要求变得非常地强烈，他无法继续拖延行动。他给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捎了一条机密的口信，要求他带外甥到清真寺去，以便祂

能履行祂向总督做出的承诺。

“我希望，”主麻伊玛目私下告诉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借助上帝的帮助，你的外甥的声明能够缓和紧张76 张的局势，能够给你和我们带来安宁。”

巴孛在清真寺公开露面的确切日期目前无法考证，但是据几个见证人叙述说，当时有庞大的人群出席。从早晨开始，人们就涌进清真寺，直至回廊、庭院，甚至连屋顶和尖塔上面都挤满了人。设拉子的总督、毛拉、商人和著名人士悉数坐在会众的前面，靠近讲道坛。

大约在日落前三小时，庭院里传来了声音，巴孛在十名步兵和一名警长的陪同下进入了大门。祂头戴绿色的穆斯林头巾，肩上披着一件宽松的长袍。祂举止高贵，散发着力量与威严，庞大的人群在祂的面前形同虚无。祂对总督侯赛因汗和同座毛拉说：

“你们让我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回答：“目的就是让你登上这个讲道坛，批判你的虚伪主张，以便平息这场骚乱和动荡。”

巴孛什么也没有说，而是走上了讲道坛的前三个台阶。一个急切想要听到巴孛宣布放弃祂的主张的毛拉大声喊道：

“到讲道坛的顶部去，这样所有人都能看到你，听到你说的话。”

巴孛爬到了讲道坛的顶部，坐了下来。清真寺里突然一片绝对的寂静，犹如无人之境。所有在场的人都尽力前倾着身体，听巴孛讲话。祂开始以雄辩口才、威严与力量用阿77 拉伯语做关于神圣一体性的演讲。约有半个小时，无论高低贵贱，博学还是文盲，所有人都在全然的静寂中倾听着。然

后，那个大声叫喊让巴孛爬到讲道坛顶部的毛拉怒气冲冲地转向总督，说道：

“你把这个赛义德带到所有人的面前，是让祂来证明祂的圣道，还是让祂宣布放弃祂的虚伪主张？祂很快就会用这些话将所有人争取到祂的一边。告诉祂只说祂该说的。说这些无用的闲话算什么？”

总督于是对巴孛说：

“赛义德啊，说那些已经告诉你要说的话！这样闲聊算什么？”

巴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祂向聚集在那里的所有人说道：

“人们啊，”祂说，“你们要清楚地知道，我说的是我的祖父，即上帝的信使，一千二百六十年前所说过的话，我不会说我的祖父没有说过的话。”

然后，祂引用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穆斯林圣传：

“穆罕默德使之合法的一切直至复生之日仍将合法；祂所禁止的一切直至复生之日仍将被禁止。”

祂继续援引另一个来自伊玛目的圣传：

“每逢卡伊姆出现，那即是复生之日。”

说完这些话，巴孛从讲道坛上走了下来。当祂与那个几分钟前责备了总督的那位谢赫面对面相遇时，那个怒火中烧的毛拉举起他的手杖朝巴孛打去。一位年轻人见状跨步向前替巴孛挨了一击，手杖打在了他的肩上。巴孛本打算一起与

会众祈祷，但是主麻伊玛目担心，当人群从清真寺离散时祂会受到攻击而致伤，要求祂立刻返回家中。

“你的家人”，他说，“正焦急地等待你回去。所有人都担心，生怕你受到任何伤害。去你的家中做祈祷吧！在上帝的眼中，这个行为将会更有价值。”

巴孛立即回到了家中。祂已经如总督所要求那样成功地安抚了人们。祂的主张不是虚伪的，因此不能背弃，但是祂通过某种暗示，已经向所有侧耳倾听的人宣布了祂是上帝的信使。会众中那些已经是祂的追随者的人对他们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定，因为他们领悟到，巴孛已经公开地肯定了祂的主张。那天其他一些见到祂、听到祂的话的人成了祂的追随者。祂公开露面并从讲道坛上做出声明的消息迅速传出了设拉子。

毛拉们要求祂在清真寺公开露面的图谋，却收到了与他们预期截然相反的效果。他们变得非常愤怒，于是聚集在一起，要判处祂死刑。

毛拉们邀请主麻伊玛目参加他们的会议，但是主麻伊玛目深知他们的预谋，因而拒绝了。会后，毛拉们拿了一份宣判巴孛死刑的文件给他，要求他盖章正式批准。主麻伊玛目阅读了文件，愤怒地将其扔在了地上。

“你们疯了吗？”他说，“我绝不会在这份文件上盖章，因为我毫不怀疑这位赛义德的血统、正直、虔诚、高贵与诚实。我看得出这个年轻人拥有伊斯兰教与人类的所有美德，并且心智健全……带着你们的妄想走开，走开，走开……”

在清真寺公开露面以后，巴孛得以安然地与家人度过

了一段时光。祂在自己的家中平静地庆祝了1845年的诺鲁孜节。那是自祂宣布使命之后的第一个诺鲁孜节。

巴孛本来打算从麦加经由卡尔巴拉返回设拉子。卡尔巴拉有几个巴比信徒正在急切地等待祂的到来。1845年的诺鲁孜节之后不久，这些巴比信徒收到了巴孛的一封来信，告知他们祂已经改变了计划，返回了设拉子。在这封信中，巴孛指示他们去伊斯法罕，并在那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如果可以的话，”祂对他们写道，“我将要求你们向设拉子进发；否则，就在伊斯法罕停留，直至上帝向你们传达祂的意志和指引。”

这封信在卡尔巴拉的巴比信徒的心灵激起了波澜，也考验了他们的忠诚。“那祂对我们的承诺呢？”几个不满的信徒窃窃私语，“祂把违背祂的诺言看做是上帝意志的干预吗？”然而，大多数卡尔巴拉的信徒都接受了巴孛的指示，带着更多的热情忠于祂的圣道。他们欣然动身前往伊斯法罕。在坎加瓦尔镇，他们遇见了穆拉·侯赛因。穆拉·侯赛因和他的兄弟与侄子正按照巴孛的指示，朝卡尔巴拉一路前行。

当穆拉·侯赛因听说巴孛被软禁在设拉子时，他决定同其他人一道赶往伊斯法罕。在那段旅程中，一想到再次接近巴孛，他就喜出望外，也激起了所有同伴的热情。他们对他思想与心灵的优秀品质赞叹不已，并受到了他榜样的极大激发。当他们靠近伊斯法罕时，穆拉·侯赛因建议他们分小组进城，以免引起注意。人们听从了他的建议。

抵达伊斯法罕几天后，他们收到了巴孛的消息。他们听说任何人都不得见祂。他们还获悉如果他们试图进入设拉

80 子，那将会是非常危险。穆拉·侯赛因丝毫没有被这个消息吓住，决定前行。他将自己假扮成一个土著民，骑马去了设拉子。他在城外不远处停了下来，等待着天黑。夜深人静时，他派他的兄弟去了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家中。

第二天日落后不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出了城，谨慎地护送穆拉·侯赛因到了自己安全的家中。巴孛在祂心爱的第一个信徒的陪伴下在夜间几次来到祂舅舅的家，并留在那里直至黎明。那些在伊斯法罕等待的巴比信徒被一个接一个地召唤秘密进入城中。他们来了，并且亲眼目睹了巴孛的尊容。

尽管穆拉·侯赛因小心乔装，他还是被认了出来。他的敌人向当局告发了他，他无法再留在城里。

巴孛指示他去亚兹德，并从亚兹德前往呼罗珊省。除了留下一人作为祂的秘书外，祂将其他所有巴比信徒都派回了伊斯法罕。随着他们远离设拉子，新一轮的传教开始了，它不久就会传播到那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那些告发了巴比信徒的人再一次得到了同他们本意适得其反的结果。因为随着巴比信徒从设拉子分散开来，巴孛的消息也随着他们传播到了每一个地方，从最粗陋的村庄到沙阿的宫廷。

第十四章

困境中的波斯

1845年，当巴孛被软禁时，波斯正处于法塔赫·阿里沙阿的孙子穆罕默德沙阿的统治之下。法塔赫·阿里沙阿的长期统治已于1834年结束。

81

波斯的沙阿不受任何明文宪法的约束，对他的臣民拥有绝对的权力。波斯在形式上笃信宗教，但遗憾的是，伊斯兰社会的早期实力与纯洁性早已消逝不见。沙阿周围有很多充当顾问的朝臣，但是他不能信赖这些朝臣所提供给他的信息的准确性。国家政府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皆尽腐败，每个人都行贿赂。在执法过程中，没有法庭可以倚赖。相反，法庭因暴行而臭名昭著。在波斯，少数人拥有极大财富，而大多数人则生活在贫穷与愚昧中。

事实证明，法塔赫·阿里沙阿是一个优柔寡断和不称职的统治者。在英国的怂恿下，他发动了一系列的对俄战争。这些战争给波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导致了波斯军队在1828年的惨败。在法塔赫·阿里沙阿的统治期间，有两个

人在他们同时代的人中脱颖而出。一位是王位继承人，即王储阿巴斯·米尔扎；另一位是他的顾问米尔扎·阿布·卡西姆，即加伊姆-麦卡姆-法拉哈尼。这两个人努力改善他们国家的状况。王储反对与俄国交战的政策，并且按照欧洲方法改造波斯军队。然而，波斯军队的实力一直在于其骑兵的快速机动性。王储按照欧洲方法训练军队，反而在作战中削弱了波斯军队。事实也证明了他在战争中是个极度不称职的领导者。为了他的个人利益，他将几处有争议的领土让给了俄国。他再也无法承受军事失败的压力以及他父亲的朝廷派系斗争和阴谋，于1833年在悲伤与绝望中死去，终年四十五岁。尽管他有缺点，但他的英年早逝对于波斯来说是一个损失。一年以后，他的父亲法塔赫·阿里沙阿驾崩，留下五十三个儿子和四十六个女儿。

在19世纪30年代，波斯异常衰弱，其他强国能够轻易地干涉它的内政。在王储阿巴斯·米尔扎临终前，他已经获得俄国政府的支持，让他的亲生长子继承王位。在俄、英两国的支持下，并且得益于他父亲的忠实大臣加伊姆-麦卡姆的明智策略，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沙阿继承了王位。在穆罕默德沙阿统治的初年，他安排人将加伊姆-麦卡姆谋杀了。加伊姆-麦卡姆的死令波斯失去了一位诚实的大臣，一位卓越的政治家。由于沙阿们的周围有许多他们不能信任的顾问，他们选择依赖一位被授予了“大维齐”头衔的且受到偏爱的朝臣的建议。在除掉加伊姆-麦卡姆后，穆罕默德沙阿起用了他以前的导师和宗教教师，即一个叫做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人作为他的“大维齐”。

英国外交官亨利·莱亚德爵士于1840年拜谒了哈吉·米尔扎·阿加西。他这样写道：

“我们拜谒了首相哈吉·米尔扎·阿加西。他是波斯当时最有影响力，最有权力和权威的人。沙阿意识到自己不能处理公共事务，几乎将王国的全部管理事务交付给了他，自己很少过问。

据大家所说，哈吉是一位狡猾且擅长耍弄手腕的政治家，但是能力有限。尽管他故作一个谦恭的虔诚毛拉，但他残忍、奸诈，骄纵而专横……他所表现出的宗教性格使得他不容异己，而且偏执。众所周知，他极度憎恨基督徒……他的弊政以及随处存在的腐败和压迫使波斯濒临毁灭。痛苦、不幸与愤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身材矮小，五官轮廓分明，有些刻薄，令人生畏，嗓音响亮，尖利刺耳。”

随着关于设拉子的年轻赛义德的传闻传遍宫廷，沙阿决定派人调查此事。他钦选了一位名叫赛义德·叶海亚-达拉比的人作为他的特使。沙阿选择他，是因为这位宗教导师的博学、雄辩和影响力闻名整个波斯。其他宗教领袖信服他成熟的智慧，他无与伦比的知识以及他出色的判断力，因为当赛义德·叶海亚出席任何一场会议时，他会自动成为会议的主讲人，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沉默而恭敬。沙阿完全信任他的判断力。

此时，赛义德·叶海亚正作为沙阿的客人待在德黑兰王室一名最主要朝臣的家中。沙阿指示将以下的口信带给他：

“替我们告诉他，因为我们对他的正直寄予莫大的信任，钦佩他的道德操守及思想高度，并将他视为我们王国的毛拉中最合适的一位，我们期待他前往设拉子，彻底调查赛义德·巴孛事件，并告知我们调查结果。届时，我们将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第十五章

沙阿的特使

85 赛义德·叶海亚原本就想要去设拉子调查巴孛的圣道，但是各种原因使他未能成行。现在，他作为沙阿信赖的特使正式出行，并在设拉子受到了总督侯赛因汗的隆重接待。在旅程中，他早已反复思考这个问题，认为自己可以在辩论中轻易战胜巴孛，并且想好了他要向巴孛提出的所有问题。他以为他可以很快对巴孛的圣道提出他的正式意见，然后返回德黑兰，处理更为重要的事情。

赛义德·叶海亚作为总督的客人在设拉子暂住下来。有人安排了赛义德·叶海亚在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家中与巴孛见面。赛义德·叶海亚礼貌地同巴孛打了招呼，然后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询问了他关于伊斯兰教义中的最难、最晦涩的问题。巴孛心平气和地听了赛义德·叶海亚所说的一切，并且记录下了所有问题。当赛义德·叶海亚说完后，巴孛做出了答复。赛义德·叶海亚惊叹于巴孛所给出的

简短而明确的答案。他被一种羞耻感所笼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极度卑微。长久以来，他一直是任何聚会中人们关注的中心，然而现在在巴孛的面前，他仅感觉到了自己的放肆与傲慢。他用这些话结束了此次会见：

“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下一次见面时提交我其余的问题，然后结束我的询问。”

在他与巴孛的第二次见面之前，赛义德·叶海亚再次准备了一份问题清单。但是当他来到巴孛的面前时，他发现所有这些问题正从他的脑海中消失。他顿时手足无措，只是问了几个甚至与这次调查无关的问题。当听到巴孛简单而明晰地回答了那些他未能问出的问题时，他变得愈加困惑。然而，他怀疑他的所见所闻。所有发生的事情让他非常的困惑不安与烦扰，以致他无法清醒地思考。他请求离开。

一离开巴孛，赛义德·叶海亚就决心在下次会见中，他将考验巴孛。他准备只问巴孛一个问题，但是不说出来，而是藏在心里。他打算心中默默要求巴孛评注《多福章》。如果巴孛答应了他未言明的请求，做出了评注，那么他就会立刻承认祂的主张，接受祂的教义。如果祂没有，他将摒弃祂的主张。

赛义德·叶海亚再一次来到巴孛的面前，可是他突然感到了极大的恐惧。他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他曾经多次出现在沙阿的面前，但是从未感受到一丝胆怯。现在，在巴孛的面前，他感到如此的敬畏与震惊，他甚至无法笔直地站立，而是双脚颤抖。巴孛看到了他的状态，起身从祂的座位上站了起来。祂朝赛义德·叶海亚走了过来，轻轻地牵着他的手，领他坐在自己的身旁。

“你可以向我寻求你内心的任何渴望，我会欣然启示给你。”巴孛说。赛义德·叶海亚无法回答。他感觉像个婴儿，既不能说，也不能理解别人说的是什么。巴孛微笑着对他说道：

“如果我为你评注了《多福章》，你会承认我的言辞是出自上帝之圣灵吗？你会承认我的宣说根本不关乎巫术或魔法吗？”

听到这些话，赛义德·叶海亚开始哭泣起来。此时他能说的，只有这段出自《古兰经》中的经文：

“我们的主啊，我们已自欺了，如果你不赦宥我们，不怜悯我们，我们必定变成亏折者。”

于是，巴孛请祂的舅舅拿来祂的笔筒和一些纸张。随着巴孛开始评注《多福章》，赛义德·叶海亚为我们留下了接下来所发生之事的生动叙述：

“我怎么可能描述这个难以形容的威严场面呢？诗文以惊人的速度从祂的笔下流淌出来。祂的书写之迅疾令人难以置信，祂轻柔的喃喃之声，以及祂下笔的巨大力度令我惊叹和称奇。祂以这样的方式持续到日落临近。祂没有停顿，直至《多福章》的全部评注完成。然后，祂放下笔，让人献了茶。不久之后，祂开始在我的面前朗读评注。当我聆听祂用难以言表的甜美腔调，倾吐那些珍藏在那令人赞叹的评注中的珍宝时，我的心狂跳不已。我被它的美深深地迷住了，超过三次，我几近晕厥。祂设法以几滴玫瑰香水喷洒在我的脸上来恢复我衰竭的体力。这个做法恢复了我的活力，使我能够继续跟随祂的阅读，直至结束。”

赛义德·叶海亚在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家中待了三夜。其间，他和其他一名巴比信徒抄写了巴孛的评注，并对照伊斯兰经文核对了其中所引用的圣传，结果没有一处错误。赛义德·叶海亚彻底信服了巴孛使命的真理。他随后写道：

“我已经进入了这样的确信状态，即便世界上所有的强大力量都联合反对我，他们也无力动摇我对祂圣道的伟大信心。”

侯赛因汗对赛义德·叶海亚离开自己这么长时间感到很愤怒，并且起了疑心。他询问赛义德·叶海亚在做什么，他是否已经被巴孛的魔法所俘获。赛义德·叶海亚捎给了他这个答复：

“唯有上帝能够改变人们的心。除却上帝，没有人能够俘获赛义德·叶海亚的心。凡能诱捕我心者必属上帝，祂的话语无疑即是真理之音。”

侯赛因汗感到很恐慌。他致信沙阿，愤恨地抱怨了他的客人的行为，因为赛义德·叶海亚已经拒绝会见各位乌里玛——即那座城市的博学之士。沙阿这样回复：

“我们的任何一个臣民都严禁说出这样趋向于贬低赛义德·叶海亚—达拉比尊贵身份的话。他血统高贵，是一位学识渊博，且具有完美、至上美德的人。他绝不会偏听任何主张，除非它有益于提升我们王国的最大福祉，有益于伊斯兰信仰的福祉。”

另据报道，穆罕默德沙阿此时对他的“大维齐”哈吉·米尔扎·阿加西说了下面这些话：

“我们最近获悉赛义德·叶海亚已经成为了一名巴比

信徒。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应该停止贬抑那个赛义德的主张。”

89 赛义德·叶海亚向沙阿写了一份报告，发送给了他，但是自己并没有返回首都。

巴孛给赛义德·叶海亚取名为“瓦希德”，意为“独一无二者”或“无双者”。祂指示瓦希德首先去拉雷斯坦省拜访他的父亲，然后开始传教。瓦希德的父亲虽然没有彻底摒弃巴孛的佳音，却也没有表现出与这场运动紧密相连的意愿。瓦希德没有再烦扰他。他开始旅行，并在他所拜访的每一座城镇的清真寺讲道坛上传播巴孛到来的佳音，直至整个国家为这个事迹所震动。大多数其他宗教导师都断言：可敬而博学的赛义德·叶海亚不是发了疯，就是中了邪。

瓦希德活动的消息传到了位于德黑兰以西的赞詹。那里有一位叫做穆拉·穆罕默德-阿里的宗教导师及领袖。他是一位极具说服力、坦率直言的人。他的知识极其渊博，是一位言谈流畅、思路明晰的演讲者。

他具有独立见解，总是直言不讳，不顾后果，经常由于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使得其他宗教导师不高兴。他批评什叶派神职人员的行为，时常表达对他们过去所为的憎恶。沙阿屡次介入这些争论以免除穆拉·穆罕默德-阿里的毛拉同行们对他的愤怒，防止在赞詹发生严重的混乱和流血事件。

当穆拉·穆罕默德-阿里听说赛义德·叶海亚已经成为了一名巴比信徒时，他派了一名值得信赖的使者去设拉子更多地了解巴孛。他的使者返回后，赞詹市所有的毛拉正和穆拉·穆罕默德-阿里聚集在一起。他问特使是否已经接受了巴

孛的佳音。那个人回答说他会遵从他的主人的决定。一听到这儿，穆拉·穆罕默德-阿里变得异常恼怒。

“在信仰这个问题上，你怎么敢人云亦云？”他喊道。

他拿了一本那个使者从设拉子带回来的巴孛的著作，开始阅读。他只不过读了一页，就突然恭敬地拜倒在地，犹如在祈祷一样，向聚集的众人大声喊道：

“我作证，我所读的这些话同《古兰经》出自同一个来源。凡是承认那本神圣之书的真理的人都务必证实这些话的神圣起源，务必服从它们的创造者所谆谆教诲的准则。我要你们——这个集会的成员——作为我的见证人。我宣誓效忠这个启示的创造者，即使祂将夜晚宣布为白昼，将太阳宣布为阴影，我也将毫无保留地服从于祂的判断，将祂的判断视为真理之音。”

巴孛给穆拉·穆罕默德-阿里取名为“霍贾特”，意为“证据”。霍贾特像瓦希德一样，立刻开始旅行，传播巴孛的教义。

第十六章

告别设拉子

91 1846年春，巴孛庆祝了自祂宣布使命之后的第二个诺鲁孜节。此时的祂依旧处于软禁状态，但是情况却相对安逸、安宁。祂对妻子和母亲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爱，用怜爱振奋她们的心灵，消除她们对祂前途的担忧。

1846年初夏，在祂返回设拉子将近一年时，巴孛写下了祂的遗嘱，将祂所有的财产遗赠给母亲和妻子。在这个时期，祂的亲戚中唯有妻子和舅舅相信祂的使命。巴孛向妻子诉说了祂未来将要遭受苦难的秘密，并向她解释了将要发生在祂身上的事情的意义，以此给予她力量和勇气，以承受未来所发生之事。祂让她不要把这些告诉祂的母亲，而是要保持耐心，安于接受上帝的意愿。祂给了她一段特别的祷文，向她保证它将消除她的困难，减轻她的悲伤。这段祷文就是：

“除了上帝，还有谁是救苦救难者？曰：赞美归于上帝！祂乃上帝！万众皆其仆役，皆遵其命而行。”

“在你困惑的时刻，”巴孛告诉她，“就在你睡觉前诵读这段祷文，我本人就会出现在你身旁，消除你的焦虑。”

巴孛知道很快祂就不得不离开她们，但是在祂与家人在一起的几个月里，祂将继续振奋他们的心灵，消除他们的担心。祂搬到了舅舅的家中，吩咐已在设拉子定居的少数巴比

92

信徒前往伊斯法罕，在那里等待祂的指示。设拉子的毛拉们仍在强烈要求采取行动对付巴孛。总督侯赛因汗嫉妒巴孛即使在软禁的情形下，依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通过自己的密探持续监视巴孛，并努力在公众面前贬低祂。

大维齐也有他的密探，并且密切注视着设拉子。他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在沙阿心中的地位，警惕任何可能削弱它的事情。侯赛因汗知道大维齐会非常高兴听到巴比运动已不复存在，它的创始人已经死去。

一天晚上，总督的头号密探带着一份非常令人担忧的报告来见他。他告诉总督，去见巴孛的人非常多，总督应该在城市安全受到进一步威胁前立即采取行动。

“每晚聚集去拜访巴孛的热切群众”，他说，“数量比每天在您政府大门前的民众还要多……如果您允许，我将在您几名侍从的帮助下，在午夜时分突袭巴孛，并将他的同伴带上手铐移交到您的手中。他们将向您解释他的活动，证实我所说的话。”

侯赛因汗没有同意这个计划。

“我比你更清楚国家利益需要什么。远远地看着我，我知道怎样对付。”

总督立刻召见了设拉子的警长。

93 他命令他：“立刻前往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住宅。悄悄攀墙爬上屋顶，不要被人发现。从那里突然进入他的家中。迅即逮捕赛义德·巴孛，将他和任何在场的人一起带到这个地方。没收那个房子里的所有著作和文件……我凭穆罕默德沙阿的王冠起誓，就在今晚，我会将赛义德·巴孛和他令人讨厌的同伴们一起处决。他们的蒙羞而亡将会熄灭他们所点燃的火焰，并使每一个想要成为那个信仰的追随者的人意识到，任何一个扰乱这个王国治安的人将面临危险。通过这个举动，我将根除这个异教。它的存在对国家利益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

警长匆匆离开去执行总督的命令。他和手下爬上了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住宅的墙，从屋顶进入了房中。他们发现了巴孛正和他的舅舅以及其他一名巴比信徒在一起。警长告诉三个人他们都被捕了，并搜集了那座房子里的所有文件。他命令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留在家中，他带着巴孛和他的同伴离开了。巴孛保持着平静与沉着。有人听到他在诵读《古兰经》中的一句经文：

“他们将要遭受的威胁将会在清晨出现。清晨不是已经临近了吗？”

警长带着巴孛和他的同伴穿过了黑暗的大街。当他们到达城市的市场时，警长惊恐地看到一群恸哭的市民正抬着

长长的一列棺材穿过大街。一场突如其来的霍乱爆发了。自午夜以来的短短几个小时里，这种可怕的疾病已经夺走了逾一百人的生命。霍乱在当时无法治疗或治愈。没有人知道这种疾病如何传播，也不知道如何预防。霍乱的爆发会在国家所有地方引起大规模的恐慌。人人都会惊恐而逃，丢弃任何一个表现出这种病症的家庭成员……

警长十分害怕，跑到了总督的家中。总督巨大的房子已经被遗弃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守夜人告诉他，三个仆人死亡，几名家庭成员病危。总督已经和其他家庭成员逃出了城。

警长对这个消息感到万分震惊，他决定将巴孛带到自己家中。到达他家时，他们听到了稚气且极度痛苦的喊叫声。警长的儿子生命垂危。这位忧心如焚的父亲扑倒在巴孛的脚下，乞求他挽救孩子的生命。

“请不要把正值大好韶华的他从我的身边带走，”他哀求道，“不要为他的父亲所犯下的罪行而惩罚他。我忏悔我的所作所为，我愿意此时此刻辞去我的职务。我庄严发誓，即使饿死，我也永远不再接受这样的职位。”

巴孛当时正打算做晨祷。他给了警长一些他正用于洗脸的水，告诉他给他的儿子喝下去。警长很快服从了。他的儿子开始痊愈。那个充满感激的人立刻致信总督：

“怜悯你自己，也怜悯那些上帝托付给你照料的人。如果这场狂暴的瘟疫继续致命地发展下去，我担心到今天结束时，这座城市里将没有人幸免于它的恐怖侵袭。”

总督回复说，巴孛应该被立即释放，并且只要是远离设拉子，他可以自由地去他喜欢的任何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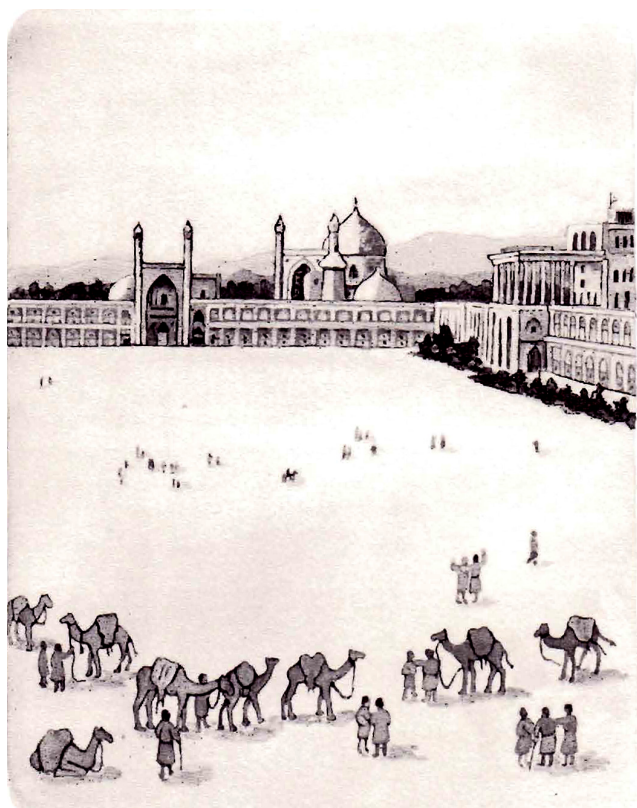
95 巴孛留在了警长的家中，祂派那个与祂一起被捕的同伴去将祂的舅舅找来。祂告诉舅舅祂计划去伊斯法罕，并请他带给祂的妻子和母亲爱与安慰的讯息。临行前向舅舅告别时，祂向他保证：

“上帝无所不在的爱与保护会围绕在她们身边。我将在阿塞拜疆山区与你再次相会……”

V

伊斯法罕

1846年10月—1847年3月



伊斯法罕的皇家广场

第十七章

伊斯法罕欢迎巴孛

巴孛于1846年9月底离开设拉子，北上穿越干旱的秋季陆地，行走三百英里去了伊斯法罕。侯赛因汗因未能处死巴孛而大发雷霆。巴孛一离开设拉子城，他就下令将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带去见他，并殴打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商人。然后，侯赛因汗将注意力转向了巴孛因重病而卧床不起的妹夫。侯赛因汗的手下闯入他的家中，将他拽下床，拖到了总督面前。总督咒骂他，以邪恶的惩罚威胁他，并让他支付了大量的罚款。

99

侯赛因汗宣布，任何一个被发现拥有哪怕一页巴孛著作的人都将受到严惩。大量的人群急忙赶往巴孛的妹夫家，将写有巴孛著作的文件投掷其中，然后在被发现前赶紧跑掉。巴孛的舅舅建议家人洗掉墨水，埋掉纸张。

当巴孛在设拉子的亲戚首当其冲地承受来自总督的迁怒时，巴孛正接近伊斯法罕的郊区。

对任何一个横穿干旱、多石地区的旅行者来说，第一眼看到的伊斯法罕犹如一个海市蜃楼：可爱的穹顶置身于棕榈树与果树之中。阿巴斯沙阿于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统治波斯，他将伊斯法罕作为了王国的首都，在那里建造了许多漂亮的清真寺、学院和宫廷，并以可爱的花园环绕它。在他的统治时期，伊斯法罕是如此宏伟，人们开始称其为“半个世界”。但在1722年，一支阿富汗军队围攻了它，并且摧毁了大半部分城市。数以十万计的人们因饥饿与疾病而死在了城里及周边地区。一个多世纪以后，伊斯法罕还没有从阿富汗入侵所造成的毁坏中恢复起来，它的许多精美建筑物仍是一片废墟。然而，伊斯法罕以其毛拉们的博学以及什叶派居民的狂热而著称。

伊斯法罕的总督马努切赫尔汗，出生于俄国南部的格鲁吉亚，孩提时被卖身为奴，并被他的波斯奴隶主们阉割。他在穆斯林的教育下长大，但自己却从未确信穆罕默德使命的真理。他从事公共服务，升到了最高的职位，被誉为整个王国最好的行政官。

马努切赫尔汗还是一名职业军人。他多次为国王而战，平定了国家的大片地区。沙阿高度信任马努切赫尔汗，但是因为他苛刻、残酷的行为，许多人都憎恨他、畏惧他。一次，在平息叛乱后，他用他所俘虏的七十名或更多活着的战俘的血肉之躯搭起了一座塔。尽管他有这样的行为，大多数人依然认同马努切赫尔汗是一名公正的总督。他锄强扶弱，在他任总督期间，伊斯法罕的生活比波斯许多其他地区更为安全。由于他的显赫政绩，他被沙阿授予了大伊斯法罕省总督一职。

在接近伊斯法罕时，巴孛致信马努切赫尔汗，询问他可以暂住在那座城市的什么地方。这封信措辞有礼有节，笔迹优美飘逸，给总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命令伊斯法罕的大毛拉出城迎接巴孛，并指示他在家中款待巴孛。大毛拉派了一群他的密友出城迎接巴孛，然后亲自护送巴孛到了他的家中。

第一晚，巴孛就深深地打动了大毛拉，以至于他不顾自己的身份与地位，从大管家的手中夺过大口水罐，亲自为巴孛倒水洗手。从那一时刻起，他便亲自处理客人的需要及要求。许多博学而著名的毛拉开始到大毛拉家中拜访，以便见到巴孛。一晚，当时有几个客人在场，大毛拉请巴孛评注《古兰经》中的某些章节。巴孛立刻拿起纸笔，开始书写。写完后，他开始诵读他所写的长篇评注。客人们被他言辞的力量震惊得不知所措。他们本能地站起身来，同主人大毛拉一起跪倒在地，亲吻巴孛长袍的褶边。其中一名毛拉突然爆发出一阵赞叹：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以这么清晰的字迹，启示这么大量的，等同于《古兰经》四分之一，不，三分之一的诗句，这本身就像这支笔下流淌出的文字那样独特且无与伦比，没有上帝的介入，任何凡夫俗子都不能企及如此成就。”

巴孛的名声迅速传遍整个城市，川流不息的访问者从四面八方来到大毛拉的家中。有些人不过是出于好奇，但是有些人却寻求对巴孛教义的更深入的理解。还有一些人为他们的疾病和痛苦寻求良药妙方。总督听闻后，决定也要去拜访巴孛。

第十八章

大维齐兴风作浪

103 在马努切赫尔汗去大毛拉的家中拜访巴孛的那天，他发现巴孛正同一群伊斯法罕最有学问、最著名的毛拉们坐在一起。

总督以前曾在许多场合要求这些人向他证明穆罕默德使命的真理，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现在，他向巴孛提出了那个同样的要求。

“你希望我对你的问题作口头答复还是书面答复？”巴孛问道。“书面答复不仅会让出席这次会议的人满意，还能教诲和教导当代以及后代的人。”马努切赫尔汗回答说。

巴孛立刻开始动手书写。祂写了将近两个小时，在五十页手稿上对伊斯兰教的起源、性质及其无处不在的影响做了令人振奋的叙述。祂合理的推理，细节的准确性以及雄健有力的文风消除了长久以来积存在总督脑海中的所有疑虑。

“听我说！”马努切赫尔汗高兴地惊呼道，“这个令

人尊敬的集会的成员们，我要你们作为我的见证人。时至今日，我从未在我的心中坚定地确信伊斯兰教的真理。多亏这位青年所写的这份清楚而细致的解释，从今以后，我可以宣布自己是上帝使徒所宣布的这个信仰的坚定信徒。我庄严地证明，我相信这位青年被赋予超人力量的真实性。这种力量是再多的学识也无法拥有的。”

104

随着巴孛的遐迩闻名，许多毛拉开始嫉妒人们所给予祂的尊敬以及祂对他们自己的追随者所产生的影响。沙阿的首席大臣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对那份来自伊斯法罕的报告深感恐慌。他担心沙阿值得信赖和忠实的仆人马努切赫尔汗会安排沙阿与巴孛见面。他非常害怕耳根软和心肠慈善的沙阿会被巴孛本人及祂的教义争取过去，这将会结束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哈吉·米尔扎·阿加西致信伊斯法罕的大毛拉，责骂他对巴孛所表现出的尊重：

“我们指望倾尽全力抵抗每一个与政府及人民最大福祉相冲突的运动，”他斥责道，“可你似乎已经以朋友态度对待了，不，颂扬了，这场无名且可鄙的运动的发起人。”

他还致信他先前忽视的许多伊斯法罕毛拉，煽动他们反对巴孛。大毛拉依然尊重着巴孛，但是却开始限制巴孛的客人与祂会面。城中还有一名毛拉在讲道坛上谩骂巴孛。

马努切赫尔汗闻知这些事之后，便转告大毛拉，重提他在大毛拉家拜访巴孛之事，并邀请大毛拉和巴孛到他的家中做客。总督邀请了其他博学的毛拉，但是有两个人拒绝接受邀请，他们担心会在辩论中输给巴孛。当所有人聚集起来时，毛拉们开始询问巴孛。巴孛清楚而礼貌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其中一名毛拉对一个答案不满意，便开始了无谓的争

105

论。

总督看到这情形，迅速结束了会议，并指示大毛拉即刻回家。他认为让巴孛返回大毛拉的家中不安全，因为他担心毛拉们可能会对巴孛采取暴力行动。马努切赫尔汗主动提出在自己的家中款待巴孛。巴孛接受了这个提议，在他家待了数周。

伊斯法罕的毛拉们因此感到沮丧和愤怒。他们聚在一起，宣判巴孛死刑。他们准备了一份文件，由大约七十名显赫的乌里玛和著名人士签字和盖章，宣布巴孛是一名该死的异教徒。只有两名伊斯法罕的毛拉拒绝在那份文件上署名。大毛拉不愿签署死亡执行令，但他在文件中添加了一条措辞闪烁的答复：

“我作证，在我与这名青年交往的过程中，我未发现他有任何行为或以任何方式批判伊斯兰教义。恰恰相反，据我了解，他虔诚且忠于它的戒律。然而，他荒唐的主张，以及他对俗事凡务的轻蔑与鄙视使我相信，他缺失理性和判断力。”

当总督得知毛拉们的所作所为时，他制订了一个计划来确保巴孛的安全。为了平息城市中出现的焦虑，防止市民暴乱，他通告巴孛已被传唤去德黑兰。他决定以一支由五百名骑兵组成的护卫队送巴孛出城。然后，他吩咐每行进一定距离，其中的一百名骑兵就离开护卫队，返回城中。每隔几英里便执行该命令，直至最终只剩下一百名骑兵与巴孛在一起。在这一百名骑兵中，每隔一段时间，将派二十名骑兵返回，直至只留下总督最值得信赖的和最忠诚的二十个人。然后，这二十人中的十人将被派到另一个地区去为总督收税，

剩余的十人则乔装起来，沿着一条几乎无人通行的道路将巴孛带回伊斯法罕。这支小型护卫队将在黎明之前，绝密地将巴孛带到总督官邸的私人公寓。

当巴孛在这一大群士兵的护送下离开伊斯法罕时，成千上万的伊斯法罕市民涌向街头观看。

第十九章

马努切赫尔汗庇护巴孛

107 总督将巴孛藏在自己家中的计划进展顺利。第二天黎明前，祂安全地回到了总督的家中。马努切赫尔汗亲自服侍这位客人，伺候祂进餐，满足祂的需要。没有人知道巴孛的下落。谣言开始盛传，说巴孛已经在德黑兰被处死，或在路上被杀掉了。为了平息巴比信徒的恐惧，巴孛许可将伊斯法罕的三名信徒带去见祂。祂指示其他人离开伊斯法罕，北上前往卡尚、库姆或德黑兰。

一天，马努切赫尔汗正坐在家中庭院内的私人花园里，他向巴孛透露了一个计划。他相信这个计划能让沙阿接受这个新教义。他的建议如下：

“全能施与者赐予了我巨大的财富，可我不知道如何善用它们。现在，在上帝的帮助和引导下，我认识了这天启。我热切希望能奉献自己的所有财产，用来促进这天启的福祉，广扬其声名。如果你同意，我想去德黑兰，尽力争取国

王站到圣道这边来，国王对我是绝对信任的。我确信他会热切地信奉它，并将挺身广泛传扬它。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愚蠢统治几乎将这个国家带到了毁灭的边缘。接下来，我将努力促成你与沙阿的一位姐妹的良缘，并亲自着手筹备你们的婚礼。最后，我希望能够使世界上的统治者及君主倾心于这个非常奇妙的圣道，根除那个已经玷污了伊斯兰教清白名声的腐败教会等级制度的每一丝残余。”

巴孛回答说：

“愿你高尚的用意得到上帝的奖赏。在我看来，如此崇高的决心比行动本身更加可贵。可是，你我的时日无多了；我等不到亲眼看见你的愿望实现的那一天，而你自己也恐怕来不及实现它们了。全能的上帝不会靠你所意愿的方式去达成祂的信仰的胜利。那无所不能的至高君王必将通过这土地上的贫穷者和卑贱者，通过他们抛洒在祂圣道上的鲜血，来捍卫和巩固祂圣道的基础。同样这位上帝将在来世为你戴上永生荣耀的冠冕，赐予你无尽的福佑。你在今世的生命只剩下三个月零九天了，之后，你将怀着信念和确信奔赴你的永久居所。”

马努切赫尔汗对这些话感到惊奇与欣喜。他已经认识到他的巨大财富是压迫的产物。他为此而忏悔，并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交给了巴孛，甚至将他手指上戴着的宝石戒指也摘了下来。巴孛接受了他的忏悔和财富，并将他的财富归还给他，以供他使用，直至他去世。在信仰变得更加坚定并得到安慰后，马努切赫尔汗处理好所有的私人事务，并立下一份遗嘱，将他所有的财产留给巴孛。他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巴孛的面前，并且逐渐对他已经接受了的佳音获得了更多的

了解。

109 “随着我离去的时刻临近，”他告诉巴孛，“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喜悦充斥着我的灵魂。但是我为你而担心，一想到像古尔金汗这样一名如此残忍的继任者对你任意地摆布，我就不寒而栗。毫无疑问，他会发现你在这个家中，并且我担心他会残酷地虐待你。”

古尔金汗是马努切赫尔汗的侄子和他的继任者。“不要担心，”巴孛告诉总督，“我已将自己托付于上帝的手中。我信任祂……我自愿遭受敌人的折磨……”

马努切赫尔汗在巴孛预言的那一天平静地去世了。当他的继任者古尔金汗发现四个月来巴孛一直在总督的家中做客时，他立刻通报了沙阿。沙阿对马努切赫尔汗的信任没有动摇，因为他确信总督只是在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将巴孛带去见他。他下令将巴孛即刻秘密带到德黑兰。

VI

从卡尚到大不里士

1847年3月—1847年7月



库兰营地

第二十章

秘密传唤去德黑兰

113

沙阿授命首席信使穆罕默德·比格护送巴孛到德黑兰。穆罕默德·比格属于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他们通常被称为阿里尤拉希教派信徒。该教派的信徒因其宽容和正直的操守而受人尊敬。担当巴孛护卫队的那群骑兵属于努赛里派，这个教派非常类似阿里尤拉希教派。古尔金汗将沙阿的指示如实传达给了穆罕默德·比格。

“谨防任何人发现他的身份，或怀疑你的使命。除你之外，任何人，即使是护卫队的成员，都不能认出他。如果任何人向你问起他，就说他是我们奉命带到首都的一名商人，他的身份我们一无所知。”

巴孛在夜幕的掩护下被护送出了伊斯法罕。天破晓时，这一小群人向北朝着德黑兰缓慢行进。在他们身后，南面与西面耸立着扎格罗斯山的巴赫蒂亚里山脉；在他们的东面，是波斯中部大盐漠边缘。

他们到达的第一座城镇是卡尚。卡尚有一位著名商人哈吉·米尔扎·詹，他在穆拉·侯赛因第一次传教旅行经过这里时就接受了巴孛的佳音。哈吉·米尔扎·詹从未见过巴孛，而且不知道祂正在来卡尚的路上。但是当巴孛和祂的护卫队走近卡尚时，哈吉·米尔扎·詹做了一个奇特的梦。

114 在梦中，他看到巴孛一身商人打扮，站在卡尚的城门口。在他做了这个梦之后的那个早上，即1847年诺鲁孜节的前日，哈吉·米尔扎·詹为一位贵宾的到来热切地收拾了房子，身着盛装去城门口等待。

当他在那里等候时，哈吉·米尔扎·詹看到巴孛走近，并听到祂说了祂已在梦中说过的话：“我要在你家待三个晚上，”巴孛说，“明天是诺鲁孜节，我们将一块儿在你家庆祝。”

哈吉·米尔扎·詹带着喜悦与惊奇上前亲吻了巴孛的马镫。穆罕默德·比格骑马跟在巴孛的近前。当看到巴孛同哈吉·米尔扎·詹打招呼时，他以为这两个人早已相识。于是，他立刻同意让巴孛与这名商人一起度过诺鲁孜节。但是随行的一名军官强烈反对这一决定，指出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在去德黑兰的路上不应该允许巴孛进入任何一座城市。经过激烈的争论，穆罕默德·比格终于说服了这位军官允许巴孛与哈吉·米尔扎·詹待三个晚上，而巴孛必须在第三天的上午返回到他们中来。

哈吉·米尔扎·詹热切希望盛情款待这一群人，但是巴孛劝阻了他。

“这没有必要，”巴孛告诉他，“若非凭借我的意愿，他们不可能将我交到你的手中。万事皆在祂威力的掌控之

下。对祂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祂消除一切困难，克服一切障碍。”

巴孛在哈吉·米尔扎·詹的家中平静地度过了诺鲁孜节，并于第三天的上午返回了护卫队中。他们继续向北朝库姆进发。

115

尽管只有穆罕默德·比格知道祂的身份，等到这支小型马队接近库姆的时候，巴孛已经赢得了护送队伍所有人的心。祂令人信服的威严、迷人的魅力和始终如一的亲切已经在那些士兵的心中点燃了如此的忠诚之火，即便祂选择离开他们，他们也不会阻止祂，因为他们只想服务于祂，让祂高兴。他们已接到命令远离库姆，但他们对巴孛说：

“我们已被特别指示远离（库姆）……然而，为了你，我们愿意不顾收到的任何指示。如果你愿意，我们会毫不迟疑地带你穿过库姆的街头，使你能够参拜它的神殿。”

巴孛谢绝了他们的提议：

“真正信徒的心，”祂说，“是上帝的宝座。身为拯救之方舟和全能者坚不可摧的堡垒的祂现在正与你们穿过这片荒野。我更喜欢乡村之路，而不是进入这座圣城。”

他们经过库姆，继续行进了很短的距离到达了古姆鲁德村庄。古姆鲁德的所有者是穆罕默德·比格的亲戚。那个村庄的村民属于阿里尤拉希教派。村长邀请巴孛与他们留宿一晚，并且友好、亲切地欢迎了祂。巴孛很高兴祂所受到的热情而自发的款待。第二天早晨离开时，祂用感谢与祝福的话语鼓舞了他们的心灵。

从库姆到德黑兰的路途紧挨沙漠，那是一片荒凉的旷野。白天热而无云，夜间寒冷。经过两天的行程后，巴孛和

他的护卫队到达了基纳尔-吉尔德堡垒。基纳尔-吉尔德距离德黑兰仅二十八英里。从伊斯法罕开始的长途旅行即将结束。他们预计在第二天抵达首都。但是，就在当天晚上，一名信使出乎意料地从德黑兰赶来，带来了一封由大维齐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写给穆罕默德·比格的信。

第二十一章

大维齐拖延时间

在基纳尔-吉尔德，穆罕默德·比格打开大维齐的来信，信中命令即刻将巴孛带到库兰村。大维齐哈吉·米尔扎·阿加西非常害怕巴孛与沙阿会见。他决定不择手段来阻止这场会见。他拥有坐落在德黑兰以西的库兰村。大维齐下令在一座小山的平缓斜坡上的一个果园里为巴孛搭建一顶帐篷，这顶帐篷是每当他游览那个村庄时专为他而架设的。在祂漫长的旅途后，那个宁静之地满目的绿色，以及溪水轻柔且不绝于耳的潺潺之声让巴孛得到了一些休息，也给予了祂一些安慰。自从离开设拉子之后，祂经常感到悲伤。祂的同伴们多次看到祂痛哭。与家人分离的焦虑，被囚禁的危险，以及被迫四处旅行已经让祂的脸上挂上了疲乏与悲伤的皱纹。

117

在巴孛到达库兰两天之后，几名早在祂北上的旅行中便与祂见过面的巴比信徒也抵达这里，并住在附近。德黑兰

的巴比信徒很快得知巴孛就在库兰。几个人带着巴哈欧拉送给巴孛的一封密信以及几件小礼物出了村庄。当巴孛收到这封信和这些礼物时，他的悲痛变成了赞美与感恩。他的同伴惊叹于从他的身上所焕发出来的光芒。巴哈欧拉这封信所给予巴孛的安慰与力量，喜悦与欢欣，伴随着巴孛度过了即将来临的艰难的数月。他对送信人的感谢让送信人惊得不知所措。

那群来自德黑兰的巴比信徒在库兰停留了数日。一晚，他们被突然传来的疾驰的马蹄声惊醒。他们很快得知士兵们发现巴孛的帐篷里没有人，于是开始焦急地寻找他。然而，穆罕默德·比格却一点也不担心，并且设法使担心的士兵们平静下来。

“为什么要感到不安呢？”他向他们说道，“你们已经看到了他的宽宏大量以及灵魂的高贵，难道你们还不确信，他永远不会为了他个人的安危而使他人陷入难堪吗？毫无疑问，他一定是在这个静寂的月夜去了一个可以与上帝交流而不受打扰的地方。毋庸置疑，他会返回帐篷。他永远不会遗弃我们。”

为了使同伴安心，穆罕默德·比格沿着一条通向德黑兰的道路行走，巴比信徒们跟在他的身后。刚走出不远，他们便看到巴孛瘦小的身影从德黑兰的方向朝他们走来，而此时清晨的微曦才刚刚在他们周围放亮。

“你是不是认为我已经逃走了？”他温和地问穆罕默德·比格。听到这话，这名士兵一下扑倒在巴孛的脚下，他回答说：“我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在晨曦中，巴孛的脸上闪烁着光芒，透露着威严。他的

周身似乎环绕着一股力量，让所有人望而生畏。没有人敢问祂任何事，因为他们都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崇敬之情。巴孛什么都没有说，而是平静地回到了祂的帐篷中。

他们抵达库兰三个星期后，巴孛致信沙阿，请求与他会面。沙阿正计划一次旅行，而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则急不可耐地提供建议。这就是他所给出的建议：

“王室队伍正要起程，若此时发生这种事件将导致王国陷入混乱……队伍已经准备就绪，目前还没有任何障碍或拖延。可是，如果巴孛出现，将会带来巨大麻烦和威胁。”

大维齐使沙阿确信，如果巴孛来到德黑兰，城里的毛拉们将会与祂争论，这将造成公众骚乱。由于最近在呼罗珊省刚刚发生过一场严重的叛乱，于是大维齐趁机利用了沙阿对在他王国的中心发生进一步叛乱的担心。在使国王相信了局势的严重性后，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向国王提出了他自己的计划：

“当前，”他向国王建议，“最明智的计划就是这样：在王室队伍不在首都期间，将这个人安置在马库的城堡，并将接见时间推迟至返回之时。”

沙阿采纳了大维齐的建议，给巴孛发出了这个回复：

“因为王室队伍即将从德黑兰起程，无法妥善接见您。因此请您前往马库，暂时在那里居住和休息，为我们战无不胜的国家祈祷；我们已经做出安排，他们将随时关注与尊敬您。待我们旅行返回时，我们将特别召见您。”

第二十二章

赴大不里士之路

120 沙阿同意了大维齐的计划，准备将巴孛送往遥远而偏僻的马库城堡，因此大维齐很宽慰，也很高兴。他不再担心巴孛的教义会让自己失去职位，抑或权力被剥夺，因为他已经成功阻止了巴孛进入德黑兰与沙阿会面。

阿塞拜疆省位于波斯的最西北部，它的边境与伊拉克、土耳其和俄国接壤。马库位于这个多山省份最西北的角落，接近土耳其的边境。从德黑兰到马库的距离相当于巴孛从设拉子遣送到德黑兰的距离那么远。

从德黑兰到达马库只能首先途经省会大不里士。穆罕默德·比格接受了护送巴孛到大不里士的任务，并被吩咐让巴孛一路上远离所有城镇。当巴孛在阿塞拜疆省的时候，只被允许有两个同伴与他在一起。他让他的两个兄弟赛义德·侯赛因-亚兹迪和赛义德·哈桑与他同去。政府划拨了资金作为巴孛的旅程开支，但是巴孛却用了自己在设拉子和布什尔所

挣得的钱，而将政府资金花在了贫困人的身上。

巴孛和护卫队开始了去往西北的漫长旅途，他们经过了塔希丽的家乡加兹温，并在附近的一个村庄停了下来。加兹温的巴比信徒听说了祂的到来，出来迎接祂。巴孛让他们递送几封信：一封信给大维齐；一封信给加兹温的毛拉们；第三封信是给赞詹的一位著名的谢赫派领袖，他非常仰慕赛义德·卡齐姆。巴孛对他写道：

121

“已故的赛义德不断颂扬其美德、暗示其启示即将来临的祂现在已经显现，我就是那位应允者。挺身将我从压迫者的手中拯救出来吧！”

巴孛还没有在任何时候呼吁过巴比信徒来拯救祂。祂知道自己注定遭受监禁与苦难，任何来自巴比信徒的拯救行动都将引发对祂所有追随者的残酷迫害。通过向这位谢赫派领袖发出这样明确的挑战，祂考验了他对赛义德·卡齐姆教导的信仰之诚意，并且给了他一个对新启示做出重大响应的机会。

这位谢赫派教徒在几天之内就收到了这封信，但是它置之不理，而是离开赞詹，前往德黑兰。在赞詹的乌里玛们的要求下，那位非常坚定地宣布了对巴孛的信仰的宗教领袖霍贾特，当时正被软禁在德黑兰。当他听说了巴孛的求救时，他致信赞詹的巴比信徒，要求他们去拯救巴孛。他们立即做出反应，同一些来自德黑兰和加兹温的巴比信徒一起着手拯救巴孛。

他们在午夜找到了巴孛和祂的护卫队，所有的警卫都已睡熟。他们乞求巴孛跟他们一起逃走。祂非常亲切地感谢他们提供援助，但是劝告他们放弃计划，返回家中。

“阿塞拜疆的群山亦需要我踏足其中。”祂告诉他们。

122

一过加兹温，巴孛和祂的护卫队就朝群山缓慢地蜿蜒行进。要想到达大不里士，只能从东面顺利通过两个陡峭而可怕的山口。阿塞拜疆省的大部都是高耸的山脉。那里有大量穹形的山顶，幽暗的峡谷，犬牙交错的山峰和汹涌湍急的溪流穿过岩石所形成的令人晕眩的裂缝。山谷中有深厚而肥沃的土壤，这里能遮挡刺骨寒风，是波斯除了里海低地之外最适于耕作的地方。扎格罗斯的道路沿着蜿蜒曲折的河谷，攀升至绵延起伏的高原，然后顺着危险的小径降至低处。

在旅途中，巴孛有许多次机会可以逃走，但是祂并没有那么做。一次，在大不里士附近，祂疾驰在护卫队的前面，所有的士兵都对巴孛的坐骑——所有马匹中最瘦的——能够奔跑得如此之快而感到惊奇。他们策马奔驰在祂的后面，倾尽全力也始终无法追赶上祂。士兵们如此疲惫，几乎数次跌落马下。但是巴孛却似乎不知疲倦，径直向前飞奔，几个小时马不减速，没有丝毫疲乏的迹象。

在他们到达大不里士之前，穆罕默德·比格公开承认了他对巴孛的信仰。他愧疚自己没有尽心照顾巴孛，悲痛地对祂说：

“从伊斯法罕到此的行程漫长而艰难。我未能尽到责任尽心服侍你。我恳求你的宽恕，并请求你的福佑。”

巴孛亲切地回答他：

123

“放心！我把你视作同道之人。信奉我圣道的人将永恒地祝福你、颂扬你，颂扬你的操守、你的名字。”

所有的警卫都仿效穆罕默德·比格，恳求这位囚犯的福佑。他们亲吻了巴孛的脚，含泪与祂做最后的告别。巴孛

感谢他们所有人，并保证会为他们祈祷。然后，他们骑马向前，踏上了去大不里士的最后一段路程。王储——阿塞拜疆省的总督——正在那里等着将巴孛移交到他的监禁中。

第二十三章

监 禁

124 随着巴孛即将到来的消息在大不里士及其周边传播开来，附近村庄的巴比信徒都想去迎接祂，但被总督的士兵阻拦回去。只有一名青年设法躲避开了警卫，赤脚沿着大路朝着那个小型马队跑了逾一英里。他扑倒在巴孛的一名警卫面前，抓住那名士兵斗篷的褶边，亲吻了他的马镫，向那些惊讶的士兵大喊道：

“你们是备受仰爱者的同伴。你们是我珍爱的人。”

士兵们非常地震惊，他们允许那个青年靠近巴孛。当他看到巴孛时，他拜倒在地，哭了起来。巴孛从祂的马上下来，将他从地上搀起，安慰他，为他拭去泪水。

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在城门附近，只为一睹巴孛进入大不里士。大不里士是一座辉煌而繁华的城市，但是它与温暖的南部城市设拉子（巴孛的诞生地）明显不同。大不里土地震频繁，地震已经摧毁了城市大部分的古老建筑，由于缺水，

很少有花园、喷泉或阴凉地方。

巴孛即将到来的消息在大不里士引起了轩然大波，公告警示任何人不得见巴孛，传令员大声喊道：

125

“凡是企图接近赛义德·巴孛或与祂见面的人，他的所有财产都将立刻被没收，而他本人将被判处永久监禁。”

这个严厉的警告并没有威慑住人们。数千人观看了巴孛被带进他们的城市。一些人只是好奇，一些人目睹之后想要查明祂的主张，还有一些已经是祂追随者的人亲吻了祂脚下的尘土。巴孛被带领着穿过了拥挤的街道，到了城市一座供祂使用的正房。一队士兵奉命守卫大门，只有赛义德-侯赛因和赛义德·哈桑被允许与祂留在一起。

大不里士有一个巴比信徒叫哈吉·阿里·阿斯卡尔。这个人长久以来为没能在设拉子拜访巴孛而感到遗憾。哈吉·阿里·阿斯卡尔早前曾陪同穆拉·侯赛因从设拉子去马什哈德，并且经常向他倾诉因从未拜访过巴孛而深感悲痛。

“不要伤心，”穆拉·侯赛因自信地告诉他，“全能者无疑能在大不里士补偿你在设拉子所遭受的损失。为了补偿你所错过的那次拜访机会，祂能够使你不止一次，而是七次享受在祂面前的喜悦。”

哈吉·阿里·阿斯卡尔对这个自信的回答感到非常地惊讶，但是很快就忘记了这段谈话。

巴孛抵达大不里士的第二天，哈吉·阿里·阿斯卡尔连同大不里士一名杰出的巴比信徒走近了巴孛被监禁的那座房子。这两个人的朋友已经警告过他们，探访巴孛的话，他们的生命财产都将处于危险之中。他们不顾危险来到房子前，士兵迈步上前逮捕了他们。就在那时，赛义德·哈桑从房子

里走了出来。

126 “我奉赛义德·巴孛之命，”他告诉那些警卫，“向你们传达这个信息：‘允许这些拜访者进来，因为我本人已经邀请了他们前来与我会面。’”警卫们沉默并屈服了，允许那两位拜访者进入房子。巴孛迎接了他的客人，说道：

“这些在我住宅门口守卫的可怜人是我命定的。我借此防备聚集在房子周围的众人闯入。不过他们无法阻止我想要会见的那些人。”

哈吉·阿里·阿斯卡尔及其同伴与巴孛在一起待了两个小时。当他们离开时，巴孛向他保证，如果他希望再次前来，没有人会阻止他。哈吉·阿里·阿斯卡尔拜访了巴孛许多次，在第七次拜访期间，当他听到巴孛说下面的话时，他才猛然想起穆拉·侯赛因早些时候在去马什哈德的旅程中说过的话。巴孛对他说：

“赞美归于上帝！祂让你完成了全部的拜访，并且已经给予了你祂的仁爱福佑。”

一天，赛义德·侯赛因斗胆问巴孛祂将继续留在大不里士多久，或者祂是否会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难道你忘了你在伊斯法罕问过我的问题吗？”巴孛回答道，“在至少为期九个月时间里，我们将被监禁在贾巴勒-巴西特，从那里，我们将被转移到贾巴勒-沙迪德。（注：贾巴勒-巴西特意为开放之山，贾巴勒-沙迪德意为悲伤之山，两者是巴孛为祂被囚禁的地方所取的名字。）这两个地方都在霍伊山脉，坐落于霍伊城之侧。”

五天以后，当局颁布命令，将巴孛转移到了马库城堡。

VII

马库

1847年7月—1848年4月



马库城堡

第二十四章

监禁森严

129

在巴孛抵达大不里士四十天之后，他被护送出城，被迫开始了另一段旅程。那支小型队伍只能沿着一条艰难的道路慢行北上，他们经过霍伊镇，再次朝北越过荒凉的高原，穿过一条危险的山口朝马库城镇和城堡行进。

马库城堡周围的平原上布满了黑色火山岩石。岩石耸立在那里，犹如黝黑、冰冻大海里僵硬的波浪。那条狭窄山口的岩石由于千万年来强烈的火山爆发以及风、水持续不断地侵蚀而扭曲变形。阿拉斯河顺着火山断层流向城镇的西部，同时也成为了与土耳其的分界线。几个世纪前，诗人哈菲兹在设拉子温暖的南部花园写到了这片条件恶劣的土地，以及巴孛的到来：

“和风呵，如果你经过阿拉斯河畔，就轻吻
那山谷的泥土，让你的气息馥郁芬芳。”

130 到达马库城堡的唯一道路是穿过马库镇，这条道路沿着陡峭的山坡蔓延而上，通往马库城堡。一条小溪从城堡下面的岩石中奔涌出来，溪径蜿蜒而暗藏危险。城堡构造坚固，四个结实的塔楼矗立在那里，俯瞰着城镇。一座巨大、险恶，且呈巨大弓形的山高高凌驾于城堡之上，一块巨大而厚重的岩石悬于城堡的上方，向上、向外倾斜着，中间只有一条锯齿形的裂缝，从峰顶弯弯曲曲地降下数百英尺。由于这个悬垂物，雨雪都降落不到城堡顶上，夜晚也看不到星星。夏季白天，热量被岩石吸收，到了闷热的晚上被释放出来，因而酷热难耐。冬季，阳光照射不到下面冰封的岩石，却又寒冷难耐。

马库是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出生地。这位大维齐在马库有着相当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他完全信赖马库人民的忠诚与顺从。马库的当地人是库尔德人，他们属于伊斯兰逊尼派：他们憎恨穆斯林什叶派，尤其强烈憎恨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后裔“赛义德们”。

哈吉·米尔扎·阿加西认为即使有的话，也只有少数巴比信徒敢于冒险来到波斯这个偏僻、荒凉且危险的角落。而且，把祂从祂的追随者中孤立出来后，巴孛的影响力会迅速减弱并完全消亡。他下令将巴孛严加看守，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探访祂。

典狱长阿里汗本人是半个库尔德人。他粗暴，头脑简单，急于讨好大维齐。他小心地遵照指示严加看守巴孛，只允许祂的两个兄弟（赛义德·侯赛因和赛义德·哈桑）与祂在一起。监狱甚至连一支蜡烛都不提供给巴孛来照亮祂那无门、泥壁的囚室。整个城堡里除他们之外，仅有两名守卫和

四条狗。一位名叫谢赫·哈桑-佐努齐的巴比信徒求见巴孛，他很快抵达了马库，但是阿里汗不允许他留在城镇里，连一个晚上也不行，于是他只好在离城门不远的一个小清真寺里寻求庇护。

131

巴孛尽管受到严格监禁，祂的影响从祂抵达马库的那一刻就被感受到了。警卫们报告了这位囚犯的非凡品质。他们向城镇居民讲述了祂的非凡魅力、智慧以及爱心。很快，那个地区的农民开始每天聚集在城堡围墙之下，渴望看祂一眼。他们乞求祂祝福他们的日常工作。当他们争吵或有争端需要解决时，他们就会来到城堡围墙之下，恳求对方以祂的名义说出实情。阿里汗竭力阻止他们，却无济于事。其他巴比信徒此时也抵达了马库，但是他们只能通过谢赫·哈桑从他在城镇外清真寺的庇护所里将消息转达给巴孛。谢赫·哈桑则是将消息转给巴孛的秘书赛义德·哈桑，后者每天从城堡来到城镇以获取生活必需品。

几周后，巴孛吩咐赛义德·哈桑告诉谢赫·哈桑，祂会亲自要求阿里汗改变对来到马库的巴比信徒的态度。听到巴孛所说的话，赛义德·哈桑感到非常惊奇，不过他压制住这种感觉，只是照做。第二天清早，城堡里的人都在沉睡，大门传来猛烈的敲门声。警卫们震惊了，因为他们得到命令，日出之前任何人不得进入城堡。更令他们惊异的是，他们听到的是城堡典狱长阿里汗本人的声音。

第二十五章

监狱之门打开

132 警卫们匆匆打开城堡大门，他们惊讶地看到阿里汗顺从地站在门口，他的脸上显露着谦卑与惊奇，他非常礼貌地恳求要见他的囚犯。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当他朝着巴孛的囚室走去时，他的手颤抖着，四肢战栗着。巴孛起身接见了。阿里汗恭敬地躬身行礼，扑倒在祂的脚下。

“将我从困惑中拯救出来吧，”他恳求道，“我凭你显赫的祖先——上帝的先知——恳请你消除我的疑惑，我已经心力不支。黎明时分，当我骑马穿过荒野，接近城门时，突然看见你站在河边祈祷。你张开双臂，举目呼唤上帝的名字。我站在原地不动，看着你。我在等待你结束祈祷，以便走过去斥责你胆敢未经我的许可就离开城堡。在你与上帝的交流中，你似乎将全部精力都注入到崇拜之中，完全忘却了自己。我悄悄地走近你，你全神贯注，完全没有察觉到我的存在。巨大的恐惧感突然袭上我的心头，我本想将你从出神

中唤醒，却畏缩了。我决定离开你，找到警卫，斥责他们的疏忽行为。令我惊讶的是，内门、外门都紧闭着。当我叫开门之后，来到你的囚室，不可思议的是，此刻我发现你就坐在我的面前。我现在完全困惑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失去了理性。”

巴孛回答道：

“你所目睹的是真实的，毋庸置疑。你轻视了这个启示，并且轻蔑地鄙弃了它的创造者。上帝——那万恩者——不希望用祂的惩罚来折磨你，而希望将真理展现在你的眼前。通过祂的神圣介入，祂已将祂钦选者的爱灌输到了你的心中，使得你承认了祂信仰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阿里汗谦恭地恳求巴孛同意他一个请求：

“有一个穷人是一名谢赫，”他告诉巴孛，“他渴望来到你的尊前。他住在马库城门外的一座清真寺。我恳求你允许我亲自将他带到这来，以便与你会面。这样，我希望我的恶行能被宽恕，能洗去我对你朋友残酷行为的污点。”

巴孛答应了他的请求。阿里汗匆匆离开去带谢赫·哈桑来见巴孛。从那天起，阿里汗对巴孛忠心耿耿，他竭力使巴孛在监狱的时间不至于难挨。他把当地最上等的水果送给巴孛。每个星期五，他都恭敬地前来拜访祂。城堡的内门、外门在夜间依然会被锁住，但在白天，所有人都可以进入。许多巴比信徒开始从波斯各地旅行到马库。巴孛允许每一名朝圣者停留三天，然后再将他们送走，指示他们继续传教工作。

等到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密探将这些事件报告给德黑兰时，许多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大维齐最初听到这些报告

非常困惑，且暴怒难抑，因为这些事件居然发生在自己的出生地。他无助、沮丧，怒火中烧，他努力思考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他未能将巴孛与祂的追随者分离，反而无意之中将巴孛及其教义介绍和传入了他自己的出生地。而且，通过将巴孛同祂的家人和亲戚隔离开来，他已经无意中为祂提供了祂启示并记录自己的教义所必需的安宁环境。巴孛意识到自己剩余的俗世岁月屈指可数，于是祂尽一切努力教导祂的追随者。

第二十六章

巴孛写下教义

巴孛在马库度过的九个月里，启示了许多著作。祂本人指出，直至祂被监禁在马库之时，祂已经启示了逾五十万个诗句。其中许多著作已经被那些担心拥有巴孛的著作而惹上麻烦的人毁掉了。

135

对于巴孛在马库启示著作时的情景，第一个到达马库的巴比信徒谢赫·哈桑留下了如下生动的叙述：

“在口授祂的信仰的教义和原则时，巴孛的声音连居住在山脚下的人们都能清晰地听到。祂的吟唱悠扬婉转，经文自祂嘴里念出极具韵律之美，绕梁不绝，渗透我们的心灵。祂的威严之声在山峦幽谷间回响，祂的宣说之辞在我们内心深处共鸣。”

在这几个月里，巴孛针对《古兰经》启示了九个评注。这些评注的命运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个评注在重要性上堪比巴孛在宣布使命当晚所启示的《优素福

章》评注。祂给穆罕默德沙阿、波斯每一座城市以及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毛拉写了几封重要的书信。祂启示了《七大证据》，写了阿拉伯语《巴扬经》，并开始着手写波斯语《巴扬经》。阿拉伯语《巴扬经》是两部书中篇幅较短的一个；波斯语《巴扬经》包含八千个诗句，是巴孛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巴扬”即“话语”的意思。在《巴扬经》中，巴孛废止了穆罕默德所给出的涉及祈祷、斋戒、结婚、离婚以及遗产的律法，同时坚定信赖穆罕默德先知的使命。祂启示了在祂自己短暂的天启周期所必需的律法，并且指出，当“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出现时，祂将批准或改变巴孛所启示的任何律法。祂解释了诸如天堂、地狱、死亡、复活、再临、再临时刻以及最后审判等许多神学术语的含义。祂既没有选定一名继承者也没有指定祂教义的阐释者。《巴扬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为赞美“上帝将昭示天下者”而作。巴孛对祂写道：

“……《巴扬经》以及宣誓效忠它的人们只是我献给你的一份礼物。”

巴孛在《巴扬经》中解释说，每一个被启示了的宗教都要经过出生、成长以及结出其最完美的果实的阶段。在《复活日》中，巴孛解释说这个“复活日”发生在每一位新的上帝信使出现之时。

“例如，从耶稣使命伊始——愿祂平安——直至祂荣升天堂的那天是摩西的复活……正如在《古兰经》中神圣预言的那样，从巴扬树出现这一刻起直至它的消失，这是上帝的使徒（穆罕默德）的复活……万事皆在其复活发生之时达到

完善阶段……巴扬的复活将发生在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出现之时。今天，巴扬处在萌芽阶段：在上帝将昭示天下者显现的伊始，它的至善将清晰显现……”

巴孛一再告诫祂的追随者，唯恐他们不能辨认出祂所预言的那位即将来临的人：

“莫让《巴扬经》以及其中所启示一切阻止你们辨认出那存在之本质和可见与隐形之主……你们只需诵读‘上帝将昭示天下者’一句诗文，要胜过记下整部《巴扬经》。因为在那一天（复活日），这一句诗文可以拯救你们，而整部《巴扬经》却不能。”

巴孛笔下提及“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几乎都是在祂监禁于阿塞拜疆省那段时期。祂向一些追随者保证，他们将达到上帝将昭示天下者的尊前。祂告诫他们所有人：

“巴扬子民啊！你们要保持警觉！……祂会突然出现……你们当净耳……净眼……净心……净舌……净手……净知识……净心灵……并且净化……你们的一切行为与追求，使自己能接受纯爱天堂之养育，力争达到上帝将昭示天下者之尊前，披饰祂万般珍惜之纯洁。”

《巴扬经》中大量提及上帝将昭示天下者，一些明确指出，一些含蓄暗示。巴孛对祂心中的敬爱者，并准备为其献出自己生命的祂（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写道：

“……请你宽限十九年以示你的恩惠，以便那些信奉了这个圣道的人可以得到你慷慨的回报。”

《巴扬经》的第三部分（团结）中包含如下这个有力而有预言性的句子：

“关注巴哈欧拉的体制，并向他的主致谢的人当蒙赐

福！因为祂无疑将被昭示。上帝确实已经不可逆转地将其命定于《巴扬经》中。”

1847年夏秋，络绎不绝的巴比朝圣者抵达马库。到了冬天，天气非常寒冷，城堡里的铜质炊具都因严寒而损坏了。巴孛用以洗漱的水冻结在了祂的脸上。在这些寒冷的月份，巴孛让赛义德·侯赛因朗读伊玛目侯赛因殉教的故事。伊玛目侯赛因是穆罕默德的外孙，他被谋杀在卡尔巴拉的平原上。巴孛一边倾听，一边为伊玛目侯赛因所遭受的残酷对待和不久即将出现的那位侯赛因（巴哈欧拉）所不得不忍受的更为剧烈的苦难而痛哭。

第二十七章

穆拉·侯赛因访问马库

当巴孛依然被囚禁在马库之时，此前听从大维齐的建议而将巴孛派送到马库的沙阿正面临严重危机。自1844年以来，骚乱不断的呼罗珊省此时再次陷入混乱。一群地方领导人起身反抗中央政府，并击败了从德黑兰派往镇压他们的政府大军。

139

穆拉·侯赛因当时正生活在马什哈德。叛军首领试图使其参与到他们的行动之中，于是联系了他，请求他的援助。穆拉·侯赛因不想参与到叛军首领的密谋中，一收到这封信，他就和一个同伴在晚上悄悄地离开了马什哈德。他的朋友们一听到他离开了，就急着去追他，但是当他们追上时，穆拉·侯赛因谢绝了他们所提供的帮助。

“我已经立誓，”他说，“我将步行走到我的钟爱者的面前。不到目的地，我决不罢休。”马什哈德位于波斯的远东，而马库则位处波斯最西北的角落。两地相距至少九百英

里。

穆拉·侯赛因甚至劝说他唯一的同伴库姆巴尔-阿里返回马什哈德，但是最终同意将他留下来，当他的仆人。当他西行时，所经过的村庄、城镇里的巴比信徒都热情地迎接了他，并再三向他提供帮助，但都被他坚决谢绝了。

140 他热忱的信仰和无比的坚定鼓舞了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在德黑兰，他被秘密带去见巴哈欧拉，然后继续前往阿塞拜疆省。在1848年诺鲁孜节的前日，他距离马库仅剩一天的旅程。

马库城堡的典狱长阿里汗做了一个奇异的梦。他后来叙述说：

“在睡梦中，我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情报震惊了：上帝的先知穆罕默德不久将抵达马库……在梦中，我跑出去迎接祂，渴望向如此神圣的访者表达我谦卑的欢迎。在无以言表的喜悦中，我徒步朝河的方向赶去。到达桥梁时……我看见两个人正朝我走来。我以为他们中的一位是先知本人，而走在祂身后的另一位我猜想是祂高贵的同伴。我赶紧扑倒在祂的脚下。正当我俯身要亲吻祂长袍的褶边时，我突然醒来了。一种极大的喜悦充盈了我的灵魂。我仿佛置身于天堂，所有的快乐荡漾在我的心里。”

阿里汗起了床，做了晨祷，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匆匆赶往城镇底下的桥梁。他命令仆人给他最好、最快的三匹马装上马鞍，牵着它们跟在他的后面。日出之时，他到达了桥梁。在那里，阿里汗惊奇地看到他梦中的那两个人正在走近。他跪倒在穆拉·侯赛因的脚下，亲吻了他的双脚，请求他和他的同伴骑上已为他们准备好的马匹。穆拉·侯赛因谢

绝了他的提议：

“我已经立誓要徒步完成我的全部旅程。我将步行至这座山的山顶，并将在那里拜访你的囚犯。”

阿里汗非常惊奇地跟随穆拉·侯赛因徒步行至城堡的大门。巴孛正好就在门内等待他们。穆拉·侯赛因一看到巴孛，立即停住了脚步，向他深深地躬身施礼，然后安静地站在他的身旁。巴孛亲切地拥抱了他，牵着他的手将他领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叫来其他人，共同享用美味菜肴和水果，庆祝了诺鲁孜节。

141

此前，除了同巴孛一起从大不里士前来的两名同伴外，谁也不能在城堡过夜。但是，阿里汗因这些奇异而神秘的经历而对巴孛的忠诚度大大提高，那一天，他对巴孛说：

“倘若你希望今晚留穆拉·侯赛因与你在一起，我愿意遵奉你的愿望，因为我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意志。无论我希望穆拉·侯赛因与你待多久，我保证执行你的命令。”

从那一天起，更多的巴比信徒陆续到达马库，并且他们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一天，当巴孛与穆拉·侯赛因从城堡的顶层瞭望周围的土地时，巴孛对他说了这些话：

“你们留在这个乡村的日子即将结束……在你们离开几天后，他们会将我转移到另一座山上。在你们抵达目的地之前，你们就会收到我从马库离开的消息。”

然后巴孛告诉了穆拉·侯赛因一切必然要发生在祂身上的事，但是命令他不要将他所听到的转述给任何人。祂指示穆拉·侯赛因首先前往大不里士和阿塞拜疆省的其他地区，接着拜访赞詹、加兹温、德黑兰，最终抵达马赞达兰省。巴孛没有向他保证他们将会重逢，而是向他温情告别：

“你从故乡一路徒步来到这个地方，同样地，你必须徒步返回……因为你骑行的日子尚未到来。你注定要展示出这样的勇气，这样的技能和英勇气概，它们将使古时英雄最伟大的事迹黯然失色。你的英勇勋绩将赢得永恒天国居住者的赞誉和钦佩。你应该在途中访问那些信徒……你要向他们每个人传达我的爱。你要努力用上帝之美尊的爱火重新点燃他们的心灵，竭力使他们对祂启示的信仰更加坚定。你从德黑兰去马赞达兰，在那里，上帝的宝藏将向你显现。你将被号召去执行如此伟大的行动，它们将使过去最伟大的成就相形见绌。在那个地方，你的使命的本质将被揭示，你将被赋予力量与指引，使你适合为祂的圣道服务。”

在穆拉·侯赛因抵达马库九天之后，他离开了马库城堡和小镇。

此时，部署在马库的政府密探将一些最紧急的报告发送给了大维齐。他们在报告中写到，巴比朝圣者的数量越来越多，阿里汗对他的囚犯的忠诚度也越来越高。他们还提到，先前阿里汗拒绝让他的女儿嫁给王储，可现在却请求巴孛与他的女儿结婚。阿里汗请求穆拉·侯赛因帮忙撮合这桩婚事，但是巴孛坚定地拒绝了。

驻德黑兰的俄国公使也为巴孛距离俄国边界如此之近而感到担忧。就在几年前，某位毛拉在该地区宣布了隐遁伊玛目^①的到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三万名追随者便聚集到此。俄国人已对这一事件深感不安，不希望看到它再次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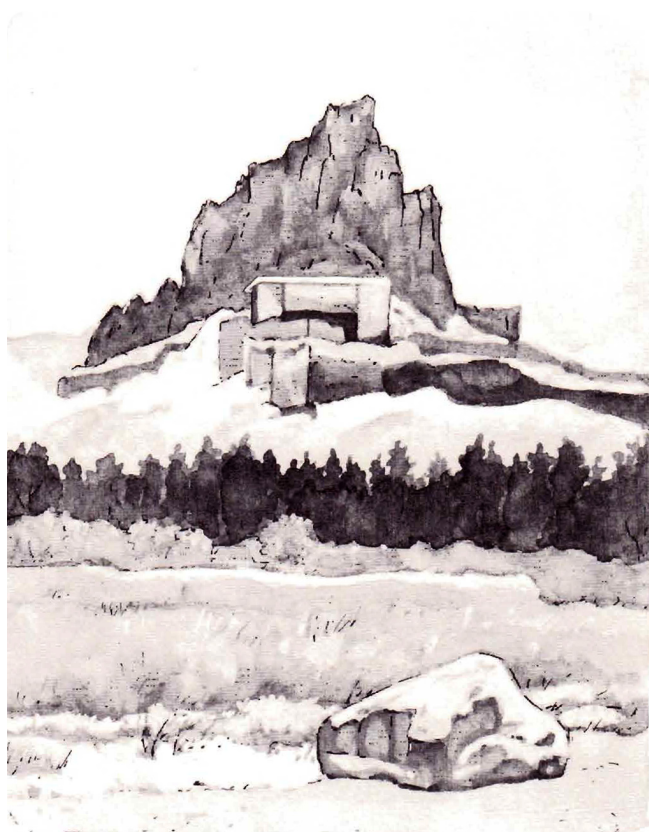
① 即第十二伊玛目。——译注

大维齐对计划的落空感到强烈的不满。他担心如果巴孛继续留在马库，可能会发生某些事情。于是，他突然下令将巴孛立即转移到奇赫里格。在穆拉·侯赛因于1848年4月上旬离开马库十一天后，巴孛也离开了马库的开放之山，被带到了令人生厌的悲伤之山，即奇赫里格城堡。

VIII

奇赫里格

1848年4月—1848年9月



奇赫里格山和奇赫里格城堡

第二十八章

严格监禁再告失败

奇赫里格城堡位于霍伊镇以南、里达伊湖以西，该地区作为一位较早的上帝信使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地而闻名。那是一片荒凉之地：城堡阴森地屹立在一座贫瘠乡村的峭壁脚下。典狱长是一位名叫叶海亚汗的库尔德族酋长，他是穆罕默德沙阿的姐夫。叶海亚汗受命对巴孛实行严格监禁，不允许任何人探望他。大维齐明确告诫他不要步马库城堡典狱长阿里汗令人失望的后尘。

147

叶海亚汗是一个无情的人。但是仅仅一小段时间过后，他发现自己完全无法服从大维齐的命令，因为巴孛的爱已经渗透他的心灵，迷住了他的整个身心。他不拒绝任何人进入城堡。小镇奇赫里格变得如此拥挤，以致巴比朝圣者们不得不暂住在另一个小镇，距离奇赫里格一个小时的路程。当地库尔德人比马库人更加憎恨什叶派穆斯林，然而他们也很快忠于巴孛。破晓时分，他们来到城堡，恳求他为他们的工作

祝福。到了晚上，他们彼此讲述奇赫里格的这名神圣囚犯的所有故事。

148 霍伊镇的居民旅行到奇赫里格去见巴孛。不久，霍伊镇的许多宗教导师以及政府官员成了巴比信徒。然而，霍伊镇有一位叫米尔扎·阿萨杜拉的备受尊敬的政府官员，他大力反对巴孛的新教义，并且决意不让任何人皈依巴孛的信仰。米尔扎·阿萨杜拉身居要职，并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流畅的散文而著称。

一天晚上，米尔扎·阿萨杜拉做了一个奇异的梦。这个梦促使他给巴孛写了一封信。收到巴孛的回信时，米尔扎·阿萨杜立即徒步赶往奇赫里格，到达了巴孛的尊前，全心全意地接受了祂的教义，并且立刻开始以极大的热情向其他人传扬。他写了一部非凡的专著，证明巴孛使命的真确性。巴孛为他赐名“戴杨”，意为征服者或法官。戴杨的父亲是大维齐的朋友。他对儿子皈依巴孛信仰非常惊恐，于是给德黑兰写了一份关于此事的详尽报告。

一天，一名神圣的托钵僧赤脚抵达了奇赫里格。他衣衫褴褛，仅拿着一支手杖和一个化缘钵。他从印度一路步行至奇赫里格。当时没有人知道，现在依然没有人确切知道他是谁，抑或来自何处。下面是他自我介绍的全部内容：

“当我在印度出任高贵的纳瓦卜一职时，我在梦中看到巴孛出现在我面前。祂凝视着我，完全赢得了我的心。我起身开始跟随祂。就在这个时候，祂专注地看着我，说：‘脱去你华丽的服饰，离开你的故土，赶快徒步去阿塞拜疆省与我见面。在奇赫里格，你将实现你内心的渴望。’我沿着祂指示的方向行进，现在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当他在奇赫里格的逗留结束时，巴孛指示这名托钵僧如同他来时那样返回印度，在那里传扬巴孛的信仰。这名托钵僧拒绝带上哪怕一名同伴。他说因为巴孛已经指示他要独自返回，任何其他同伴都会死在路途之中。他谢绝了食物和衣服的馈赠，带着他的手杖和化缘钵独自出发了。没有人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这一事件也被大维齐部署在奇赫里格的密探详尽地报告给了他。

149

在接收这些报告的同时，大维齐所要担心的不只是巴孛的圣道，沙阿的健康也正在衰退。穆罕默德沙阿只有四十岁，却饱受痛风的折磨，并且由于这种疾病，身体状况非常差。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知道，宫廷里的敌人正像豺狼和秃鹫一样等待着沙阿离世。他痛心地意识到，在穆罕默德沙阿逐渐走向死亡之时，他们早在谋划摧毁他的权力，夺取他的所有财产。

第二十九章

生命字母及巴达什特会议

150 当大维齐看着沙阿的健康每况愈下，而巴孛仍然被监禁
在奇赫里格的时候，巴孛的第一批信徒——“生命字母”正
在竭尽全力传扬祂的教义，让每一颗向善的心为“上帝将昭
示天下者”的来临做好准备。

穆拉·侯赛因自马库离开巴孛之后，谨慎地遵照巴孛的
指示。他访问了巴孛要求他去的城镇，在德黑兰探望了巴哈
欧拉，然后朝东北方向翻越厄尔布尔士山脉向马赞达兰省前
行。马赞达兰省顺着里海东南海岸延伸，是一个人口密集、
繁荣的省份。那里耕地肥沃，鱼儿在溪水中畅游，猎物在密
林中出没。马赞达兰省少有城镇，却拥有众多的农场和小村
庄。巴孛向穆拉·侯赛因承诺他将在马赞达兰省找到“宝
藏”。

自从陪伴巴孛赴麦加朝圣后，库杜斯也一直在旅行、传
教。穆拉·侯赛因在马赞达兰的巴尔富鲁什小镇遇见了库杜

斯。库杜斯出生在巴尔富鲁什，他当时正住在父亲的家中。

库杜斯欢迎了穆拉·侯赛因，热切地倾听了来自阿塞拜疆省的消息，询问穆拉·侯赛因是否随身携带着巴孛的著作。当穆拉·侯赛因回答说他没有时，库杜斯拿出了一份手稿，交给穆拉·侯赛因，并让他阅读其中的部分内容。刚读完一页手稿，穆拉·侯赛因就知道他已经找到了巴孛所说的在马赞达兰的那个宝藏。他被手稿中话语的力量震惊了。他放下手稿说道：

“我能充分地意识到，这些话的发出者已从那无可估量般优于人类学问之来源的源头汲取了灵感。我特此作证，我全心全意地承认这些话的崇高性，无可置疑地接受它们所启示的真理。”

库杜斯保持着沉默。从他默然的表情中，穆拉·侯赛因了解到是库杜斯本人写了这份手稿。穆拉·侯赛因从他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俯首恭敬地宣布道：

“巴孛所说的宝藏现在就展现在我的眼前。它的光芒已经驱散了困惑和疑虑的阴霾。尽管我主现在被隐藏于阿塞拜疆省的山岳堡垒之中，祂辉煌的征兆以及祂充满威权的启示却明白地显示在我的面前。我已在马赞达兰找到了祂的荣耀之反映。”

库杜斯请求穆拉·侯赛因立即前往马什哈德，在那里准备一间房子，作为他们在那个省份开展传教工作的基地。穆拉·侯赛因去了马什哈德，买下了一块地，建造了一所他称之为巴比亚的房子。库杜斯很快就去往那里与他会合。一股传教浪潮席卷了整座城市、整个省份。它的影响远远传出了呼罗珊省之外。从那时起直至他生命的尽头，穆拉·侯赛因

对库杜斯表现出了极度的尊重与谦卑，随时执行库杜斯要求他做的一切。

当库杜斯和穆拉·侯赛因在马什哈德传教之时，巴孛致信波斯的所有信徒，指示他们“赶往呼罗珊”。巴孛的召唤迅速传遍了波斯，传到了伊拉克。当时塔希丽正在那里传教。她一听到巴孛的号召，就准备出发。卡尔巴拉及巴格达的毛拉们试图劝阻她，但是没有成功。塔希丽没有被他们的劝告和警告所阻止，她和几个同伴动身穿越沙漠，翻越扎格罗斯山脉去了哈马丹。在那里，她遇到了父亲从加兹温派来的一队人马。他们要求她去探望她的父亲，并在加兹温停留一段时间。塔希丽勉强同意了。当她抵达加兹温时，她拒绝与丈夫团聚，而是前往她父亲的家中居住。

塔希丽的公公哈吉·穆拉·塔基（也是她的叔叔）是加兹温一位著名的毛拉。他脾气暴躁、性情鲁莽、观念传统、顽固僵化、心胸狭隘，强烈反对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他经常在布道坛上谩骂、谴责他们的学说。这时他开始更加猛烈地攻击巴比信徒，因为他认为塔希丽的行为让他本人受到了侮辱。有一个来自设拉子的人是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热切的崇拜者。他对他们两人及其教义所遭受的百般谩骂感到极为愤怒，决心杀死哈吉·穆拉·塔基。他买了武器，藏在衣服内，伺机行动。一天早晨拂晓时，他在清真寺将其杀害了。

三名完全无辜的加兹温巴比信徒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并很快被处决。这是全国第一次公开处决巴比信徒，而那三名巴比信徒则是波斯第一批殉教的人。塔希丽被软禁，生命岌岌可危。巴哈欧拉部署营救她，并安排她平安前往德黑兰。

但是她在德黑兰仅做了短暂停留，然后就依照巴孛的指示前往了呼罗珊。

库杜斯和穆拉·侯赛因仍在马什哈德积极传教，马什哈德在最近才从一系列的叛乱中恢复正常。到巴比亚拜访的人数大增使得当局恐慌不已。警长试图阻止他们进行传教。他逮捕了穆拉·侯赛因的仆人哈桑，命令将他的鼻子刺穿，套上缰绳拉着他在城市游行。这一暴行激怒了一些巴比信徒，他们赶去解救他。在接下来的混乱中，用缰绳牵着哈桑的那些人被杀死，马什哈德再次陷入了骚乱。

当巴比信徒将哈桑带回到穆拉·侯赛因面前时，他伤心地责备了他们的行为。

“哈桑已经顺从了这些苦难，可你们为什么拒绝容忍呢？”他说，“你们又怎能坦然面对侯赛因的殉教呢？”

穆拉·侯赛因和仆人哈桑的名字来源于伊玛目侯赛因和伊玛目哈桑，后两位是穆罕默德的外孙，他们遭受了残忍的迫害。波斯人每年都会纪念侯赛因的殉教，哀悼他的逝去。穆拉·侯赛因通过这种方式责备他的同伴，试图使他们明白局势的严重性，让他们为他自己即将到来的殉教做好准备。

政府指挥官哈姆扎·米尔扎亲王同他的士兵驻扎在马什哈德外不远处，他传唤穆拉·侯赛因去他的营地。库杜斯建议穆拉·侯赛因服从，说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坏处。穆拉·侯赛因出发去了亲王的营地，而库杜斯则依照巴孛的指示前往呼罗珊，与当时正在巴达什特村庄的巴比信徒会面。

154

八十一名巴比信徒来到了巴达什特，并作为巴哈欧拉的客人停留了二十一天。那次集会现在被称为巴达什特会议。尽管在抵达巴达什特的所有那些人中，只有巴哈欧拉和库杜

斯知道在这个小村的这次集会将是何等重要的一次事件。

巴孛在《巴扬经》中，明确废除了穆罕默德涉及祈祷、斋戒、结婚以及离婚的律法。这些律法在一千年中严格地支配着穆斯林的生活。一些巴比信徒在承认、信仰巴孛的同时，日常生活中仍然遵守着穆罕默德的律法。对于他们中一些人来说，甚至连考虑走出这些习惯性的律法都是非常难的，这些律法自从他们出生就影响着他们每一天的生活，并且决定了他们国家的社会形态。然而，由于他们继续遵守这些律法，使得他们不能理解到，巴孛已经开创了一个完全独立于穆罕默德的新天启周期。巴比信徒中的其他人清楚地看到巴孛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启周期。他们热切渴望遵循祂所带来的新律法，对那些固守传统的教友感到不耐烦。

巴哈欧拉和库杜斯知道是时候解决这个问题了：即清楚地证明巴孛已经带来了一个独立的新宗教。他们安排这两种观点之间发生一场激烈的冲突，从而让这一事实变得明显且不容置疑。在会议的每一天，巴哈欧拉都会启示一些经文诵读给在场的所有人。每一天都会有一条伊斯兰教律法被废除。巴哈欧拉授予了每名信徒一个新的名字。（大会结束后，每名信徒很快收到了巴孛的来信，而这些名字就是巴孛在信中对他们的称谓。）那些客人中没有人意识到，巴哈欧拉正在不动声色地将聚会引向一个激动人心的高潮。

在冲突中，库杜斯站在传统主义者的一边，而塔希丽则支持那些相信巴比信仰是独立于伊斯兰教的人。当塔希丽未戴面纱出现在集会中时，一些信徒非常震惊，他们从巴达什特慌张逃走，不再返回。一个人目睹这一违反伊斯兰教习俗的行为后无比震惊，竟然试图割破自己的喉咙。塔希丽对她

所引起的骚乱泰然自若，她愉悦而确信地宣布，新时代已经到来。对于那些坚定于新信仰的人，他们的信念与热情都得到了极大的加强。然而，少数几个巴比信徒甚至在巴达什特会议之前就开始污蔑巴孛的教义。他们认为，他们摆脱伊斯兰教传统习俗，实则是在为他们无节制的行为找借口。他们此时将塔希丽抛弃面纱这一前所未有的行为，作为自私自利以及反社会行为的信号。这几个被误导的人的极端行为激起了巴达什特附近居民的敌意，导致所有巴比信徒受到了人身攻击。

会议刚结束，正当他们离开巴达什特时，这些巴比信徒就突然遭到了尼亚拉村居民的袭击。袭击发生在拂晓时分，当时他们所有人都在休息。袭击来得非常突然而猛烈，除巴哈欧拉、塔希丽和一名年轻人外，所有的巴比信徒都四散逃难了。在第一次激烈的突袭结束后，巴哈欧拉成功地向村民们指出了他们的不法行为，并设法收回一些被盗财产。

那少数几个给他们同伴招来尼亚拉村民的愤怒的人，对这次袭击感到非常的害怕，他们立刻放弃了巴孛的信仰。

156

尼亚拉袭击发生之后，那些信徒们相互告别，分道而行。巴哈欧拉去了自己在马赞达兰省努尔的家。库杜斯和塔希丽也去了马赞达兰，而库杜斯在那里被捕并被带到省会阿莫勒镇，留在那个镇的大毛拉家中。

穆拉·侯赛因在哈姆扎·米尔扎亲王的营地耽搁一小段时间后，返回到马什哈德，开始筹备前往卡尔巴拉的旅程。他的许多追随者都请求陪伴他。其间，一名信使从奇赫里格赶来，给穆拉·侯赛因带来了巴孛的绿色头巾（穆罕默德后裔的标志）和如下信息：“佩戴上我的绿色头巾——我

的血统之标志，高举黑色旗帜，赶快……援助我钟爱的库杜斯！”

穆拉·侯赛因即刻服从了。他带上了同伴，在距离马什哈德一小段距离处让他们聚集在他的周围，升起一面黑色的旗帜，将巴孛的头巾戴在头上，发出了向阿莫勒开始行进的信号。与他同行的共有二百零二名巴比信徒，那一天是1848年7月21日。一千年前，穆罕默德的一名追随者记录下了先知的这些话：

“要是你看到来自呼罗珊的黑色旗帜，即使爬冰卧雪也要朝它们赶去，因为它们宣布了那允诺的马赫迪——上帝信使——的到来。”

157 在他们朝阿莫勒旅行期间，穆拉·侯赛因和他的同伴将巴孛的讯息告诉给了他们所经过的所有城镇及村庄的人们。在那些积极回应的人中，他们邀请了一部分人加入他们的队伍，但是，人们普遍对他们充满敌意，他们无法在任何城镇或村庄停留。在内沙布尔，当地一名资源最丰富的绿松石矿的矿主加入了他们。他不仅将自己珍贵的宝石财富，而且将他所有的荣誉和声望都抛在了一边，怀着快乐的心情朝阿莫勒骑马行进。在这个不断壮大的巴比信徒队伍中，每个人都做出了相似的选择。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博学抑或目不识丁，他们只知道，他们现在听到的消息满足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他们必须跟随它，无论它将他们领向何处。

第三十章

大不里士审判

158

当这些事件在呼罗珊如火如荼进行时，大维齐发布命令，将巴孛带到大不里士。他试图通过孤立巴孛来摧毁巴比运动的计划再次宣告失败，不过他又看到了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哈吉·米尔扎·阿加西渴望获得正统神职人员的支持，沙阿健康状况不佳是他寻求他们好感和支持的主要因素。

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宣布在大不里士召开一次神职人员集会，以决定如何惩罚巴孛，并制订一个计划消除巴比运动。在被传唤到奇赫里格之前，巴孛已经要求那些来到该地区的巴比信徒再次离开，并安排将祂已经启示的所有著作转移到大不里士一个安全的地方。巴孛经由奥鲁米耶被带到了大不里士，而不是经由祂拥有许多追随者的霍伊镇。祂于一个星期五抵达奥鲁米耶，并受到了该城王子兼总督的殷勤迎接。王子决定要测试巴孛的胆量。他知道巴孛会去公共浴

室，于是让巴孛骑他的一匹马去那里。王子知道那匹马凶悍、危险，没有人能驯服它。王子的马夫提醒巴孛小心那匹马，劝告他不要骑它。

“不要担心，”巴孛说，“你依令而行，把我托付给全能者吧！”

159 奥鲁米耶的公共广场人潮拥挤，市民们得知王子的计划后，都出来看热闹。马被牵给了巴孛。他悄悄地走近它，握住缰绳，轻轻地抚摸它。当巴孛上马时，那匹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它温顺地载着巴孛去了浴室。一群人冲在巴孛后面，试图亲吻他的马镫，但是被王子的侍从拦住。王子一路步行走在巴孛的旁边直到浴室，随后当他骑着那同一匹马返回时，他前去迎接他。人群争抢着取走了巴孛所用过的水。

巴孛于1848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抵达大不里士，恰逢穆拉·侯赛因和他的同伴开始向阿莫勒行进。当时，由于大不里士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当局认为将巴孛安置在城内并不安全，就让他暂住在城外不远处的一间房子里。当他被带进城中，带到集会地点，即总督官邸时，人群包围了大厅的入口，警卫不得不强行挤出一条路来，以便巴孛能够进入大厅。

当巴孛进到大厅时，拥挤的房间里只剩下一个空座位了。那是为总督——那位年轻的王储保留的上座，他是他行将就木的父亲的法定继承人。巴孛同集会的人们打了招呼，坐在了那个空位子上。他的身上散发着威严、尊严与力量。大厅里弥漫着一种深沉而神秘的寂静，没有人敢发声。接着，王储的导师对巴孛说：

“你宣称自己是谁？”他问道，“你所带来的讯息是什么？”

巴孛回答说：

“我真切、诚然、确实就是那位应允者！我就是你们千年来一直呼唤其名的那位，是你们一提及祂就奋起的那位，是你们渴望能亲眼目睹其现世的那位，是你们祈求上帝加快其启示到来的那位！我真切地说，东西方人民都必须听从我的训言，发誓效忠我。”

160

在场的所有人突然心生敬畏，他们都低下了头，脸色苍白。然后，一位银髯的毛拉（他曾是赛义德·卡齐姆的学生，但是他的伪善和乖僻却令先师悲叹）开始责骂巴孛：

“你这个来自设拉子的讨厌、少不更事的家伙！”他责骂道，“你已经在伊拉克造成了骚动和破坏，你现在还想在阿塞拜疆引起同样的混乱吗？”

“大人，”巴孛说道，“我并没有主动来到此处，我是被传唤到这个地方来的。”

“闭嘴！”那名毛拉反驳道，“你这个乖张、可鄙的撒旦的追随者。”

“大人，”巴孛说道，“我坚持我的主张。”

接着，王储的导师再次说道，“你提出的是一个惊人的主张，它必须被辅之以最无可辩驳的证据。”

“上帝先知之使命的真理的最强有力、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巴孛回答道，“诚然即是祂自己的言辞。祂自己证实了这一真理：‘我已惠赐予你圣书，难道这对于他们来说还不够吗？’上帝已经赐予我提供这证据的力量。我声明，在两天两夜之内，我能够启示数量上等同于整部《古兰经》的

诗文。”

161 于是王子的导师质问巴孛能否用类似于《古兰经》的语言来描述他们聚会的会议记录。巴孛同意了，祂开始说道：

“以上帝、仁慈者、大悲大悯者、赞美归于创造了天地的祂的名义。”

就在这时，祂被早先那个责骂了祂、且蓄着白色胡须的毛拉粗鲁地打断了，他抱怨说巴孛忽略了一条小的语法规则。

“这个自封卡伊姆的人”，他倨傲不逊地大声喊叫着，“一开口就暴露出了他对最基本的语法规则的无知。”

“《古兰经》无需遵循人间的规则和惯例，”巴孛争辩道，“上帝之言决不会受祂的创造物的限制……”

解释完毕后，巴孛重复了最初那段话。那名毛拉再次打断祂，提出了同样的异议。接着，另一名毛拉向他提出了另一个关于一个语法的微不足道的问题。巴孛用《古兰经》的一个诗节作出了答复：

“超绝哉你的主——尊荣的主宰！祂是超乎他们的叙述的。祝众使者和平！一切赞颂全归主——全世界的主。”言毕祂起身离开了会场。

王子的导师及少数毛拉对会议的进程以及对巴孛所遭受的无礼而感到不安。其他人则担心巴孛圣道的壮大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要求采取行动对付祂。他们决定将巴孛带到大不里士一名重要宗教领袖的家中，并由总督的警卫队殴打巴孛。那些警卫们拒绝与此事发生任何瓜葛，说那只是毛拉们的事情，与他们毫不相干。大不里士宗教法庭的庭长是一名赛义德，他决定亲自殴打巴孛。巴孛被带到他的家中。庭长

杖打了祂的脚板十一下，其中有一下打在了祂的脸上，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创伤。英国医生考密克为祂治疗脸部的伤，并留下了如下这段描述：

“祂十分感激我所给予祂的照顾。祂非常温和且柔弱，身材相当矮小。作为波斯人来讲，祂非常白皙，嗓音轻柔悦耳……祂的整个外表和仪态让人对祂大有好感。我没有从祂本人的口中听到一点祂的教义，尽管我了解到祂的宗教与基督教存在某种联系。一些被派去给祂的监狱进行修理的亚美尼亚木匠看到祂在阅读《圣经》。祂对此丝毫没有试图隐瞒，反而告诉了他们。非常肯定的是，在祂的宗教中不存在针对基督教徒的伊斯兰狂热主义，也没有现今存在的对女性的那种制约。”

那个殴打了巴孛的庭长不久之后便瘫痪了，并于当年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1848年8月初，巴孛被带回奇赫里格。祂在奇赫里格城堡给大维齐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被称之为《愤怒的训诫》。祂把信送到了霍贾特手中，霍贾特又让人将信递送给了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等到大维齐收到巴孛的信时，他的仕途已经结束。当沙阿病卧在自己临终前的床上时，他担心自己的安全便离开了宫廷，去了他所拥有的阿巴沙巴德村庄。在那里，却被他从马库民众中所招募的警卫队所遗弃。他致信王储以及许多显赫的朝臣，恳请他们帮助，但是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他试图返回德黑兰，回到自己的住处，但是却被拒之城外。他动身前往阿塞拜疆，打算在马库避难，在只走了很短一段路程时被迫折返，到一个圣殿寻求庇护。1848年9月4日，穆罕默德沙阿去世，一位新的统治者继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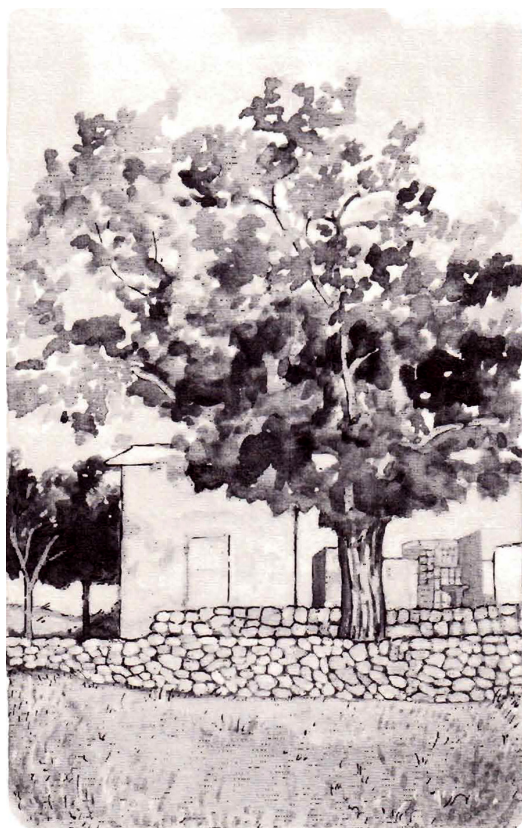
VIII 奇赫里格

波斯王位。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巨额财产被国家没收充公，他设法在卡尔巴拉找到了庇护。第二年，他在疾病和孤独无助的痛苦中死去。

IX

悲伤的海洋

1848年9月—1850年6月



位于内里兹的殉道遗址

第三十一章

谢赫·塔巴尔西之围

波斯新的统治者纳赛尔丁·沙阿十七岁。他的大维齐是米尔扎·塔基汗。米尔扎·塔基汗的父亲曾是那位才华横溢的大维奇卡伊姆·麦卡姆家中的一名厨师。穆罕默德沙阿在执政之初便安排将卡伊姆·麦卡姆杀死了。卡伊姆·麦卡姆是第一个注意到他厨师的儿子的非凡能力。米尔扎·塔基汗利用这一非凡的能力使自己从卑微的出身发迹成为朝廷之上的权势要人。他能力出众，而且意志非常坚强。当王储成为沙阿时，米尔扎·塔基汗成了波斯事实上的统治者。

167

从大不里士返回奇赫里格之后，巴孛再次与他的追随者们自由会面，因为叶海亚汗继续忠于巴孛，并且允许巴比朝圣者们停留在奇赫里格。朝圣者中包括巴孛的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自从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上次见到他心爱的外甥以来，两年已经过去了，他再也无法忍受与他的分离。他将自己在设拉子的事务料理妥当，便起程

踏上了北上去往阿塞拜疆的漫长旅途。他在奇赫里格待了一段时间，他的探访给巴孛带来了许多快乐。带着对巴孛更加坚定的信仰，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离开了奇赫里格。

168

当巴孛在奇赫里格接待拜访者，启示书简，继续书写波斯文《巴扬经》时，穆拉·侯赛因和他的同伴近三百人，继续向库杜斯被扣押的阿莫勒行进。他们的行进是和平的，他们无意伤害任何人。他们想要证明对巴孛的信仰以及对祂命令的绝对服从。他们知道，他们的人数之多已经让有些人感受到了威胁，而他们迟早要遭到那些人的敌对。穆拉·侯赛因一再提醒他们将要面临的危险。他说：“这是通向我们的卡尔巴拉的路。我们将要经受巨大的考验，因此无论是谁，如果尚未做好准备，就立刻返回自己的家中，放弃这段行程。”

当穆拉·侯赛因和他的同伴穿过马赞达兰平坦的沼泽地，接近库杜斯的出生地巴尔富鲁什镇时，那个城镇的大毛拉煽动当地居民对他们的狂怒情绪。巴尔富鲁什的居民冲出来攻击那些巴比信徒，巴比信徒成功地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巴尔富鲁什的民众意识到他们无法击败那些巴比信徒，于是要求休战。城镇的重要人物请求穆拉·侯赛因立刻离开巴尔富鲁什镇，因为他在那里会引起轩然大波。该省份的总军官以《古兰经》起誓，他的士兵将护送穆拉·侯赛因和他的同伴安全离开。但是肇事的大毛拉说服了护卫队的长官霍斯劳违抗指示。霍斯劳走的是一条穿过附近森林的路线，一深入森林，他就命令部下攻击并杀死那些巴比信徒。那些巴比信徒顽强地保卫了自己。当战斗结束时人们发现除一名士兵

外，霍斯劳和他的所有部下都在搏斗中被杀死了。穆拉·侯赛因派那名唯一幸存下来的士兵回到巴尔富鲁什去告诉市民事情的真相。

在弥漫着敌意的村庄遭受攻击，以及其他袭击事件迫使穆拉·侯赛因寻求一个安全之地。他命令同伴们丢弃除刀剑和马匹之外的一切随身财物，带领他们去了巴尔富鲁什东南约十四英里处的谢赫·塔巴尔西陵墓。他们于1848年10月的一天抵达了那座陵墓。塔巴尔西的谢赫曾是那些传播伊玛目传统的人之一。穆拉·侯赛因认为那座陵墓是一个避难场所，他和他的同伴也许能安然住在那里。他指示那些巴比信徒在陵墓周围建造防御墙。工程开始了，在建造防御墙期间，他们不断遭到当地村民的攻击，经常不得不停工以保卫自己，击退攻击。

169

防御墙一竣工，巴哈欧拉就造访了谢赫·塔巴尔西，并敦促穆拉·侯赛因赶快设法解救库杜斯。祂建议派一小群人去要求释放库杜斯。巴哈欧拉没有在堡垒久留，而是前往努尔和德黑兰。祂的建议得到了遵从，一小群巴比信徒去了阿莫勒，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库杜斯于12月抵达了谢赫·塔巴尔西，所有巴比信徒都怀着喜悦与敬意接待了他。巴哈欧拉再次动身前往谢赫·塔巴尔西，但是这次祂遭到当局的阻止，并被带到了阿莫勒。祂在那里被逮捕并被施以笞刑。祂和祂的同伴被遣送回德黑兰，因此未能加入到谢赫·塔巴尔西的防御者中。巴尔富鲁什的大毛拉出于对之前发生之事的极度愤怒，以及对谢赫·塔巴尔西堡垒对当地民众的吸引力的嫉妒，他致信新的沙阿，编造巴比信徒的活动报告，鼓动沙阿摧毁谢赫·塔巴尔西堡垒，杀死其防御者。

他建议说，这一行动将是沙阿在其新的统治之初的一次适当的力量展示，并将给他的所有臣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主意对新大维齐米尔扎·塔基汗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一支一万二千人的大军被派去和谢赫·塔巴尔西的三百一十三名防御者交战。大军包围了堡垒，一段长期的围困就此拉开序幕。

那些巴比信徒不是士兵。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工匠、劳工、小商贩以及神学学生，其中有几个曾是受人尊敬的毛拉。然而，他们却击退了攻击，驱散了派去与他们交战的大军。令大维齐怒不可遏的是，他发现数支正规军都无法攻陷那些巴比信徒的堡垒。少数巴比信徒一次又一次地骑马冲出谢赫·塔巴尔西堡垒，驱散沙阿的大军，并将对方的一些指挥官杀死在战场之上。不过，大军切断了巴比信徒的食物及饮水供给，并带来了大炮对付他们。

1849年1月，穆拉·侯赛因在率领一次进攻时受伤，由于伤势过重死在了堡垒之中。食物极度匮乏，那些巴比信徒不得不吃草和树叶，还屠宰马匹，吃马皮和碾碎的骨头，甚至还将马鞍上的皮革煮熟填肚子。他们曾经一度连续十八天除了鞋子上的皮革之外没有任何食物。他们以寡敌众地坚守着，直至4月底他们因敌军的欺诈而战败。

1849年4月，率领其中一支大军的一位亲王，是沙阿的兄弟，他以《古兰经》庄严立誓，如果巴比信徒和平投降，则免他们一死，且他们的财产不会受到损害。尽管库杜斯怀疑有诈，他还是接受了亲王的提议。他骑着一匹亲王派给他的马离开了堡垒，二百零二名巴比信徒徒步跟在他的后面。只有一小群同伴留在了堡垒中。等到大部分巴比信徒一出堡

垒，亲王就把誓言抛到脑后，将那一大群人俘虏起来，并命令士兵袭击留在堡垒中的少数巴比信徒。堡垒的防御者被杀死，堡垒被夷为平地。许多巴比信徒的尸体被肢解，七零八落地抛散在森林里。只有少数被误认为已经死去而被弃于一边的人设法爬离了那个屠杀地点。

亲王命人将所有俘虏带到他的面前。他发现当中有三四个人非常富有，便提出让他们交付高额赎金以换取性命。他将少数人卖做奴隶，命令士兵杀死除库杜斯之外的其余所有人。一些巴比信徒被刀剑切成了碎块，一些人被撕成了碎片，一些人被绑在树上，身体被打得弹痕累累，一些人被活活烧死或被大炮袭击。库杜斯被带到他的家乡巴尔富鲁什，移交给那个城镇的大毛拉。他被迫忍受极度痛苦的折磨，在最难以忍受的时刻，人们听到他大声喊道：

“我的上帝啊，请宽恕这群人的罪过。用你的慈悲对待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之事，不懂得珍惜。”

然后他被带到城镇拥挤的广场。在那里，大毛拉亲手持斧头，将他残忍杀害。疯狂的暴徒手持武器冲向他倒下的躯体，劈砍它，将它撕成碎片，并用熊熊烈火把粉碎的遗体焚烧掉。库杜斯烧焦的尸骸被遗弃在地上，但是那晚巴尔富鲁什一名富有同情心的毛拉在其余所有人都离开后去了那里，拾拢库杜斯残留的尸体碎片，恭敬地将它们掩埋掉了。

1849年6月，巴孛听到了谢赫·塔巴尔西大屠杀的消息，不胜悲愤。九个生命字母——祂的特选信徒——死在了谢赫·塔巴尔西，其中包括祂心爱的第一位信徒穆拉·侯赛因以及年纪最轻但排銜居首的库杜斯。巴孛的书记记录道：

“巴孛心碎了……祂悲痛不已，这悲痛令祂息笔、止

言。九天里，祂拒绝会见任何朋友……不吃不喝。泪水不断从祂的眼中滚滚而下，痛苦的言辞不断从祂的口中流出。当祂在囚室中独自同上帝交流时，我能从帘子后听到祂发泄自己的悲痛之情。当祂的悲伤从祂受伤的心中不断倾泻而出时，我试图记下它的迸发。祂怀疑我正在试图留存祂的悲叹，遂命令我销毁所记录下的一切。哀叹和悲鸣之声不绝于耳，祂唯有借此以缓解那颗沉重的心所承受的剧痛。在为期五个月的时间里，祂憔悴寡欢，沉浸在无比沮丧与悲伤的情绪中。”

1849年11月的某段时间，巴孛再次开始写作。祂将第一页文稿献给了穆拉·侯赛因。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祂启示书简，用以赞扬库杜斯、穆拉·侯赛因以及他们在谢赫·塔巴尔西的同伴。11月下旬，祂派一位名叫萨耶的信徒带着以下指示去了马赞达兰：

“带着完全的超脱，乔装成旅行者，挺身前往马赞达兰。在那里，代表我拜访那个珍藏着那些永生不朽者之躯体的地点。他们用自己的鲜血义无反顾地证明了对我圣道的信仰。当你走近那片神圣之地时，脱去你的鞋子，俯首念记他们，呼唤他们的名字，虔诚地绕着他们的圣地环行一圈。为我带回一把那覆盖着我的钟爱者——库杜斯和穆拉·侯赛因的遗体的圣土，以作你此行的纪念。力求在诺鲁孜节之前返回，这样你可以与我一起庆祝节日。那可能是我唯一一个可以看到的节日了。”

173

萨耶执行了巴孛的指示。在去谢赫·塔巴尔西的路上，他经过了德黑兰，去了巴哈欧拉的家中拜访。时值仲冬，天气非常寒冷，降了雪。萨耶作为一名托钵僧旅行，赤着脚，

衣衫褴褛。瓦希德那个时候正在巴哈欧拉家中做客。当他得知萨耶是从巴孛身边而来时，他冲上前，跪倒在地，恭敬地亲吻了对方沾满泥土的双脚。

当萨耶在德黑兰作短暂停留时，巴哈欧拉给巴孛写了一封信，交给萨耶带回奇赫里格。在回信中，巴孛提到了巴哈欧拉年轻的同父异母兄弟米尔扎·叶海亚。他将米尔扎·叶海亚托付给巴哈欧拉照顾，并力劝巴哈欧拉关注他的教育和培养。巴孛已经同意了巴哈欧拉和另一名信徒所提出的一项建议，那就是让巴孛提名米尔扎·叶海亚为巴孛的继任者，直至“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出现之时。这样做的目的是转移人们对巴哈欧拉的注意力。米尔扎·叶海亚长期在远离德黑兰及波斯其他主要城市的地方躲藏或伪装起来。

第三十二章

德黑兰七人殉道

174 谢赫·塔巴尔西事件对当局，尤其是对大维齐米尔扎·塔基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巴比信徒坚守的时间之长，击败的士兵人数之众，以及他们最终因一个诡计才被击败的事实使得大维齐决心尽快消灭整个巴比“异教”。德黑兰已经沸沸扬扬，到处流传着关于大维齐下一步将如何行动的传闻。

巴孛的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在访问了奇赫里格后，随即抵达了德黑兰。他的朋友力劝他离开。作为一名巴比信徒，身处波斯的任何地方都不安全；作为一名著名的巴比信徒、受人尊敬的公民留在首都则更危险。在答复朋友们的恳求时，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说：

“为什么要为我的安全而担心呢？但愿我也能够分享上帝之手正在为祂的钦选者摆出的盛宴！”

有一个人参加了巴比信徒的一些会议，他向当局供出了

德黑兰五十名信徒的名字。据传，这五十个人牵涉了谋杀大维齐的密谋，大部分人都不相信这个谣言。当局下达命令，要逮捕这五十个人。但是这些人中只有十四人被找到并被逮捕，其中就包括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在1850年2月中旬，这十四人被监禁在卡兰塔尔，即德黑兰市长的家中。塔希丽此时也已被捕，监禁在同一座房子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为了逼他们向当局供出其他巴比信徒的名字，这十四个人遭受了虐待与折磨。

捉拿者用尽了他们能够想到的所有压迫手段，但是他们的折磨、不间断的虐待以及残忍的计谋没有取得任何成效。于是，他们向大维齐汇报了此事。大维齐宣布，除非他们公开声明放弃对巴孛的信仰，否则他们都将被处死。沙阿本人并没有积极参与到对巴比信徒的镇压中，而只是交由他的大维齐去做他认为对的事。米尔扎·塔基汗拥有绝对权势，没有人胆敢质疑或反对他的决定。在压力与折磨之下，七名巴比信徒公开声明放弃他们的信仰，并被立即释放。余下的七名巴比信徒，包括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在内，拒绝放弃信仰。

余下这七名巴比囚犯都具有卓越的能力和优秀的品格，是备受尊重之人。他们中有两人是富商，一个是以其虔诚而闻名的毛拉，另一个曾是著名的托钵僧。他们有许多有影响力的朋友。这些朋友在说服他们放弃信仰无果后，尝试用其他方法解救他们。许多富商试图支付赎金以豁免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性命。大维齐告诉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只需他公开宣布放弃信仰，就可以将他释放，并保证他可以在荣誉与尊严中度过他的余生。哈吉·米尔

扎·赛义德·阿里回答说：

“拒绝承认赛义德·巴孛的使命就等同于放弃我祖先的信仰，否认穆罕默德、摩西以及过去所有先知所启示的佳音的神圣品质……我只请求你们，让我成为在我所挚爱的亲属（巴孛）的道路上第一个牺牲的人。”

一大群人聚集在德黑兰的广场观看行刑。当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被带到行刑场时，人们听到他在赞美上帝给予了他所渴望的一切。

“人们啊，听我说，”他向围挤在他周围的人群大喊，“我已经心甘情愿地献出我自己，作为上帝圣业之道上的献祭……一千余年来，你们一次又一次地祈祷那允诺的卡伊姆得以显现。每次提及祂的圣名，你们多少次从心灵深处大喊：‘上帝啊，请加快祂的来临；消除妨碍祂出现的一切障碍！’现在，祂已然来临，而你们却迫使祂无望地流亡于阿塞拜疆一个偏远、与世隔绝的角落，并根除祂的同伴。如果我祈求上帝的诅咒，我确信祂复仇的愤怒会让你们痛苦不堪。然而，我的祈求不是这样的。在我临死前，我祈求全能者抹去你们罪行之污点，使你们能够从恣意的睡梦中觉醒。”

随后，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被处决。他在临死前所说的话让许多人极为感动。刽子手非常地震惊，他借口刚刚用过的刀剑需要重新磨锐而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另一名刽子手被派来继续执行这一任务。

余下的六名巴比信徒都渴望死去。他们大胆的宣说、狂热的喜悦、对他们迫害者的宽恕，以及他们雄辩的呼吁和质疑震撼了众刽子手和所有得悉他们殉教的人的心。他们被当

场暴尸三天三夜。在此期间，成千上万的德黑兰市民踢打他们，用石头投掷他们，向他们的脸上啐唾，将垃圾堆在他们的身上，嘲弄他们，诅咒他们。

谢赫·塔巴尔西的灾难让巴孛深陷痛苦，祂在荒凉的监狱里为他们哭泣，并为纪念他们而启示了一部书简。在书简中，巴孛将他们称之为伊斯兰圣传中所说的“七只山羊”。在上帝的最后审判日那天，他们将“走在那允诺的卡伊姆的前面”。德黑兰七位殉教者被一起埋葬在城门外的一个墓穴里。当巴孛还沉浸在这进一步的沉重打击之时，另一场围攻已经在瓦希德的家乡内里兹展开了。

第三十三章

内里兹及赞詹

178 瓦希德自接受巴孛的启示那一刻起，就不知疲倦地旅行、传教。在谢赫·塔巴尔西之围的初期，他在博鲁杰尔德和库尔德斯坦。他一获悉穆拉·侯赛因将要拯救库杜斯，就准备加入其中。他赶往德黑兰为下一段旅程做准备。当他抵达那里时，巴哈欧拉正好返回德黑兰，并且告知瓦希德他此时不可能加入其他被围困的巴比信徒。瓦希德对此感到难过。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与巴哈欧拉在一起，增加了对巴孛圣道的认识，提高了对巴孛圣道的忠诚。他从德黑兰去了库姆、卡尚、伊斯法罕、阿尔德斯坦以及阿尔达坎进行传教。每到一处，他都无畏地进行传教，吸引许多人关注巴孛的启示。

1850年1月，他抵达了亚兹德，他在那里拥有一座漂亮的宅第。瓦希德非常富有，他的妻子和四个儿子住在亚兹德的这座住宅中。他在祖籍达拉卜拥有另一处住宅，还有一座装

修豪华的住宅在内里兹。亚兹德的大毛拉及著名人士殷勤地接待了瓦希德。正如他在其他地方一样，瓦希德在亚兹德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以极大的热情进行传教。

随着瓦希德活动的消息传遍周边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亚兹德，聆听他传教。一些人笃信了他所传扬的圣道，但是其他人却开始强烈地反对他。他的住宅遭到了暴民与一个士兵团的攻击。一名巴比信徒拒绝听从瓦希德的忠告，坚持对袭击者进行报复。他的不明智之举给同伴带来了更大的危险。瓦希德吩咐他的追随者迅速、悄悄地离开亚兹德。他安排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去到岳父家中，准备离弃自己美丽的家园。

179

瓦希德告诉妻子：“我建造这座富丽堂皇的住宅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它最终在圣道的道路上被拆毁。我购买了用以装饰它的堂皇的家具，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够为我的挚爱者而牺牲它们。”

瓦希德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以及两名同伴于晚间离开了亚兹德。当亚兹德的士兵搜寻他们时，他们躲藏在了附近的山丘中。然后，他们徒步向南穿过扎格罗斯山脉朝内里兹行进。在亚兹德，瓦希德的住宅先是被劫掠，然后被完全拆毁。瓦希德在他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传教。在有人对他的传教做出积极回应的地方，他会待上一晚以便增加他们的了解。在根本没有人做出回应的地方，他就不作停留。

当他走近内里兹时，他的住宅所在地区的全部居民都出来欢迎他。内里兹的地方长官以没收财产，甚至是处死来威胁每一个前去见他的人，但是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地方长官害怕遭到瓦希德的追随者的攻击，他搬出内里兹，去了

一个建有大堡垒的村庄。当瓦希德进入内里兹时，他直接去了清真寺，并向人们发表演说：“我来到内里兹的唯一目的”，他告诉他们，“就是宣扬上帝的圣道。我感谢祂，赞美祂，因为祂让我能够用祂的启示来打动你们的心。我不能在你们中间再作逗留，如果我延长停留时间，我担心地方长官将会因为我而迫害你们。”

但是，聆听他演讲的那些人不允许他立刻离开。他同意与他们在一起待上数日。每一天，更多的人们被吸引来听他传教。地方长官召集了一支约千人的大军，有骑兵，也有步兵，计划在一次突袭中抓获瓦希德。有人将这个信息告诉了瓦希德。他建议与他一起抵达内里兹的约二十名同伴占领坐落在城镇中的哈杰赫堡垒，加固防御工事。地方长官占据了城镇邻近地区的一座堡垒，对哈杰赫堡垒发动了进攻。一听到敌人第一次进攻的消息，瓦希德就加入了堡垒内的其他巴比信徒。当围攻开始时，那里有七十二名巴比信徒。他们轻而易举地击退了第一次进攻。地方长官向设拉子请求援兵。正如在谢赫·塔巴尔西那样，一场长期围困开始了。

在霍贾特的家乡赞詹，巴比信徒们也处于极大的困境之中。1850年5月，对巴比信徒所发动的规模最大、最猛烈的进攻开始了。巴孛的那名具有独立见解、直言不讳的追随者霍贾特在穆罕默德沙阿政权下曾享有一些保护，但是在新的政权下却丝毫没有。赞詹的毛拉们憎恨他，并渴望除掉他。他已经在德黑兰被软禁一段时间了，但在1850年，他又回到了他的家乡。

霍贾特引发了冲突，因为他干预了一场孩子间的小争吵以解救一名巴比儿童。毛拉们试图将霍贾特带到地方长官

的面前受审，但是未能成功。接着，他们抓获了他的一名同伴，折磨并杀死了他。然后，地方长官下令赞詹的每个人都应该选择，是站在巴比信徒的一边，还是站在毛拉的一边。城镇被分裂成了两个对立的群体。虽然当局憎恨霍贾特，他在镇民中依然拥有一大批追随者，有超过三千人与他待在堡垒中寻求庇护。政府军队再次开始袭击，围攻巴比信徒。

在内里兹及赞詹发生冲突的消息传到了身在奇赫里格的巴孛那里，这大大增加了祂的悲痛。祂把祂的著作、笔筒、印章以及戒指，连同一卷蓝色纸张送到了巴哈欧拉那里，祂在那蓝色纸张上用最精美的书法写下了五百个“巴哈”一词的派生词，整体呈五角星形。

派去内里兹与瓦希德及其同伴们交战的大军被击败了，伤亡重大。正如在谢赫·塔巴尔西一样，内里兹冲突是因敌军凭借欺诈手段而告终。军官们给瓦希德送了一封信，让他出来向他们解释他的教义。他们以《古兰经》承诺，他们会真心实意地研究巴孛的圣道。他们说，如果他们查明它是真实的，他们就会接受它。反之，他们将保证他安全返回堡垒，并将恢复斗争。

瓦希德和他的五名同伴走出堡垒，去了军营。三天里，他们受到了盛情款待。然后，当局迫使瓦希德致信其余被围困的巴比信徒，使他们确信双方已经达成协议。瓦希德试图发送另一封信，告知他们事实真相，但是这封信没有抵达堡垒。

巴比信徒走出了堡垒。当局将誓言、承诺都抛诸脑后，巴比信徒被俘获、囚禁，遭受了骇人听闻的残酷折磨，然后被杀害。他们的头颅被塞满稻草，用长矛举着带到了设拉

子。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抓获，遭受了恶劣的对待，被带到了设拉子。堡垒被夷为平地，内里兹的许多房屋被摧毁。瓦希德的住宅所处的整个地区被劫掠，那里居民的大笔金钱被勒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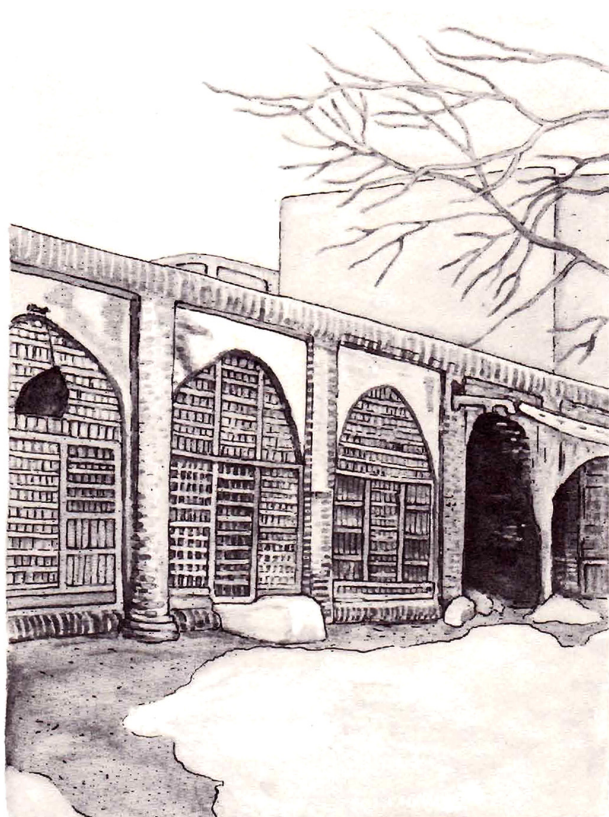
敌人用瓦希德的绿色头巾（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标志）将他捆在一匹马上。他被拖着穿过内里兹的街道，被用石头投掷和殴打而死。他的尸体被践踏成了尘埃。

内里兹事件令大维齐大为震惊，也着实让他感到忧虑。他相信国家利益正处于危险之中，政府不能再容许这样的大动荡了。他对他的前任哈吉·米尔扎·阿加西让巴比运动变得如此失控而感到震怒。大维齐原本想通过辩论让毛拉们击败巴孛，以此毁掉巴孛的圣道，但是他未敢尝试。听了密探的报告，他断定这种做法太过冒险而没有采用。因此，他决定立刻彻底摧毁巴比运动。米尔扎·塔基汗下令将巴孛再次带到大不里士。

X

大不里士

1850年7月



大不里士的部分护城墙

阿尼斯——巴孛钦选之同伴

185

阿塞拜疆的总督负责执行大维齐的命令。巴孛在旅程中受到了尊重与体贴照顾，在大不里士作为客人被安排住在总督的一位朋友家中，并且受到了礼遇。三天之后，总督收到了来自德黑兰的新命令。

命令是由大维齐的亲兄弟米尔扎·哈桑汗带给他的。大维齐命令总督在收到命令的当天立即将巴孛当众处决。他还命令任何宣称是巴孛追随者的人也要被处决。

总督对这个命令感到很吃惊，他抗议说：

“埃米尔^①最好派给我比这更有价值的工作……我既不是伊本·齐亚德，也不是伊本·萨德^②。他不应该要求我去杀害先知穆罕默德的无辜后裔。”

① 穆斯林国家元首、亲王、酋长等，这里指大维齐。——译注

② 两人都是穆罕默德后裔的迫害者。——译注

米尔扎·哈桑汗将此事报告了大维齐。大维齐做出回应，命令他的兄弟立刻亲自执行他的命令。他敦促他在斋月（穆斯林斋戒期）开始之前迅速完成命令。米尔扎·哈桑汗试图将这个新命令告知总督，但是他却无法这样做，因为总督说自己病了，不能接待来访者。

米尔扎·哈桑汗下令将巴孛与赛义德·侯赛因立即从寄身的住宅转移到城市的兵营中。巴孛被剥去了他的头巾和腰带（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标志），徒步带到兵营所处的城堡。当巴孛被带去城堡时，街道上挤满了试图看他一眼的人群，城市陷入了混乱。

当两名囚犯在士兵的看守下走近大不里士城堡时，一名年轻人匆忙挤出密集的人群，扑倒在巴孛脚下。他面容憔悴，蓬头垢面，双脚赤裸。他紧紧抓住巴孛衣服的褶边，恳求道：“主啊，把我也带上吧！无论你去到哪里，请恩准我追随你。”

“穆罕默德-阿里，”巴孛回答说，“起来吧，你放心，你当然会跟我在一起。明天你就会见证上帝的命定。”

巴孛的其他两名追随者被这个青年的行为所感动，也急冲上前表明他们对巴孛的忠诚。这三个人同巴孛和他的秘书赛义德·侯赛因被投进了兵营中的同一间囚室。巴孛为穆罕默德-阿里赐名阿尼斯，意为同伴。

阿尼斯成为巴孛忠诚的追随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曾渴望前往奇赫里格，但是他的父亲——大不里士一名上流市民——强烈反对自己儿子的信仰，以致将他囚禁在家中，尽管阿尼斯是一名成年人，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幼子。在巴孛前一次访问大不里士期间，阿尼斯一直处于囚禁之中。但

是，这种对待并没有让他放弃对巴孛的信仰。他抗议并抱怨父亲的行为，在无望的悲痛与渴望中度日。他的父亲以为儿子已经疯了，不知如何是好。

阿尼斯的家族与第一位抵达马库的巴比朝圣者谢赫·哈桑-佐努齐有亲戚关系。阿尼斯的父亲请求谢赫·哈桑-佐努齐去探望他的儿子，设法让他平静下来。谢赫·哈桑-佐努齐去探望了阿尼斯几次，发现他在囚禁中泪眼汪汪，痛苦不堪。后来有一天，当巴孛在大不里士遭受殴打后被带回奇赫里格时，谢赫·哈桑-佐努齐发现这位年轻的亲戚转变了。他的双眼炯炯有神，面色喜悦，平静而安详。谢赫·哈桑-佐努齐详述说：

“当他走上前来迎接我时，他英俊的脸上满是笑容。

‘我的敬爱者的眼睛，’当他拥抱我时说道，‘已经看到了这张脸，这双眼睛已经亲睹了祂的面容。让我告诉你我快乐的秘密。’在巴孛被带回奇赫里格后的一天，当我在囚室中躺着时，我将我的心转向祂，用这些话恳求祂：‘我的至爱者啊，你看到了我的囚禁与绝望，知道我是多么急切地渴望看到你的脸庞。请用你的圣容之光驱散压抑我心灵的幽暗！’那个时刻我流下了何等难忍的剧痛的泪水！我激动得难以自持，似乎已经失去了意识。突然，我听到了巴孛的声音。瞧！祂正在召唤我！祂命令我起来，祂微笑着看着我的眼睛。当祂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目睹了祂圣容的威严。我急冲上前，扑倒在祂脚下。‘喜悦吧！’祂说，‘神圣的时刻即将来临！就在这座城市，在众人的注视下，我将被吊起，成为仇恨之火的牺牲品。我只选择你与我共享殉教之杯。放心吧，我给你的这个许诺一定会兑现。’那个幻境让我出了

神。当我恢复知觉时，我发现自己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那种愉悦的光辉是世界上所有不幸都永远无法遮蔽的。那个声音不断在我的耳边回响，那个幻境日夜不息萦绕着我。对那个不可言喻的微笑的回忆已然驱除了我被禁闭的孤独感。我坚信，履行祂诺言已经刻不容缓。”

谢赫·哈桑-佐努齐鼓励阿尼斯守住幻境这个秘密，并耐心说服他的父亲，同意将他的儿子从禁闭中释放出来。从那一刻起，阿尼斯生活在极大的喜悦与满足中，直至他得悉巴孛正被带往兵营，他急速穿过大街冲到祂面前。

第三十五章

黑暗午时

189

巴孛知道祂第二天将会离开尘世。在祂离世的前一天晚上，祂满心欢喜。祂在奇赫里格的最后几个月里充满了悲伤，但是这个巨大的悲伤突然间从祂身上消失了。祂容光焕发，洋溢着祂的同伴从未见过的喜悦。祂愉快地安慰他们，鼓励他们。

祂说：“明天将是我殉教的日子。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能站出来，亲手结束我的生命。我宁愿死于朋友之手，也不愿死于敌人魔掌。”听到这些话，祂的同伴们都落泪了。除了阿尼斯之外，所有人都拒绝了这个请求。阿尼斯冲上前，说他会做巴孛所要求的一切。其他人都震惊了，叫他赶紧放弃这个想法。但是当一切再次恢复平静后，巴孛说道：

“这位奋起服从我意愿的青年将与我一同殉教。我将选择他与我分享殉教之冠冕。”

第二天清晨，米尔扎·哈桑汗下令将巴孛带到大不里士

一些重要毛拉们的家中，让他们签署巴孛的处决令。当巴孛正向赛义德·侯赛因作重要指示时，侍卫长抵达了兵营。赛义德·侯赛因询问巴孛他应该怎么做，是应该承认还是隐瞒他对巴孛的信仰。

190 “不要承认你的信仰，”巴孛劝告他，“由此，当你的时刻来临时，你将能够向那些命中注定要聆听你的人传达唯有你才知道的事。”

当祂仍然在与赛义德·侯赛因谈话时，侍卫长进入房间，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并且责骂巴孛延误出发时间。巴孛用这些话做出了回应：“在我对他说出我想要说的一切之前，任何世俗力量都无法使我沉默。即便全世界都武装起来反对我，他们也无力阻止我说完我想说的话。”

侍卫长被这种直率的说话方式震惊了。但是他很快将巴孛带离了房间，留下赛义德·侯赛因被锁在房中。那名侍卫长给巴孛和阿尼斯的脖子上戴上铁项圈，手腕戴上手铐。每个项圈都系着一条长长的绳索。他们被牵着穿过街市。在拥挤、狭窄的街道上，人们竞相爬上对方的肩膀，以便更好地看一眼囚犯，向他们投掷垃圾，辱骂他们。

毛拉们已经在处决令上签字盖章。他们甚至都不希望看到巴孛。当阿尼斯被带到他们面前时，他们企图让他公开宣布放弃信仰。

“我永远不会公开宣布放弃我的主，”阿尼斯告诉他们，“祂是我信仰的真谛，是我真正崇拜的对象。在祂身上，我找到了天堂。通过遵守祂的律法，我找到了拯救方舟。”他的话让他们觉得他真是发疯了，一名毛拉命令他闭嘴。

“我没有疯，”他反驳道，“你们将一名神圣堪比允诺者

卡伊姆的人判处了死刑，你们才疯了。祂不是傻瓜，祂信奉了上帝的信仰，并渴望在上帝的圣道上抛洒祂的一腔热血。”

他们将阿尼斯的幼子带到他的面前以便削弱他的决心，191
但是他毫不动摇，将他的婴儿托付给了上帝照料。

当他们返回兵营广场时，巴孛被移交给了奉命执行处决的亚美尼亚兵团上校萨姆汗。阿尼斯被带回了赛义德·侯赛因仍被关押其中的房间，但是他哭着恳求与巴孛留在一起。于是他也被移交给了萨姆汗，并且有令，如果他不公开宣布放弃他的信仰，他也会被处死。

萨姆汗有些局促不安。他对巴孛有所耳闻，且内心很是触动，他害怕对巴孛的处决会招致上帝的愤怒。他走到巴孛面前，说道：“我信仰基督教，对你没有恶意。如果你的圣道是真理之道，那就请免去我杀害你的责任吧。”

巴孛用这些话安抚他：“你遵令而行吧。如果你是真诚的，那么全能者一定会解除你的困惑。”

萨姆汗不情愿地继续执行他的命令。巴孛和阿尼斯被用绳子捆在一起，绳子悬吊在墙上的一枚钉子上。阿尼斯请求将自己的头倚靠在巴孛的胸前，以便他能够保护祂免受子弹的猛烈射击。萨姆汗兵团的七百五十名士兵分前中后三排就位。大不里士的一大群市民都来观看执行死刑，周围所有屋顶上都挤满了人。

士兵们瞄准、射击，每次一排。枪声震耳欲聋，广场上弥漫着步枪射击的浓烟。当浓烟消散后，民众震惊地看到阿尼斯笔直地站立着，面带微笑，镇定自若，他的白色长袍丝毫未被浓烟沾染。子弹只是切断了将他束缚在墙上的绳索。巴孛却踪影全无。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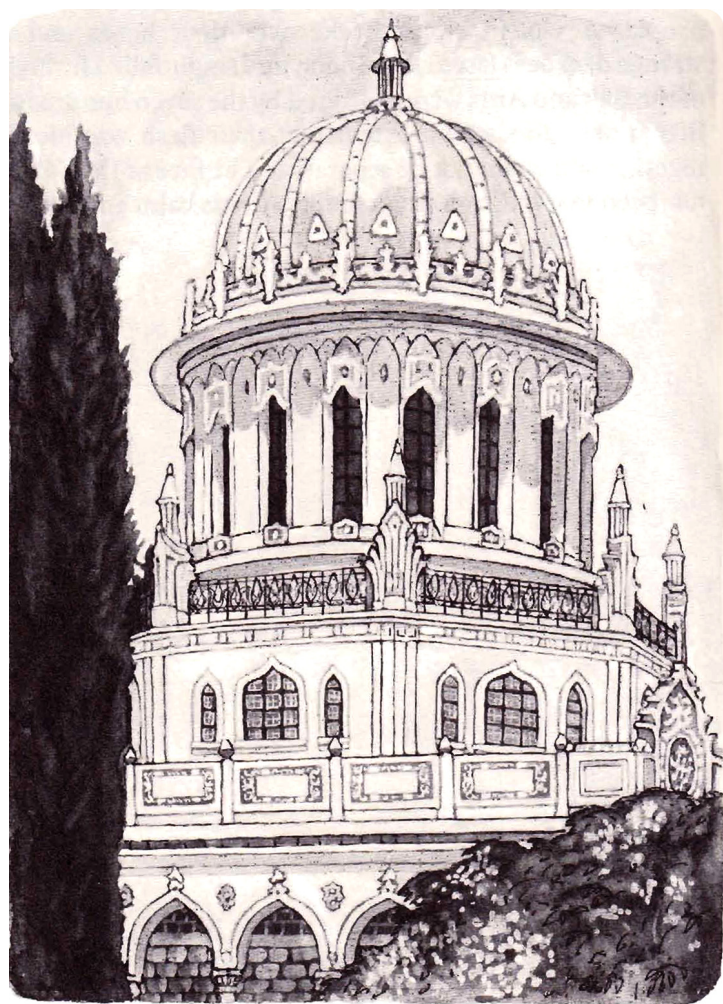
骚动爆发了。军官们开始穿梭奔走，相互大喊，疯狂地搜寻巴孛。那天上午早些时候曾打断了祂的谈话的侍卫长找到了祂。祂正在前一天晚上的同一间囚室里，继续祂与赛义德·侯赛因的同样谈话。祂的身体或衣服都没有迹象表明七百五十颗子弹中的任何一颗曾接近过祂。祂平静地说完了要对赛义德·侯赛因所说的话。然后，祂转向那名困惑、惊恐的侍卫长，说道：

“我已经与赛义德·侯赛因谈完了。现在你们可以继续做你们想做的事了。”那个人感到非常害怕，他即刻离开了兵营广场，辞职了。萨姆汗命令他的士兵撤出了兵营场，坚决拒绝做任何伤害巴孛的事，哪怕他自己可能受到死亡威胁，也在所不惜。

另一个兵团不得被调来。那是一支纳西里兵团，也就是巴孛第一次被押送到大不里士时的那支护卫团。巴孛与阿尼斯再次被靠着墙捆绑了起来。士兵们再次分三排就位。这次，巴孛用这些话向人群发表了演说：

“固执的一代啊！倘若你们相信我，那你们每个人都会效仿这青年——你们的先锋——的榜样，心甘情愿地在我的圣道上献身。那时刻即将来临，届时，你们将认出我；而到那一天，我已离开了你们。”

193 随着枪声响起，一阵狂风骤起，席卷了整座城市。疾风卷起尘土，遮蔽了太阳的光芒，让人们睁不开眼睛。他们的头顶上狂风暴雨骤作，奇异的黑暗从午时持续直至黄昏。巴孛和阿尼斯的尸体被七百五十颗子弹打得体无完肤，他们的血肉混在一起，无法分开。巴孛的脸上没有中一颗子弹，祂的面容平静而安详。



巴字陵殿

结 语

夜幕降临，巴孛与阿尼斯的尸体被拖着穿过大不里士的街道，抛弃在护城河边缘。伊斯兰教有一个传说称，上帝信使的遗骸永远不会被野兽吃掉。毛拉们打算让野狗吃掉巴孛及其同伴的肉体遗骸，以便摧毁人们对祂的信仰。四个连的士兵，每个连包括十名哨兵，被派去监视，阻止任何巴比信徒试图为他们收尸以进行体面的安葬。

195

第二天晚些时候，一位名叫哈吉·苏莱曼汗的巴比信徒抵达了大不里士。他是波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他原本打算解救巴孛，使其免于处决。得知自己来时已晚，哈吉·苏莱曼汗径直去了大不里士市长——他的朋友那里。他告诉市长，他计划突袭那些士兵，抬走尸体。但是市长告诉哈吉·苏莱曼汗，他有一个更好的计划。他联系了一位名叫哈吉·阿拉亚尔的人，此人曾为他执行过许多不同寻常的任务。

哈吉·阿拉亚尔将自己伪装成一个疯子，在士兵们疏于监视时将两具尸体的遗骸从护城河岸解救了出来。第二天上午，士兵报告说尸体的遗骸已被野兽吃掉了。哈吉·阿拉亚尔拒绝收受好处费，将尸体的遗骸交付给了苏莱曼汗。苏莱曼汗让人将它们转移到了米兰镇一名巴比信徒所拥有的丝绸厂。在被处决后的第三天，二人的遗骸被入殓，带到了一个人

196

安全的藏身之地。

巴哈欧拉指示巴比信徒将棺材秘密转移至德黑兰。它被隐藏在德黑兰市内及其周围的几个地方将近五十年。1898年，巴哈欧拉之子，即其钦定继承人阿博都-巴哈指示巴比信徒将棺材带到圣地。它被秘密地经由伊斯法罕、克尔曼沙阿、巴格达和大马士革运送到了贝鲁特。然后，它由船只运送到了阿卡，并于1899年1月31日抵达了监狱之城。

1890年，也就是巴哈欧拉荣升天堂的前两年，祂向阿博都-巴哈指定了巴孛与阿尼斯的遗骸在卡尔迈勒山上的确切埋葬点：卡尔迈勒山中央斜坡上的一个岩石山坡，此处俯瞰海法湾。十年之后，阿博都-巴哈才得以开始执行巴哈欧拉的指示。在那些年间，棺材一直被隐藏在阿卡。而阿博都-巴哈则历尽艰辛才获得了卡尔迈勒山上的那片土地，并修建了一条通往该地点的道路。当建筑的地基打成时，阿博都-巴哈由于圣约背叛者的阴谋而再次被囚禁于阿卡。在祂被囚禁期间，工地上的工作继续进行。一座朴素的石头建筑被建立起来以安置那具棺材。1908年，阿博都-巴哈被释放出狱。1909年3月21日，祂亲自将那具珍贵的棺材放置在了位于建筑物下方墓穴的一个大理石石棺中。

197 四十年后，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哈欧拉的曾外孙、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阿芬第开始指示为巴孛陵殿建造一个适当的上层建筑。来自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为此捐献资金，这座白色大理石上层建筑于1953年竣工。

如今的巴孛陵殿是一片光明与纯洁之地，充满力量与令人惊叹之美。它有着金色的穹顶，屹立在一座美丽花园之中，俯瞰着海湾，面朝阿卡与巴吉大厦。白天，镀金穹顶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从远处的海上依然可见。夜晚，陵殿的十八个高大窗户散发光芒，宛如一颗宝石。每一个窗户用以纪念一个生命字母。

越来越多巴哈伊从世界各地来到巴孛陵殿祈祷，缅怀巴孛的一生。为了宣布巴哈欧拉的来临，巴孛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 ★ ★ ★ ★ ★ ★ ★

从巴孛宣布祂的使命至今，一百六十余年已经过去了。在那段时间里，祂的成千上万的男女同胞欣然接受了折磨与死亡，而不愿否认他们对祂的信仰。巴孛在设拉子宣布其使命的住宅已被敌人夷为平地，他们欲以此扑灭祂带给这个世界的光明。但是，巴孛的佳音之光已经传遍全球，并且一年比一年更加明亮耀眼。世界各地的男女都正在得悉巴孛与巴哈欧拉的启示，在祂们的教义中振奋灵魂，重塑最高理想与抱负，坚信人类一家和平幸福的未来必定到来。

参考文献

本书中关于巴孛生平的叙述多是参考以下文献，即纳比勒-阿扎姆的《破晓群英传——巴哈伊启示早期历史纪事》，以及H. M. 巴柳齐的两部著作《巴孛——万日之日的先驱》和《巴孛之妻哈蒂吉-贝居姆》。某些引文摘自阿博都-巴哈所著的《旅者札记：巴孛生平传略》，以及守基·阿芬第所著的《神临记》。巴孛的一些言辞引述自《巴孛文选》。

作者旨在对巴孛的生平提供一个清晰易懂的叙述。她希望通过这样，可以让读者有信心与热情翻阅以上所列的著作。如果希望查阅确切引文，例如巴孛和其他人所说的话，以及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事件或时期，请参阅以下所列的参考文献。

《巴孛文选》，世界正义院研究部汇编，哈比卜·塔赫尔扎德译，巴哈伊世界中心某委员会协助。（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1976年）

故事页码	来源页码
33	41
34-35	59, 52, 53, 54, 56, 62
91	217
136	7
136-137	107-108
137	92, 98, 7

《旅者札记：巴孛生平传略》，阿博都-巴哈著，E. G. 布朗译。（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0年修订版）

故事页码	来源页码
119-120	11-12

《神临记》，守基·阿芬第著。（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94年）

故事页码	来源页码
137	29-30
138	25

《破晓群英传——巴哈伊启示早期历史纪事》，守基·阿芬第译/编，译自波斯文。（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32年。伦敦：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53年。此处所提供的页码均出自美国版）

故事页码	来源页码	故事页码	来源页码
5	5	6	10
7	14	8	16
9	17, 8	10	25
11	40-41, 48	16	75-76
20	30, 26	21	27
22	27-28	23	253
25	77	29	53
30	55, 56	31	57
32-33	59-60	34	61
35	63	36	63
36-37	65	41	66

42	67-68	43	69
44	69-70	45	85-86
46	86-87, 123	46-47	92-94
48-49	90	51	96, 123
52	103	53-55	104-107
61	132	63	142
64	145	66-68	146-148
69-70	148-150	75-76	153
79	158	84	172
85-88	173-177	90	179
91	192	92-93	194-195
94-95	197-198	101	202
103	202, 204	104	205
105	209	107-109	212-214
113	215	114	218, 219
115	224	118	228
121	235, 236	122-123	236
124-125	238	125-126	240-241, 243
129	258	132-133	247-248
135	249	139	255
140-142	256—260	148	305
151	263	152	269
153	289	156	324, 351
158	309	159-161	315-319
168	326	171	411
172-173	430, 431	174	442

黎明时分

175-176	447-448	179	473, 479
185	506	186	507
187-188	307-308	189-190	508-510
191	512	192	513, 515

《巴孛——万日之日的先驱》，H. M. 巴柳齐著。（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3年）

故事页码	来源页码
17	36
49	61
62	71
70	88
76-78	97-99
83	11-12
162	146-147

《巴孛之妻哈蒂吉-贝居姆》，巴柳齐著。（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1年）

故事页码	来源页码
24	8-9
62-63	36

人名表

(人名按英文版的字母顺序翻译)

艾哈迈德

巴孛与哈蒂吉-贝居姆的独生子，于1843年夭折。

阿里-穆罕默德（巴孛）

卡伊姆、应允者。1819年出生于设拉子，1844年宣布使命，1850年7月9日于大不里士殉教。

阿里汗

马库城堡的库尔德族总督，此人忠于巴孛，违背政府对巴孛的监禁令。

阿尼斯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祖努齐，一名来自大不里士的年轻巴比信徒。他恳求与巴孛一起赴死。巴孛同意了他的请求，并赐其名阿尼斯，意为“同伴”。

巴哈欧拉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巴孛的追随者。1848年在巴达什特会议决定使用“巴哈欧拉”（上帝之荣耀）称号。“巴哈欧拉”这一称号在巴孛最重要的著作《巴扬经》中首次被提及。

考密克医生

一名在大不里士工作的英国医生，在巴孛遭受笞刑后被召，为其疗伤。

王储阿巴斯·米尔扎

法塔赫·阿里沙阿的法定继承人。他试图在波斯进行一些改革。他于1833年，即父亲驾崩的前一年去世。

王储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

克尔曼沙阿总督，波斯王位继承人。他先于父亲法塔赫·阿里沙阿去世。

法塔赫·阿里沙阿

波斯卡扎尔王朝的第三位统治者（1797—1834）。

古尔今汗

马努切赫尔汗的侄子和继承人。他把叔叔将巴孛隐藏在家中之事举报给了沙阿。

哈吉·阿里-阿斯卡尔

一名来自大不里士的巴比信徒。他未能在设拉子见到巴孛，但是在不里士拜访了他七次。

哈吉·阿拉亚尔

大不里士市民，市长的心腹朋友，他解救了他与阿尼斯的遗体。

哈吉·米尔扎·阿里

巴孛之妻哈蒂吉-贝居姆的父亲。

哈吉·米尔扎·阿加西

穆罕默德沙阿的大维齐。他是沙阿的宗教导师。他于1848年下台，死于1849年。

哈吉·米尔扎·詹

卡尚的一名显赫商人，巴比信徒。

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

巴孛的舅舅，在巴孛年幼时照顾他。他是一名忠诚的巴比信徒，于1850年在德黑兰殉教。

哈吉·穆拉·塔基·巴拉加尼

塔希丽的叔叔和公公，被谋杀于加兹温。

哈吉·苏莱曼汗

一位著名的巴比信徒，他安排解救巴孛与阿尼斯的遗骸。

哈桑

穆拉·侯赛因的仆人，于马什哈德被捕。

哈希姆

先知穆罕默德出生的部落。穆罕默德的后裔巴孛就属于哈希姆家族。

霍贾特

穆拉·穆罕默德-阿里，赞詹的一位博学而坦率直言的宗教领袖，巴比信徒。巴孛为其赐名“霍贾特”，意为“证据”。1850年在赞詹殉教。

侯赛因汗

一名严厉的法尔斯省总督，他将巴孛软禁，并试图杀死祂。

哈蒂吉-贝居姆

巴孛之妻。她信仰巴孛，于1882年去世。

霍斯劳

一名军官，奉命护送穆拉·侯赛因及其同伴安全离开巴尔富鲁什。

马努切赫尔汗

巴孛在伊斯法罕期间的总督，来自格鲁吉亚，有才干。他接受了巴孛的启示，并于此后不久去世。

米尔扎·阿布·卡西姆（加伊姆-麦卡姆-法拉哈尼）

卡扎尔王朝一名能干的大臣，王储阿巴斯·米尔扎的顾问。他确保了已故王储的长子于1834年继承王位。穆罕默德沙阿即位后不久将其谋杀。

米尔扎·阿萨杜拉

位于奇赫里格附近霍伊镇的一名政府官员，巴比信徒，巴孛为其赐名“戴杨”，意为法官或征服者。

米尔扎·布祖尔格-努里

巴哈欧拉之父，出身于马赞达兰的一个贵族家庭，担任沙阿一位儿子的维齐。

黎明时分

米尔扎·哈桑汗

大维齐的兄弟，奉大维齐之命对巴孛执行处决。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

见巴哈欧拉。

米尔扎·穆罕默德-霍拉萨尼

德黑兰市谢赫社团的领袖，穆拉·侯赛因在该市借宿的那所学校的校长。

米尔扎·穆希特-凯尔马尼

谢赫·艾哈迈德与赛义德·卡齐姆的追随者。他没有承认巴孛，而是成了一名杰出的谢赫派领袖。

米尔扎·穆萨

巴哈欧拉的兄弟，祂忠诚的追随者。

米尔扎·塔基汗

纳赛尔丁·沙阿的大维齐。他于1851年被撵下台，并被谋杀。

米尔扎·叶海亚

巴哈欧拉年轻的同父异母兄弟。他被指定为巴孛的继任者，直至“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出现之时。他被授予“苏贝赫·阿扎尔”（永生之晨）的称号。

穆罕默德·比格

首席信使。他将巴孛从伊斯法罕护送到了大不里士，并从此忠诚于祂。

穆罕默德沙阿

卡扎尔王朝的第三位统治者（1834—1848）。

穆拉·阿里·巴斯塔米

谢赫·艾哈迈德与赛义德·卡齐姆的追随者。他承认了巴孛，被命名为生命字母，是巴孛信徒中第一位为其信仰而牺牲的人。

穆拉·阿里-阿克巴尔

一名来自设拉子的巴比信徒，与库杜斯和穆拉·萨迪克一起被

捕。

穆拉·侯赛因-博什鲁伊

赛义德·卡齐姆的学生，第一位寻找并找到应允者的人，于1849年在谢赫·塔巴尔西殉教。

穆拉·穆罕默德

米尔扎·穆罕默德-霍拉萨尼的学生，帮助穆拉·侯赛因将巴孛的信转交给巴哈欧拉。

穆拉·萨迪克

设拉子的一名年长的宗教领袖，巴比信徒。他与库杜斯一起遭受了残酷的殴打，并被驱逐出设拉子城。他的全名是穆拉·萨迪克-穆加达斯-霍拉萨尼。

纳赛尔丁·沙阿

卡扎尔王朝第四位统治者（1848—1896）。他十七岁继承王位，1896年被暗杀。

哈姆扎·米尔扎亲王

驻扎在马什哈德不远处的一支军队的指挥官。他要求穆拉·侯赛因前往他的营地。

库杜斯

穆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尔富鲁希，谢赫·艾哈迈德与赛义德·卡齐姆的学生，他承认了巴孛。在生命字母中，他年纪最轻但排衔居首。他在巴达什特会议上被授予库杜斯（圣者）的称号，于1849年在巴尔富鲁什殉教。

萨姆汗

奉命枪决巴孛的亚美尼亚兵团上校。

萨耶

米尔扎·阿里-萨耶，被派往谢赫·塔巴尔西大屠杀遗址代表巴孛祈祷的巴比信徒。

谢赫·阿比德

巴孛所在学校的老师，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巴比信徒。

谢赫·艾哈迈德·艾哈萨伊

第一位预言了巴孛来临的波斯宗教导师。

谢赫·哈桑-祖努齐

谢赫·艾哈迈德与赛义德·卡齐姆的追随者。他最初与巴孛在卡尔巴拉结识，后来成了一名巴比信徒，是第一位抵达马库的巴比朝圣者。他讲述了他的年轻亲戚阿尼斯的故事。

亨利·莱亚德爵士

英国外交官，他记录了与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一次会面。

赛义德·侯赛因与赛义德·哈桑-亚兹迪

在阿塞拜疆省时，巴孛选择这两位巴比兄弟作为同伴。

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

谢赫·艾哈迈德一名杰出的弟子。谢赫·艾哈迈德将其指定为自己的继承者。

塔希丽

巴孛第一批信徒，即“生命字母”中唯一一位女性，于1852年殉教。她出生于加兹温一个显要的神职人员家庭，以其学问和诗歌而著名。赛义德·卡齐姆为她取名“古拉图-艾因”（眼睛的慰藉）。她在巴达什特会议上被授予“塔希丽”（纯洁者）的称号。

瓦希德

赛义德·叶海亚·达拉比，一名杰出的宗教导师，穆罕默德沙阿对其完全信任。沙阿派他去设拉子与巴孛见面。他成了一名巴比信徒。巴孛为他赐名“瓦希德”，意为“无双者”或“独一无二者”。瓦希德于1850年6月在内里兹殉教。

叶海亚汗

奇赫里格监狱典狱长，沙阿的姐夫。他同样忠于巴孛，违抗政府的命令。

波斯和阿拉伯术语

埃米尔

对当权人士，诸如君主、亲王、总督或军官的尊称。

哈吉 (Háji)

授予任何已赴麦加朝圣的穆斯林的称号。

哈吉 (Hájj)

前往麦加的朝圣。

伊玛目

先知穆罕默德的十二位什叶派继承者的称号；该称号也被授予一些重要的穆斯林宗教领袖。

主麻伊玛目

一座城镇中最重要的宗教领袖。他是当地所有毛拉（宗教领袖）的首领。

天房

穆斯林世界最神圣的地方，麦加的“黑石”。

卡兰塔尔

意为“市长”或城镇的主要官员。

麦斯吉德

清真寺。

毛拉

穆斯林宗教领袖，也可指法官或神学家。

穆智台希德

穆斯林教法博士。

黎明时分

纳瓦卜

尊称，意为“殿下，阁下”。

诺鲁孜节

波斯传统新年，巴哈伊亦庆祝此节日。

卡扎尔王朝

一个起源于土耳其的波斯王朝（1794—1925）。

谢赫

授予长者、智慧的老年男子或当权之士、教授以及资深托钵僧的尊称。

谢赫学派

谢赫·艾哈迈德与赛义德·卡齐姆的追随者。那些不承认巴孛的谢赫学派继续作为伊斯兰教的一支教派而存在。

苏拉

《古兰经》中的章。

乌里玛

博学的神职人员。

维齐

伊斯兰教国家高级行政官员、大臣或首相。

重要日期

1743年

谢赫·艾哈迈德出生。

1780年代

谢赫·艾哈迈德开始他的旅程。

1815—1816年

赛义德·卡齐姆在亚兹德认识谢赫·艾哈迈德。

1817年

巴哈欧拉诞生于德黑兰。

1819年

巴孛诞生于设拉子。

1826年

谢赫·艾哈迈德在麦地那去世。

1843年

赛义德·卡齐姆在卡尔巴拉去世。

1844年

穆拉·侯赛因找寻应允者。

1844年5月23日

巴孛在设拉子向穆拉·侯赛因宣布了祂的使命。

1844年12月

巴孛在麦加与麦地那朝圣。

1845年7月

巴孛被带到设拉子。

黎明时分

1846年9月

巴孛离开设拉子，前往伊斯法罕。

1847年7月

巴孛抵达马库。

1848年4月

巴孛离开马库。

1848年7月

巴孛被带到大不里士接受审判。

1848年7月

巴达什特会议。

1848年7月21日

穆拉·侯赛因高举黑色旗帜。

1848年9月4日

穆罕默德沙阿驾崩。

1848年10月

穆拉·侯赛因及其同伴抵达谢赫·塔巴尔西，围攻开始。

1849年1月

穆拉·侯赛因去世。

1849年5月

库杜斯去世。

1850年2月

七位信徒在德黑兰殉教。

1850年5月

赞詹之围开始。

1850年6月

瓦希德逝世。

1850年7月9日

巴孛殉教。

译自英国乔治·罗纳德出版社2001年英文版

黎明时分 巴孛生平

Hour of the Dawn: The Life of the Báb

作者：玛丽·帕金斯

译者：邢立超

出版：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地址：19A, Jalan Bandar 6/1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bpt@bahai.org.my

网址：www.mybahaibook.org

遵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协议